

#78

# 論 德 歌

176854

編 如 淡 陳



Goethe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印行

# 歌德論

陳淡如編

上海

樂華圖書公司刊

1933

## 目 次

歌德百年紀念·····	華 林
歌德略傳·····	魏 以 新
歌德傳·····	鄧均吾譯
歌德論·····	彭芳草譯
論歌德·····	傅平譯述
歌德的生平及其著作·····	魏 以 新
馬克斯主義所見的歌德·····	胡 秋 原
歌德之藝術觀·····	胡 雪 譯

---

歌德的死	段可情譯
歌德的愛情	徐仲年
歌德的幾個女朋友	周曙山
歌德之人生啓示	宗白華
歌德隨軍筆記	張競生
歌德軼事	蓮岳
“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	郭沫若
論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	方天白譯
少年維特之煩惱	李寶泉
歌德年譜	餘生

# 歌德百年紀念

華 林

—— Goethe (1749 1832) ——

歌德生於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佛昂克服”城中，其家亦該城望族，初受父教，繼而習法政，但不能滿足其熱烈之想像，遂棄其學業，而從事於文學，其最著名之“維特，”即出現於此時。歌德既愛文學，博覽古今名作，但他認識自己，保存其獨立之性格，無論是在科學方面，或文藝方面，在行為方面，或熱情方面，他總是不斷地追求中，永無滿足之一日。他在“維馬”宮廷中，即露其頭角，為一般人所傾慕，一千七



百八十六年去意大利，領略古典之“美”，漫游各名城，探求復興之祕密，及歸“維馬”，得結交其友席勒，爲其平生快事，於是歌德之天才益飛躍！歌德之作品甚多，多得其友之助，一千八百零五年，不幸席勒死，歌德創痛極深，但歌德生活，永保其光明冷靜之態度，當拿破崙之役，亦不擾之，拿氏且向之曰“歌德先生，你是一位人物！”歌德平生精力所集，最重要之傑作，則爲“浮士德”一書，第二集至晚年始出世，“浮士德”站在近代文化之最高峯，與人類之運命宣戰！他起頭接受人生之教訓，就是由於錯誤與痛苦，他要求，他更要求，在他的夢想之中，超越過最高的天堂！他痛苦，他更痛苦，在他的追求之中，沈淪到最低的深淵！他逃脫，他進攻，他永遠是努力在不斷地要求中，永無滿足之一日！他是他自家之主人！他永遠是烈火，在那人生戰場上，不斷地燃燒着，所謂“最熱烈的人，是最純潔的！”所以他愈是在暴風雨中，愈感到生活的快愉；“浮士德”之悲劇，完全與人生之運命相搏鬥，在極大之痛苦中，得到極高之快樂，但歌德與但丁一樣，以女性爲中心，男子之人格，因愛情而昇華！但愛情就是戰爭，演成極奇慘之悲劇，而

以天真純潔之幼女，挽救人道之沉淪，“浮士德”因“瑪格利特”而遇救也！歌德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病歿，臨終時還向人說“還要些光明！”足見歌德一生之努力，就是尋求光明，但歌德死已百年矣，何世界猶未旦耶？（彌羅週刊）



# 歌 德 略 傳

魏 以 新

——為歌德逝世百年紀念而作——

## 一 歌德以前之德國文壇略況

英國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有一次論歌德道：‘自從希臘時代以來世人最應該感激的是歌德……’。就王爾德的立場說，這個讚美要算最高無上的了。因為他把希臘文化看做人道最完美的形式。王爾德並不是親德者，他受他同血種的法國民族文化的影響，比受德國文化影響強大得多，所以他的話特別有分量。

王爾德並不是唯一的佩服歌德的英國詩人。與歌德同時的拜輪（Lord Byron）和喀萊爾（Thomas Carlyle）還用了更誠懇熱烈的話語，表示他們的崇拜與欽敬。拜輪要算莎士比亞以後最偉大的英國詩人，他尊重歌德，說他只算是他的臣僕（Vasall），喀萊爾表示得最爲明顯，把歌德最偉大的著作浮士德（Faust）譯成英文，又他和歌德的通信，也是他深敬這位德國最偉大的詩人的佐證。

就大致說，喀萊爾要算德國的一位忠實朋友，崇拜偉大人物和英雄，對於他那高尚的心情，是一種深刻的需要。因爲他在當時的英國沒有找着值得他佩服的人，所以他把他的目光轉到德國。他在這裏找着了他的英雄：大腓特烈與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和席勒爾，和幾位英國詩人同樣讚美歌德的是意大利的曼蘇尼（Manzoni）有名小說‘訂婚者’（Die Verlobten）的作者。他向歌德說：‘你的名字在我初期少年，好像天上一顆星宿照着我的一樣，’這話不需要其他的釋解了，即以法國而論，也不能離開這普遍崇敬之列。所以歌德晚年，巍然卓立於他同時代人物之上，他頭上已經繞着不朽的

祥光。德國語言和文學在歐洲民族中的聲望，在他生着的時代，是如何增長，德國人應該如何感激他呀！

歌德誕生的那一年，（一七四九，清乾隆十四年）德國的情形甚為慘淡。三十年戰爭給與牠的損傷還沒有復元。雖然不蘭敦堡大選侯在對瑞典之戰，倭根馮薩窩仁（Eugen Von Savoyen）親王——德皇的將軍——在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擊敗法國人，恢復了德國武裝的名譽，普魯士大王的光明的星宿，已經升到了天邊；但是國政逐漸衰頹，國民的精神生活似乎不能再向上。法國文學支配着德國，當時出版的用德文做的幾種重要德國著作，都含着法國風味。那時德國最偉大的著作家，哲學家萊布尼次（Leibniz）甚至喜歡用外國語言——拉丁文和法文——發表他的思想。德國語言聲價竟低落到這步田地！

但是在歌德降生的前一年——一七四八——對於德國文學界却有最重大的意義：克洛卜斯托克（Klopstock）的長篇敘事詩‘救世主’（Der Messias）頭幾章在那一年出版，牠是自從路得翻譯‘聖經’以來，第一部用德文寫的大著作。有了這部著作，德國文學便開始突飛

猛進，等到歌德著作出世而登峯造極。但在當時，德國人還不知道後世要如何重視他的著作。那時生活的範圍都很窄狹，人們既不能醉心於共同的政治目的，也不能醉心於德國文學的特出著作：全副興味只是灌注在日常所有的最切近的事物裏面。

所以麥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M.)一座老自由城，便是歌德少年時代的世界，他所生長所知道的世界。但是這個世界對於這位幻想力豐富的孩子，並不沉默。在這座舊城裏該有許多可看的東西啊！上面有樓連接的黑暗窄街，蒼老的房屋和塔，神祕的圍牆，他的幻想力覺得那些東西後面有個奇異世界。我們從歌德的自傳‘虛構與實錄’(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按歌德此傳，半為虛構，半為實錄，與曹雪芹自傳紅樓夢之真假(甄賈)參半酷似，國人多把Dichtung譯為詩歌或理想，故有‘詩歌與真理’或‘理想與事實’相似之譯名，均與原意不符，且易引起誤會，茲不避生硬，試譯如上)知道這一切的事物是如何充滿他的幻想，有一道圍牆忽然對他開了一扇神祕的門，他踏進一個幻園，園裏有稀奇的花，鳥，光亮的池，大理

石宮，宮中住着魔術師和仙女。如果他的同伴要去找這座凶險的牆，踏進那個仙境，只尋着了一扇平常灰牆，沒有找着歌德向他們講的那道門。

## 二 在法蘭克福的少年時代

但是不獨幻想和童話一類的東西引誘這位男孩，所接觸的這城的豐富陳迹也引誘他的思想到祖國歷史他上去。城內有座德皇在內加冕的古色建築物，‘羅馬宮’，宮中一間大廳裏藏着所有德國皇帝的像，因為歌德的外祖父是法蘭克福的市長，所以他容易到‘羅馬宮’的皇帝廳，和其他有歷史價值的房間裏去。歌德自己在其‘虛構與實錄’中說：‘有若干好古傾向固結在這男孩心裏。’從他方面也有德國古代事物踏近他的心靈，他獨自或同他的朋友在街上閒逛時，他看見書商窗中排的小冊子，雖然裝璜很壞，卻有巨大的吸引力，是法蘭克福地方的民衆書籍，裏面有童話，故事，德國歷史演義，因為價錢便宜，所以老少的人都買。歌德從這裏所收得的創作幻想力，是不可泯滅的，如果歌德在童子時代，沒有從這些開書裏面，知道忠義騎士哥次馮柏力與根

(Goetz von Berlichingen)和著名魔術師浮士德博士的歷史，那戲劇鐵手哥次馮柏立與根'(Goe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和偉大著作浮士德，或許不至於產生，他雖然讀這些書，教育並未受到損失，因為有他的父親照管他；他父親是個多才多藝性情嚴肅，愛好秩序的人，可以把他的全部時間和滿腔精神都貫注在他兒輩的教育上。他雖然有'皇家顧問'的頭銜，但並沒有接受一官半職，大約歌德在這些年代裏面，屢次受着他父親嚴肅與愛好秩序——有時流於拘泥——的痛苦，但是他知道要給他兒子以一種卓越的教育，他所灌注到少年心情的那些基本原則，影響於歌德的終生，那是一定不疑的。父親的嚴肅有母親的慈惠和歡欣來補充，算是歌德的一種幸福，她比她丈夫小好多歲，所以比她丈夫與孩子們較為接近。此外自己又具有一副赤子娛樂的心性與活潑的幻想力，所以她不倦地向她孩子們講故事，同他們遊戲。所以歌德和他的妹妹科涅里阿(Cornelia)——老夫妻共有孩子五個，但生存的只此二人——對於歡欣慈愛的母親比對於嚴肅的父親多表同情，是自然的事。歌德自己說他受他雙親

的影響道：

‘體格父所遺，  
涉世能律己，  
母授以歡欣，  
賦詩彌自喜’。

政治的事變擾亂了舒適的民生，也破壞了歌德家裏的平安。普魯士的腓特烈第二爲了佔據細勒西亞，已經與奧國女皇馬利亞忒累濟亞 (Maria, Theresia) 打過兩次仗，爲防衛那新奪的蜀地，遂連續下去打了七年。雖然數百年來，法國人便是哈布斯堡 (Habsburg) 家的死敵，但是女皇仍與法人聯盟來對付普魯士。在戰爭期中，法兵也到法蘭克福駐紮。歌德的父親是絕對向普魯士表同情，而公然表示欽佩普魯士大王的人，法國人駐在法蘭克福只使他憤恨。有一次他公然表示憎惡法人，竟致被捕受軍事審判。反之，少年歌德因爲那裏住着許多高等武官和貴族，卻從他們得到許多新的和有趣味的事物，那就是光輝燦爛的戲劇，尤其是法國戲院，補償了那些因戰事而起的損失。歌德就這樣學了大部分的法國戲劇文學。他的父親起先不許他時

常去看戲，但當他看到他兒子的法文有驚人的進步時，就不說什麼了。

戰爭年代過去了；女皇與法俄聯盟壓迫癩興的普魯士的試驗是失敗了；大王在長期戰事中得了勝利。

締結和約之後，法蘭克福城內又發生了一項重要的政治事件。馬利亞忒累濟亞的兒子約瑟第二(Joseph II)在法蘭克福加冕為‘羅馬王’（‘按一八〇六年前之舊德國，除現今德國之大部分外，尚含有許多屬地，意大利的一部分和首都羅馬，即古代羅馬國肇興之地，亦在其中。查理曼大帝於八〇〇年，鄂圖第一於九六二年在羅馬由教皇加冕封為羅馬皇帝，故稱為‘德國民族之聖神羅馬帝國。’一五三〇年某德王最後被教皇封為皇帝。實則自一五〇八年起，德王未被教皇加冕已經自稱皇帝了，在那時所選之皇帝繼承者名曰‘羅馬王，’）歌德在其‘虛構與實錄’第五章裏，給我們留下了這些事件的活潑記載。

### 三 大學肄業年代

歌德十六歲時進大學學法律，他進過兩個大學，一

爲來布悉 (Leipzig) 大學，一爲街堡 (Strassburg) 大學，只有後一個大學對於他有耐久的影響。來布悉在當時雖然是德國最美麗最文雅的城市之一，而且有高尚文化自豪，但實際上這種文化只是一種法國文化的惡劣摹倣。少年詩人起先也照着當時輕浮的習氣做了一些詩歌，但逐漸厭惡那虛僞的非德國的狀態。反之，街堡自百年來雖屬於法，但根本還是德國的，足以完成歌德的發展；歌德在這裏變成了德國美術的熱心提倡者，成功了德國最偉大的詩人。

各種機會都湊合起來，街堡有座大禮拜堂（現尚存在）是古代德國藝術的最佳作品之一。雖然歌德從他故鄉城裏不是不知道中古當代的美術，但是像街堡大禮拜堂那種全美的藝術作品，法蘭克福卻沒有。歌德在這裏，曉得德國人不必去摹倣法國藝術，他們在自己藝術界中曾經創造了偉大優越的作品。歌德仔細研究街堡的大禮拜堂，喚起這樣的靈感，可以他當時寫下的話爲證：‘天才呵！（指建築大禮拜堂的厄文馮斯泰因巴赫 Ewin von Steinbach）我感謝你的教誨，我看到你智慧的深淵不致目眩心亂，你海一般靜的精神瀰了

一點到我心靈裏，你俯視一種這樣的建築物，可以同上帝一樣說：這造得好！（『舊約創世紀第一章第三一節：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很好。』）

促歌德進步更重要的，是他的結識赫爾德（Johan n Gottfried Herder）。赫爾德於一七四四年生於東普魯士，當時僑居街堡。歌德與這位精力豐富學識高深，其著作屬於德國文學第一等作品的人往來，認識了當時的完全沒有人知道的文學和美術的另一方面。他在來布悉時有人強詞奪理地告訴他，說『詩歌是一些受過文雅教育人物的特別才能』，赫爾德教他，說詩歌是『世界人民共有的才能』他明白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別藝術』，詩歌是一種民族心靈的表現，由詩人傳播與世界。於是歌德誠心誠意研究祖國的一切，他代赫爾德收集民間歌謠，『急急從老嫗喉裏採取出來；』他讀古代德國詩人，尤其是罕斯薩克斯（Hans Sachs 1496-1576 薩氏為鞋匠，在閒暇時作詩，共有六千餘首）的著作，又重讀哥支馮柏立與根的傳記。

歌德因為赫爾德也讀英國最偉大詩人莎士比亞的作品，因為赫爾德曾經教他，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藝

術，而且古代德國藝術，很可與法國文學大師的作品相頡頏，所以他讀了莎士比亞的著作，再不相信法國作家優於德國了。法國頭等作家的悲劇，都為謹嚴的義法所拘束，與這位偉大英人的驚人戲劇比較，真不可同年而語。我們從歌德的小說‘威廉邁斯忒的修業年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按威廉為名，邁斯忒為姓，從前多把邁斯忒意譯為先生或匠父，更有把修業年代譯為設教記者。均誤）中，——他在這部小說裏屢次發表他自身經驗和內心閱歷，——知道莎士比亞對於他的印象是如何深刻。他覺得好像給他開了一個新天地。現在他不和以前一樣，做那些表示虛偽感情的輕薄詩歌了。莎士比亞喚醒了微睡在他詩人心靈中企求真理的慾望，從現在起，這種慾望就構成了他生平和創作的基本。他自己在她最美的詩中之一首裏說道：

‘詩紗得自真理手，  
晨霧旭輝是絲縷。’

‘在那優異，充滿希望和幸福日月中，’在街堡撒到歌德心靈裏的種子，現在發了芽，不久就結了華美的果實。一七七一年，他離開街堡數月之後，以法學士資格，

在他故鄉城當律師時，他寫下了‘哥次馮柏立與根’，這本戲劇，於一七七三年出版。‘哥次’是歌德的第一篇長的戲劇，二十二歲時的作品，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模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歌德從前述騎士‘哥次馮柏立與根’的傳記中取了材料；這位騎士忠實地公開地敘述他的生活，他與敵方諸侯的戰鬥，他的出劫，——這照他那時的風尚，是絕對合理戰鬥行爲。歌德把這本傳記的粗糙材料，做成一件藝術品。他不獨把哥次當做一個心腸慈悲，但行爲粗鹵的梟雄；而且把他當做騎士墮落階級的代表，一個沉淪時代的英雄。這樣，哥次才成功一個悲劇的人物。

‘哥次’的效果異常之大，德國民族憂秀份子所渴望的大作家，現在終於來到了，法國文化的勢力過去了。雖然那般執迷法國學說的老前輩，覺得這篇戲劇是文學界的野狐禪（geniales ungeheuer）但大多數的德國人民，以爲這部著作的出版，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現在德國有了一位超出直到現在被人贊頌的法國文學家的作者了，可以與任何時代任何民族最偉大的作家分庭抗禮了。

## 四 狂飈與逼進

( Sturm und Drang )

這個名詞的原意，是說人們在狂風暴雨之下，受着逼迫不得不向前進，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之青年狀況很相吻合。人們用這個名詞，表示十八世紀，哥次·馮·柏立與根，出版後之德國文學運動。這運動持續到十二年之久。當時德國青年作家，都結合在這運動之中。歌德稱爲‘文學革命’。少年性情激烈，在作品和生活方面，不顧一切規律和形式，只以‘天才’和‘精力’相尚。歌德雖然從未企求當一個領袖，但被人視爲盟主，因爲別的人都自願居於‘哥次’的天才作者之下，現在那些人物，只是因爲他們屬於崇拜歌德的那一派，才被人稱道；但是他們的作品幾乎全被忘卻了。他們好像是偉大光明的太陽周圍的小行星，從牠得到牠們的光。把狂飈和逼進時代當做德國文學界的一個時期，差不多只是歷史研究家的事；但是把狂飈與逼進這名詞，拿來表示歌德生平的一個重要階段，卻仍有一種深刻的意義。因爲在這位詩人生活裏，實在起了狂風暴雨，逼着他向前進，

從熱情的天才少年直發達到成人時為止。

歌德從街堡回來之後，在法蘭克福住了好幾年。一七七二年他離開他的故鄉，到衛慈拉(Wetzlar)最高法院，去完成他法律的學習。他在虛構與實錄裏面，曾詳細報告他在這舊德國最高法院的工作。他對於法官，訴訟手續的缺乏，訴訟之過度遷延的敘述，都告訴我們，他對於法律事件，也具有一種明白眼光和正確的判斷。但是詩人歌德在那幾個月創作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有郭沫若的譯本。比他法律家的表現較為重要。歌德自己當時在一封信裏，敘述這本小說的內容道：‘我描寫一個少年人，他賦有深刻純潔的感覺和真實的敏悟，他沉溺於多情的夢中，陷於妄想，最後又加上不幸的情慾，特別為無窮的戀愛所毀滅，以彈擊頭而死’。我們可以加上道：這本書中所描寫的感覺和情慾，是作者自己的內心經歷。只描寫自己的經驗和感覺，只寫下他以為絕對必需的事物，可說是歌德著作的特色。但是作者的實際經過與文學描寫卻有巨大的分別。小說‘維特’的主人公在他不幸的狀況中——他愛別人的未婚妻，——找不着出路

而自殺。反之，歌德卻勝過了他的情慾和沉鬱失望的心情。他離開衛慈拉回法蘭克福去。他遠離他所愛的女人，寫下他的經歷和所遭遇的痛苦。但是這種材料，內心經歷的懺悔，在藝術家手裏，成了一件完美的藝術品。

這本小說的影響比‘哥次’還要深刻，拿破崙帶着遠征埃及，與歌德晤見時更親口討論牠的內容。（郭譯本在中國也影響於青年的心理頗大，見蔡元培著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但是歌德應該知道，民衆是每每不能了解作者的。作者從屢次幾乎要自殺的悲哀心情中解放出來，因為利用這種心情做小說材料，彷彿當做別人的事一般。現在他應該看到，無智理的人們以為這部小說是讚美自殺，於是照着各個的意見，去稱贊或責備作者。歌德後來在‘虛構與實錄’中埋怨道：‘我們不能要求讀者用精神去體貼一部有精神的著作。他們原來只看小說的內容，再加上那種一本書必須含有教訓目的的成見。但真正的敘述是沒有教訓的目的的。他無所可否，只是陳述主人公的意見和先後的行動，只有這樣去啓發人，教訓人。’

於是這位少年作家，成了當時最有名的人物了。著作家和愛好文學的人，從各處到法蘭克福來親自結識他。在他當時結交的人物中，爲他終生特別重要的，是薩克森威馬爾 (Sachsen Weimar) 太子卡爾奧古斯特 (Karl August) 一七七四年兩人在法蘭克福相識，一七七五年，公爵——他在這時候已經即位了——又來拜訪，誠懇地請歌德到威馬爾去。歌德家裏對於這有所顧慮，特別是歌德的父親，不高興一個自由的法蘭克福市民和皇家顧問的兒子，去給一個小公爵服務。但歌德並不怯懦，應了召聘。他的所以這樣，並不是像平常人的意見，去企圖公爵的恩惠，他是希望與公爵同居，因爲公爵年紀雖然很青。但在全國已經熱烈提倡藝術和科學著名，德國優秀人物，對於他都有很大的期待。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歌德到威馬爾，於是威馬爾成了他從現在直至壽終時的住處，他的第二個故鄉。

## 五 在威馬爾的初年 (一七七五—一八六)

歌德到威馬爾時，威馬爾只是一個不著名的首府，但是現在，卡爾奧古斯特的母親，安娜阿瑪利亞(Anna Amalia)擺脫了朝政，有充分的閒暇去發展她美術的傾向。她是使威馬爾著名的奠基者。她的兒子繼續她的事業，發揚光大到最高度，後世莫之能及。歌德對於卡爾奧古斯特的影響以及他兩人的友誼持續到五十餘年。一七七六年六月歌德已經被任為樞密參事。現在他開始過一種多方面工作的生活。他以樞密院委員的資格，先後管理道路建築，美術事業，稅務甚至軍事。他做了二十六年多的宮廷戲院長；到他年紀很大的時候，他還主持耶拿大學的校務。一七八二年，他以樞密院長的資格，主持全公國行政，德皇因為公爵的建議，把貴族頭銜 Von 封他，他在威馬爾的初年，他屢次抱怨，說因為政務的羈伴，很少時間去實行他的文學計劃，但是他在那時的創作結果，並不像人所假設的那樣細微，一七七六年兄妹'(Die Geschwister 有倫敦培謝維耀譯文載小說世界)一劇成，這劇的文字，可為歌德文體由奔放過渡到平靜的標識。他不管‘狂想與逼進的’事了。為了教育少年公爵他於一七七九年帶他到瑞士去旅行，

‘水上靈歌’(Gessang der Geister ueber dem Wasser)便是這次旅行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要深刻了解他在那些年代的性情和他最神祕的或覺，必須去看他寫給威馬爾宮廐長夫人卡羅得馮斯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信札和詩歌，他兩人有精神上的戀愛。她是個非常人物，比歌德大七歲，除赫爾德外，再沒有人比她對於歌德的影響更強大的了。

陶里斯島上的易菲革尼(Iphigenie auf Tauris)一劇的散文本。成立於一七七九年冬，第一次在威馬爾扮演時，歌德自己也是舞臺上的一角。歌德後來在意大利，才把這篇戲劇完全改爲韻文。他在法蘭克福時，已經開始做‘哀格蒙特’(Egmont有胡仁源譯本，見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初稿於一七八二年完成，後來在意大利改訂，一七八八年出版。

## 六 在意大利(一七八六—八八)

歌德爲要盡量發展他的力量，需要一種比他在威馬爾所得的較強的刺激，這種感覺在他心靈上逐漸強大起來。他要到一個美術國度，如意大利，過那較豐富

的生活的渴望，一天盛似一天。最後一七八六年九月他從卡爾斯巴德 (Karlsbad) 經過閔行 Muenchen 到羅馬去，他在這裏擺脫了職務上的重擔，好像新生的一般，因為他在這裏有閒暇來從事那久未注意的詩學。歌德在意大利所得的印象和經歷，載於一八一六及一八二九年出版之意大利旅行記中，該記係由書札及日記合編而成。至今旅行意大利者，猶愛讀之。他在羅馬住了許久之後，於一七八七年旅行到納普爾 (Neapel)，和西西里 (Sizilien) 以後又淹留羅馬，在歸途中又至佛羅稜薩 (Florenz) 和米蘭 (Mailand) 盤桓，直到一七八八年才回到威馬爾，他從形態豐富的意大利，回到混沌多霧的北方，於他有說不出的難過。

## 七 自意大利歸來後之生涯

他回來不久以後，在接受一封呈文時，認識了克立斯提阿內弗爾皮烏斯 (Christiane Vulpius) 威馬爾一個文書官的女兒，於同年結為終身伴侶。一七八九年她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叫做奧古斯特 (August)。卡羅得馮斯泰因與歌德的交情，因為雙方失望，在他回來

之後斷絕了。幾年之後他們才又來往，不過很疎遠了。他與克立斯提阿內結婚之後，作憶羅馬（Roemische Elegien,）於一七九〇年完成，又作‘威尼西亞短歌’（Venezianischen Epigramme）為該詩集之附錄，他的戲劇‘塔索’（Tasso）也是先寫成散文，一七八九年完全改為韻文，一七九〇年出版。一七九二年歌德隨卡爾奧斯特公爵到法國去，參加征討法國革命的戰事。他在途中到法蘭克福去省視他的母親。他這次旅行所得的印象都描寫在一八二九年才出版的‘征法’（Campagne in Frankreich）一書中。就大體言，他對於當時的政治和軍事事務，都沒有幾多的興趣。他甯願照着他的天性，遁跡於藝術的樂園裏。他最活潑最通俗的著作之一，是‘賴涅克狐’（Reineke Fuchs）這原來是用淺德語寫成的動物寓言。歌德於一七九三年初，改成一部有興味的詩。（中國有伍光建的散文譯本，名曰‘狐之神通’商務出版。）他自己承認這項工作做的很對，因為這引誘他不觀察政治軍事的事變。除上述諸著作外，歌德於一七七五至一七九四年還寫了幾百首詩歌，許多都是世界文學上最完美的作品。

## 八 歌德與席勒爾的交情 (一七九四——一八〇五)

歌德從意大利回來之後，精神上一天比一天寂寞淒涼，有五年多的時光；他在威馬爾的朋友，沒有一個能夠完全了解他的：（他與克立斯提阿內結婚，頗為友人所不滿，尤以赫爾德為甚。因為克立斯提阿內雖然和順可愛，智力實屬平常，聰穎的赫爾德夫人，特別不願與之來往。）直到與菲特利席勒爾（Friedrich Schiller）結交後，他才在生活和藝術上，得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席勒爾好幾年來就住在附近的耶拿，但是這兩位大詩人沒有來往。一七八四年歌德為席勒爾主編之‘時季’（Die Horen）撰文，方才結交，這不獨為他們自己，就是在全部文化史上，也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他們共同的藝術工作，造成了德國文學界的黃金時代。歌德席勒爾以及與他們同時的雷興（一七二九——一八一）赫爾德（一七四四——一八〇三）和溫刻爾曼（一七一七——一八六）都是陶冶德國民族使有高尙優美道德文化的人物。他們不但於全部近代德國文化，而且對於

世界文化都有影響。

席勒爾於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逝世，這是在耶拿戰役（一八〇六）以前，使歌德生平最受震動的事件。一七九四至一八〇五年之間，歌德寫了不朽的著作：如威廉·邁斯忒（Wilhelm Meister）赫爾曼與多羅忒亞（Hermann and Dorothea）浮士德（Faust）第一卷的完成（郭沫若譯的浮士德只是第一卷，）最美的敘事詩‘阿勒克西斯與多刺’（Alexis und Dora）‘席勒爾鐘歌的跋’（Der Epilog zur Glocke）。

歌德從事教育小說‘威廉·邁斯忒’有五十多年。這部小說分為兩卷，一為修業年代（Lehrjahre）一為遊歷年代（Wanderjahre）後一卷的內容，多討論社會政策，於一八二一——二九年才出版。‘修業年代’中有‘迷娘歌’：‘檸檬開花處，汝曾知之否，’（曾由郭沫若譯出，）世界各國都有譯文，是歌德詩中被製譜歌唱最多的一首。

歌德作平民詩歌‘赫爾曼與多羅忒亞’時，創造興味極濃，在很短時期內，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一至十九日，便寫下了。這本長篇敘事詩在他生存期中，已經只被讀

美未受任何批評。

美麗的敘事詩‘阿勒克西斯與多刺’亦於一七九六年出版，席勒爾寫信給歌德論他道：‘這一定是你最好的詩中之一。’

此外，歌德在這時期，還有大批散文著作和論文。

## 九 歌德的晚年(一八〇五—三二)

年事漸老的歌德，現在到了重大損失的時代。一八〇七年女公爵阿瑪利亞卒，一八〇八年，他的母親逝世，一八一六年，他的夫人逝世。耶拿戰役之後，拿破崙得勝的軍隊長驅入德，早已擾亂了他生活的表面安甯。一八〇八年他與拿破崙相晤；拿破崙請他到巴黎，他沒有去。

浮士德的第一卷於一八〇八年出版，一年後又出版小說‘性情相同之親合力’，(Die Wahrverwandschaften)也為聯軍戰勝拿破崙，作了一篇小劇‘厄皮美尼德斯’(Epimenides)。一八〇七年底，歌德作了那篇最重要的尚未完成的戲劇(按歌德晚年擺脫一切職務後，專從事他著作的收集與印行，凡未完成之作品，均被保

存，)潘多刺(Pandora)，這原來是希臘的一個故事，歌德把他詩化了，他於五十九歲的生日，決定了用藝術描寫他的生平的計劃。在‘虛構與實錄’中，他敘述他一七七五年移居到威馬爾以前的發展史，第七章裏有歌德少年時代德國文學界最好的敘述。第一冊於一八一一年出版，但尤其重要的是‘歌德尺牘’他是那個大時代精神界上的活證據。詩集‘東西氏萬’(Westoestlicher Diwan)成立於一八一五年，是歌德與那富有詩才的‘馬利安內馮尉勒麥’(Marianne von Willemer)親密神交的結果。‘氏萬’是一個波斯字，意義叫做‘集’。裏面除有許多熱情的戀愛詩歌之外，還有些歌德最深刻的人生格言。

歌德在街堡當大學生的時候，已經不間斷研究各種自然科學，如地質，解剖植物學等，到了晚年還是孳孳不倦地重新考求。有許多現在還通行的自然科學的基本思想，歌德當時已經看出來了。

上古現代，有一種人求魔力的傳說，只要人肯拚上靈魂，藉魔力的幫助，可以得到超人的力量和無限量的愉快。這種材料已經刺激了許多藝術家去做一種文學

作品，但是沒有人用牠造成偉大藝術品，像歌德的浮士德的，‘浮士德’影響之深刻，世界文學作品中沒有能超過牠的，浮士德是一首全世界人佩服的詩，全人類的創作。歌德從事浮士德有六十多年，幾乎充滿了他全部詩人生活。一七七〇年他在街堡時，已經在寫，到一八〇八年第一卷才出版。浮士德的第二卷開始於一八二五年，直至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歌德才完成他最偉大的作品。

‘活得愈久，經歷的事愈多，’一八二七年歌德寫信給他的朋友這樣說。不久以後，一八二八年，他的朋友和恩人，大公爵卡爾奧古斯特就逝世了。一八三〇年他的獨子奧古斯特在意大利旅行中逝世，給了這八十一歲老翁一個最後最厲害的打擊。他年事雖高，但仍不懈地從事新的豐富的修養；他六十八歲時還學阿剌伯文，八十歲時還探討自然科學的最新進步和法國文學界因浪漫派引起之劇變。他同拜翰，司各德，喀萊爾通信。歐洲到處的詩人和研究家，都到威馬爾歌德家裏，好像朝山進香一樣。

歌德於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受涼生疾，二十二日逝世。

歌德的一族是滅了。他的孫子沒有後嗣，只留下了在威馬爾的歌德住所和其貴重的內容，為德國民族的聖蹟之一。

歌德卓越的個性是自制；他最喜歡的一句格言是，‘耐苦制慾’（*Sustine et abstine*）。這是他大多數作品中所發出的基本音調。

歌德以他那種超越的模範，指示德國人和世界，人類的精神能夠升騰到這麼程度，因為他的創作含有永世不朽的價值。

我們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有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歌德的工作，還是如日月之經天，江河的行地，而且還一天一天地在我們面前升高。並不是說他每種著作都是永遠不朽；但是歌德的整個人格，直到今天都還活潑潑地存在。凡屬知道他的人，對於美國哲學家愛麥生所說的話無有不讚同的，愛麥生說：‘創造世界的上帝，對於這個人——歌德——所啓示的東西，比對於任何人都要多。’

茲錄世界重要人物對於歌德的批評於次：

# 耐苦初戀

拿破崙（一八〇八年十月二日在厄弗爾特：你們看，這才是個人！’

拜倫（歌德贈詩給他，他回答道：）同這位五十年來在歐洲文壇上無人比較的公爵交換詩歌，使我很難為情。’

貝多芬：‘我正想自己寫信給歌德，為‘愛格蒙特’配製音樂。而且只是由於愛他那使我喜出望外的作品。但是誰能充分感謝一個偉大作家——一個民族可貴的寶貝呢？’

俾斯麥（一八七〇普法戰役中；）‘我從全集四十本中，拿七八本帶着，可以到一座荒島上去過日子。’後來又說：‘浮士德是我宗教以外的聖經。’

瓦格涅：‘如果一切宗教——永遠女性（不朽的比喻）的偉大神祕——從地上消逝了的話，只要歌德的‘浮士德’沒有沒落，他要為我們永遠保存神聖的美麗知識。’

尼采：歌德不是德國的人物。卻是歐洲的比拿破崙還要巨大的人物。’



# 歌 德 傳

「Goethe」 Paul Carns

鄧均吾譯

## 一 歌德之平生

因爲我們底目的不是要在已現於世的歌德傳外另作一新傳，所以於此祇把歌德生涯中的重要事實和與他前後有關係的人物，簡單地敘述出來以獻於讀者。在以後諸章把我們這貧弱的概略，即從歌德自傳中援引其足以特徵其爲人之處，及彼之哲學思想，宗教觀念，立身箴言諸端，附錄在卷末。

歌德是 Johann Caspar Goethe 首生的獨子，他的父親是 Frankfurt 守宰，曾得顧問頭銜，他的母親

Catharine Elizabeth 本姓 Textor。他的名是 Johann Wolfgang 乃依母族大父 Textor 取的。

歌德的父親，生於一千七百十年，七月三十一日，是 Mansfeld，一裁縫之子，其人後來定居於 Frankfurt。

歌德的母親是 Schultheiss（裁判官）Johann Wolfgang Textor 之女，生於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十二月。

歌德僅有一妹 Cornelia，生於一千七百四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後歌德二年。後章將論及她之為人與其兄妹間的關係。

在七年戰中（1756——1763）少年 Wolfgang 是 Frederick the Great 的熱烈的讚揚者之一。法人與普魯士戰艦據 Frankfurt 有時，此少年與法人接觸多所獲益，而尤得力於駐紮在父母家中之 Count Thorane。

吾人稱此法國官為「Thorane」雖然他的真名是 Francoside Theas, Count de Thorane。他的簽押中 c 字常誤為 e。便是他公佈規律所署之名仍舊寫着誤拼的「Thorane」此錯誤在歌德「文與質」書中成爲

不朽，由歌德，錯誤成爲制定的拼綴以致正確之名反鮮用以指其人。以後我們將敘 Thorane 並未死於西印度羣島如歌德所言，他曾回法國而死於一千七百九十四年。

當法人佔據之日，少年歌德時常進 Frankfurt 的法國戲園，且認識與他年紀相若的一法國孩，係女伶之子。

歌德在 Frankfurt 最要好的伴侶是一名 Johann Adam Horn。歌德敘述他那愉快的性氣於「文與質」中，且刻畫他如是：

「提起吾友 Horn 的名字，便引起我們取笑的機緣來。因爲他的身材渺小所以常稱他作 Hornchen (小 Horn)。實在他在一羣之中是最小的。外式強壯而不討厭，獅子鼻，嘴微厥，面黑而有兩顆灼灼的眼睛，他似乎常常在請人笑。他那小而結實的頭覆着深厚的鬚髮；他的鬚早成青色；他好像願意要牠長出，似一滑稽面具，他可以使他的同伴時時發笑。此外，他是潔淨而伶俐的，但是堅持他的兩腿是外側彎曲的，這個大家

都承認，因為他身子常那樣曲着，關於此事很有些笑談；因為他要想作個好的跳舞家，他以為婦女間有奇特性，她們愛看彎曲的腿在地板上跳。他的興致是不可破的，無論何種集會都有他在場。我們兩個較為親密，是因為他隨着我到大學；他值得我以一切榮耀敘述他，因為他和我密邇多年都帶着無限的愛，忠誠忍耐。」

歌德在他有生之初期作了一些詩，但是大半他都斷為無保存的價值；即我們有的「*Postical Thought, On the Descend of Jessue Christ into Hall*」(1763)也不是十分好的作品。

一七六五年秋歌德旅行至 Leipzig，十月九日他考入此地大學。他的父親要他學法律，欲使他後來如他自己在 Frankfurt 自由城獲得市政官位置，但少年詩人愛好研究美文，他來至 Leipzig 之目的是在抉擇合於心志的途徑。他對他們自信地表明他之目的，而一般教授却沮喪了他從事於詩的熱望，結果僅許他聽哲學和法學史的講演，並許他自由去上 Gellert 的文學史課。

歌德朋友中 Eellrieh 是其一，歌德曾有詩歌贈

給他，此外Jchann Geog Schlosser，當時的聞人，後來成爲他的妹婿。有些教授及其家人都對這少年學生很好，而尤以歷史民法教授的妻Madame Boehme 於歌德的趣味多所範成，尤其是關於當時的詩歌方面，因爲她是個不少假借的批評家，後來他成爲那般局促，如他在「文與質」中所說。

「無論牠是怎樣自然流露的，我不敢寫出一首韻文。因爲我怕牠這時悅我，或許轉瞬之間，如對於許多別的一樣，我就要不得不說牠壞。」

他又接着說：

「此種趣味與判斷之不定，一天一天擾我越甚，致使我陷於失望，我身旁隨帶我以為最好的少年作品，一半因爲我希望由這些作品得到自信，一半因爲我可以更的確地試驗我之進步……然而，經過一些時間一些奮力之後，得祇構成對於自始至終的作品絕大的輕視，以至有一天我將散文，稿底，概要，悉行焚之灶爐上，滿屋的濃烟很使我們良善的老主婦吃驚不小」

美術院長Adam Friedrich Oeser 於歌德之藝術趣味上有強力的影響。這是我們可爲歌德引以爲榮的，

Oeser 教授許歌德加入他的家庭範圍使得與教授夫人及他們的女兒認識。歌德贈與他在 Leipzig 所作的詩歌集的人就是 Friederike Elisabeth Oeser 小姐。

在歌德一生的這時期中，他作了 *Dis Lanuo der Vorliebten* (情人的幻想) 及 *Die Mitschuldigen* (嫌疑犯)，二者均不值一讀，為歌德計，二者及他少年時所傾吐之作品都應該焚了；但他的戀愛小詩 (*Lipziger Liederbuch*, 1769) 在那時作的，示他將來必有較好作品之希望。

我們必不可忘記敘述歌德的 Dresden 旅行——他此行之目的在與那撒克遜首都的藝術寶藏相稔。一個人不管地位之高下，只要有獨創的人格，歌德對之常發生趣味，這是他特異的地方。一位同居者是 Leipzig 的神學學生，他有一友在 Dresden，其人為一補鞋匠，而其人的書信中顯露一種特異的宗教傾向和基於明澈的人生觀上的優良的將識。用歌德自家的話敘說時，他是「實際的哲學家及不自知的賢者。」一到 Dresden，歌德便去拜訪此補鞋匠及其妻，深契他們的人生觀，故傾

蓋之間，便與他們訂為朋友。他逗留 Dresden 時即與他們一起，他與這兩位朋友的談話描寫得很生動。

歌德住居 Leipzig 的末期。因患劇烈的肺癰，沒有什麼可紀錄的。他剛可以旅行，他便離了大學，於一七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回向 Frankfurt 家裏。

當他病體全愈時，他父親決定送他去進 Strassburg 的大學。

十八世紀之末 Strassburg 不如現在大，而堡壘則佔地甚廣。自一八七一年為法國人佔領便撤毀了。此城雖為法人佔領，而居住者仍舊是德人佔大効力。祇握政權者是法人，所以一切公文等所用均法語。

一七七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歌德初為 Strassburg 大學學生，那天正是他的生日。在此地他結識了一些有趣味的人。第一我們先述 Herder，比歌德是高級生，他鼓起歌德對於人生問題之興趣，堪注意的是語言的本源，其後由歌德的力量，Herder 以教堂統管的名義被召至 Weimar 采地。歌德在 Strassburg 時之另一友為 Lerse，一個豪爽，誠實的少年，他的名字永遠留在歌德最初之戲劇中成為其中角色之一。此外還有保險公司

會計 Salzmann, 詩人 Lenz, 及 Jung Stilling 他是個著名有天才之獨學的作家, 又是個虔敬的基督徒,

Johann Heinrich Jung ( 1740-1817 ) 本來是個焚炭者, 繼為裁縫師, 村間教師, 最後經大苦難乃立志學醫。因自列於教派 Die Stillen in Lande 中之一員, 他取一別號 (Stilling) 雖是他們的性情甚為歧異, 歌德對 Stilling 的質樸的虔敬與純一的信心抱有極大之趣味, 甚至於不惜讚美。

Strassburg 的羅馬教堂於歌德加有極深的印像, 且引他以建築與其他藝術作比較觀, 尤其是音樂。他之接近和愛好 Gothic 式, 誨他以「美」不是限於一種表現的, 而在古希臘藝術之外尚另有發展至「美」之可能。

正當歌德在 Strassburg 過學生生活時, 他與 Sessenheim 的 Friedrike Brion 間之浪漫史便發生了。這種牧歌式的愛情之記憶, 他深深蘊育着, 致使我們讀他六十歲後所作的自傳, 尚於描寫, 乃感觸到詩人心中的隱痛。

一七七一年, 八月初六日, 歌德正承受他的 Rigor

osum——取得法學博士的考試底暴刑；其結果如何，史傳未載。他考起與否不能確知。只有一事是的確的：就是這件事於他之將來無關係。他的朋友和親戚都沒有慶他畢業，他也不曾誇示過他的頭銜，亦未見公稱他為博士。在Wetzlar的親密的朋輩中，他見稱為「歌德博士」，是實在的事，但這不能引為證據，因為那或許帶有渾名的性質，此種稱呼曾傳引到 Buff 的家族中。足以決定此疑問的大學記錄也不復存在，或許他終於失敗了也說不定。偉大人物不適於這類的試驗，乃是尋常事；在他方面，一般教授常常誤以為一少年在機械的試驗中能占高位而珍尊之，後來終以失望結局。

除了為 Friederike Brion 所激刺而得的小詩外，歌德在 Strassburg 還寫得有他的 Roeslein auf der Haide（原上的小薔薇）並且浮士德 Faust 一劇的計畫也孕蘊於此時。

一七七一年八月，回到 Frankfurt 之後，於六禮拜中歌德完成了 Goetz Von Berlichingen 的草稿，是書於一七七二年印出。歌德的名聲即由此書而立。

一七七一年內，歌德游於 Darmstadt，識得一般

朋友，其中我們注意 Caroline Flachsland，她是個受過好教育的婦人，與 Herder 快要結婚了。於此他又得晤 Johana Heinrich Merck (1741.1791.) 他是個陸軍部裏的收支，又是當時銳利的批評家，他被文雅的 Landgravine Catharine 引到 Hesse-Darmstadt 的首府來。Merck 成了歌德的密友。他不滿意於此詩人時，便絕不躊躇嚴格的批評他，歌德亦靜受他的忠告，當 Merck 有時尚歌德說：「你不當再作這樣的東西！」歌德也未嘗以為忤。Merck 天性賦有諷嘲的素質，歌德即以此素質賦之 Faust 中的 Mephistopheles。他自殺於一七九一年，六月二七日。

歌德好遠行，他於一七七一年中從 Frankfurt 步行至 Larmstadt 作了 Wanderers Stürmlied 一詩

一七七二年，春天歌德至 Wetzlar，其地為一小鎮，有一皇家法院建立於此。當時的習慣，Frankfurt 的少年律師未回本鄉執業之前往往臨蘊這類的法庭。

一七七二年，九月十一日。歌德離 Wetzlar 回到 Frankfurt 執律師業。不久他即聽得 Leipzig 同學朋友中之一，Jerusalem 的死耗。Carl Wilhelm Jeru-

saalem一七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Woltenbuettel，一七七一年曾爲 Brunswick Woltonbuettel 分使館的祕書。他具有憂鬱病，且因爲懷疑新約的歷史的價值，他失掉了基督教的安慰。但他的失望達最高點的原因，是他對於 Herdt 夫人的熱戀，夫人是他的朋友 Palatine 選舉侯國的大使的妻。伴爲旅行，他從 Kestner 借了兩枝手槍——Kestner 是時爲 Bremen 分使館的祕書——自殺於一七七二年十月三十日夜裏。Lessing 承認他的非常的理解力及深刻的熱情而爲他發表的「哲學的論文」爲他的紀念。

Jerusalem 之死，加之他自己對於 Charlotte Buff 的愛慕，引起歌德作「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計劃，其書於一七七四年於四禮拜內寫成，卽於是時付印。是書引起全德國人的注意，雖是受了一些不情的評判，而由此書他的作家的名聲便永久地定了。

我們雖識得了歌德顯於是書中的非常之力，我們不能不承認其影響於德國的青年是有害的。熱烈的情死，增加到可驚的地步，其中最著的是 Herr Von Klist 與一友人之妻的情死。自此一雙不幸的情人死

後，文學界征服大種病的追求頗費一些時間。歌德也自知他的書不是盡人可讀。他回答的一個批評者——一個狹隘而驕傲的人說：

於一個驕傲的人——

我被他斥為危險的，

不善誨的頑梗僮夫

彼乃咎責白水。

柏林人——牧師跨下之羣——

他們的禁令我不顧忌；

凡不了解我的人

就該向書中去取證。

「少年維特之煩惱」雖不無可論，然我們應當一啟此書受過 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 十分橫逆的武斷，其人為一印刷業者與作家，當時在德國他具有非常的勢力。Nicolai 一七三三年，三月十八日生於柏林，是十八世紀理性派的代表，但是他那狹隘的觀念和平凡的天性，於宗教的神祕與詩的熱誠是隔膜的，他還不曾了解 Werther 的熱情之心理狀態，他便武斷他的憂鬱是由於庸譎。特為與「少年維特之煩惱」作對

照，Nicolai作了一篇擬作游戲文名為「少年維特之歡喜」Chodowiecki爲此刻了一封面畫。歌德於「文與質」中表示其嘲諷如下：「少年維特之歡喜，」Nicolai 於其中自露身手的，給我們一個幾回笑樂的機會，其人，也是個可喜而有學殖的好人，對於不合他的觀念的一切，便加以壓迫，罔視，而在他智力所及之中，以爲他的觀念便是惟一真而且純的。對我他也試試他的手段，他那本小冊子不久就落我手。Chodowiecki 的封面畫大使我高興，因爲我很尊重這位藝術家，然而作品自身却是從粗布做成的，他們的常識費盡了心力祇能製出了這樣粗鄙的東西。」

歌德以同樣的腔調作一首滑稽四言詩，回答Nicolai的批評，詩中敘一人至墓地憑弔失戀的情人——維特——埋骨之所，其人乃言假如他的消化不良，他一定還活着在。

一七七一年末，歌德着手作他的的大戲劇Goetz Von Berlichingen；他於一七七二年完成此劇，即抄寄Herder評鑒，但是Herder教此詩人注意他的缺點之後，歌德便將全體改作，不惜將長段落取消而另加新材

料。經此改削，他於一七七三年六月，自費將此劇印行，因為他在德國得不着一個發行業者敢於印行此作。

許多名人均甚注意歌德，來至他父親的家中拜訪他。其中必定要先敘Johann Caspar Lavater (1741-1801) ——一個Zuerich的虔誠的牧師，和Johann Bernhard Basedow ——一個Hamburg的教育家，伴着這兩個富於神學興味的人，這年青的俗子，（當時於某詩中歌德自稱如是，）在一七七四年夏天旅行於來茵河上。於此旅行中，他們拜訪了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19) 於附近Dusseldorf之Pempfort的莊上。

Lavater 是一著名的講經者，又是研究相術的先驅，歌德於相術一道亦有興趣，而教育會之建始者Basedow則見稱爲Philanthropino Jacobi具有深湛的哲學興趣且自視爲Spinoza的信徒，然而他所採取的，僅學說中能適合於赤子般的信仰的，因為他是個忠實的基督徒不亞於其友Lavater。歌德也是個Spinoza的讚美者，只關於有神論與Jacobi不同，但是不管這種一

時的誤解，他們仍然是平生的好友。

一七七四年十月 Klopstck (「Messiade」之作者，其詩與Milton的「Paradise Lost」及「Paradise Regained」相似，)來訪歌德——這是極榮譽的事，因為彼時他是德國最大的詩人，但現在歌德的名聲既已隱翳過他的，此事更難以重視了。

然而歌德所受諸拜訪中最重要的是——因為結果頗重要——Karl Ludwig Von Knebel的拜訪，他是公爵夫人 Anna Amalia 之次子；親王Canstantine的教師。他伴着兩親王來，Kare Augus 在那時才十七歲。公爵夫人是Brunswick的Karl公爵之女，大Frederick之姊妹，是個有優美文學趣味的貴婦，她從Erfurt大學將Wieland召至 Weimar來教授她的長子 Karl August親王（公國的嗣子）。公爵丁年時，Wieland升了顧問，住在附近 Weimar 一莊上，一八一三年正月，於此地去世。

一七七五年歌德與 Lili Schoenemann 訂婚，由彼女之感興，他在當時作了許多贈她的詩歌。

一七七五年夏歌德同兩 Stofberg 伯爵遊於瑞士。

他拜訪他的朋友Jakob Bodmer及Lavater於Zuerich, Stolberg 兩弟兄, Christian 及 Friedrich, 俱是 Goettingen 森林社(Hainbund)的會員, 是社為少年詩人所結合; 諸人比Klopstock的崇拜者. Friedrich von Stolberg 伯爵, 順着他神祕的傾向與為法國革命的自由主義所驚訝, 後來改宗, 入了羅馬教。

其他著名的人欲識此德國文壇上初出水平線之明星的, 有 Musenalmanach(1770-1775)及 Goettinger Deutsche Museum (1776-1791) 兩刊物之主筆, Heinrich Christian Boie (1744-1806), 離奇的故事 Ngolino 及其他詩之作者 Gerstenberg (1737-1823) Hanover 的官醫和「孤寂」(1756) 及「醫術經驗」二書之作者 Georg Zimmermann 諸人。

還有一七七二年成立的文學團體 Frankfurter Gelehrten Anzeiger, 歌德及其友 (Merk, Lenz, Herder, Klinger 等) 皆在其中活動。

一七七四歌德發表他的悲劇「Clavigo」, 繼此一七七五年又發表一劇名「Stella」(其後此劇改為悲劇)。牠們盡都不足重輕, 歌德亦未常置意於牠們, 又有一滑

稽文「神，英雄與 Wieland」，乃對Wieland的——正確的批評，然太涉於人身的，頂好是不作出來。在Wieland可以說為報復之念，且他由認了少年歌德之偉大而無一毫忌刻。兩詩人後來成為最好的朋友，由此經歷，歌德始知節制他的批評。

歌德為反對Bahrde對於新約的批評而作之譏刺文，是大有意味而可注意的。同時（1773-1774）歌德的心靈為巨作之計畫所激發，其擬作之題目，如Faust, Socrates, Prometheus, Ahasver der Wandernde, Jude及Mohamet，但後來僅Faust得抵於完成，而其他題目則縮小範圍，僅供給他以偉大深湛之詩的材料而已。

少年公爵Karl August，成年即繼Saxe Weimar公位之後，訪歌德於Frankfurt。他於一七七五年十月三日與Hesse, Darmstadt的地主之女Lanise結婚後，便請歌德去遊Weimar他的首城。新婦的母親Luldeigratin Catherine一生都置身於文藝界中，為德國詩壇之擁護者。她於一七七四年逝世，但她的女兒Loui-

se承襲了她的文學趣味，關於此點，她和她的婆婆公爵夫人Amalia，她的少年夫婿Karl August 公爵頗相肋合。其結果甚為顯著，因為有他們，Weimar 才成了德國文壇教育的中心。

歌德於一七七五年秋至 Weimar，他見禮為上賓，時時與於宴會，旅行，滑冰，鄰村舞蹈與假面舞蹈會；然而此種娛樂足以敗壞歌德的天才，是很可危的。好像狂飆突起 Sturm und Drang 的精神已經將 Weimar 弄得天翻地覆了一樣，歌德自己也覺得他們的狂放不羈太厲害了。

一七七六年歌德於他的朋友（公爵）未位置他之前他便想定居於Weimar 他得了一小屋。繞屋的花園呈着荒蕪冷落的狀態。這產業，是在報紙上宣布出售的，歌德以四百五十圓（Thaler,）購得之，在當時算是一個高價，四月二十二日訂立契約，將此園屬於歌德，五月十八日他即移居園中。歌德極愛此園，曾費許多時日為之盡心擘畫。在 Otto Wagner 於一八二七年畫的一張略圖底下，歌德題有數語：

小廬幽園中，

洵未便誇許，  
舊雨惠然來，  
亦足娛心意。

歌德的優美的「對月」一詩是於一七七八年作的。

一七七八年六月 Karl August 以其國顧問之職獻於詩人，薪俸一千二百達萊 (Thaler)。這是他為公爵服務之發軔，此後Weimar 一城遂永為他定居之地。一七七九年，歌德升為高等顧問，一七八零年，約瑟二世列歌德為貴族，賜他一綴有藍底銀星的軍服。

一七七七年歌德始正式任職，且盡心於公務。他的年俸於一七八一年增至一千四百達萊，一七八五年增至一千六百，一八一六年增至三千。但他的文學興趣並未淡忘，不過暫時之間儲蓄過於生產。

此時期的詩有數首贈與 Frau von Stein 的，又有雜於 Wilhelm Meister 中之美麗的歌如「祇有他知道慕戀的痛苦，」及「絕不垂涕而食的人，」此外短歌有「漁夫」「歌者」「人類的界限」「神」等作。新作品的計畫不斷地構成，且漸次取了一定的形式，其中有「Tasso」

「Wilhelm, Meier,」 「Egmont,」及「Iphigenia in Tauris」。

當歌德居Weimar時，其地一有勢力的人為Friedrich Justin Bertuch，他是個由貧寒起家的人，為文藝、商業及各種事業之領袖。二十六歲的時候，他是個繙譯者與劇作家，他是公爵個人的秘書，且為他掌管私產，其後他成為Jena文報的發行者。他創立地理學會，濟助了許多貧寒的作家，尤其可慶的是他建築了一些高等的房屋。他的趣味異常優美，至使Schiller於一七八七年稱Bertuch的住宅是「Weimar一地最優美的房屋。」然而其優美之點尤大半在內部以及花園池沼的布置得法。他的嗜好是培植花，Christiana Volpius未與歌德親密之前，曾在那裏服務。正當戰事爆發期中，Bertuch在Weimar城中仍舊繼續使用勞力，聽說其時倚他為活者有四百五十人。戰後建設期中Bertuch為一最活動的人，由歌德提議他被舉為共濟會長，他復勸Wieland加入會中共事，雖然他以前是反對者之一。Wieland是為共濟會所公葬的，Bertuch的房屋裝飾

甚盛以備舉行葬事。

一七七九年，歌德再赴瑞士旅行，這次公爵密用假名同去。路過Fraukfurt，他在他父母家中住了兩日，又至Serenheim去會 Riederike到Strassburg，他去看 Lili Schoenemann，她已經嫁人，且正作了一孩的母親。在最美的瀑泉之一的 Stanbbaen，他成了「水上精靈之歌」一詩。他們回時，經過Constance，看萊茵河瀑布，到Stuttgart且參與 Wuerttemberg 陸軍專門學校（一七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學生的聚會，在會場中歌德見一個少年學生——他將來最好最大的朋友——恰於是時接受獎勵。此少年即 Friedrich Schiller。

一七八零年正月十三日歌德回到 Weimar。他著手做他的「Tasso」一劇，其中之兩位角色即表現歌德同時在活動的兩方面——一為詩人——一為外交官或庭臣。同時他又盡力於一苦心經營的小說「Wilhelm Meister。」

一七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歌德的父親逝世。

一七八五年歌德至 Karlsbad，他在那裏遇見 Herder及幾位Weimar的貴夫人，可注意的是 Louise

公妃及Stein夫人。

一七八六年七月他重蒞 Karlsbad，於八月便偕自赴他心所嚮往的意大利，旅行中改稱 Mueller。他於九月達到他所夢想之國，於此直住到一七八八年四月。

此邦及其傳俗與他甚愜洽，使他覺得「他原是生於斯，育於斯的，祇不過像新從格陵蘭遠征而回一樣。」他在羅馬逗留兩次，因為他愛此「世界的名都」且常稱道「世間惟有一羅馬。」他用韻文繙譯的「Iphigenia」及「Egmont」是在意大利時完成的。他又致力於他的「Tasso」與「Faust。」

在羅馬歌德遇見一意大利銅雕刻家Gisvanni V. Ipatò，其人是一雕刻學校中的教導。一七三三年他生於 Bassano，死於一八零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在羅馬時，有一美而少的Milan人女兒Maddalena Riggi也同着友人來游於此，歌德於一七八七年，在Candolfo堡中認識了她，這時她是英國販賣美術品的富商Jenkins的賓客之一。歌德對此意大利佳麗大逞其想像力將她詠入「重游羅馬」一詩中。不過這段軼事是過眼的烟雲。因為不久之後（一七八八年），Maddalena 便嫁

與 Volpato 之子，其夫死後，她又嫁於建築家 Francesco Finnecki。

歌德在羅馬遇見的德國的名人之中，必需敘述有名的美術家 Angelica Kauffmann, Philip Hackert, Tischbein 數人。

一七八八年六月十八日歌德回 Weimar，同年他遇見 Christian August Vulpius (1762-1827,) 她的姊妹 Christiana 爲歌德管理家政多年，其後成爲他的夫人。Vulpius 是一個有點天才的詩人。他的名字見於戲單上有四十六次，而歌德只二十次，由此可想見他是當時何等孚衆望的一個劇作家，但是他的戲劇今已淹沒不彰了，惟他的匪人 Rinaldo Rinaldini 的歌還存立，雖純然是古派的滑稽作品之一式。

一七八九年聖誕節，歌德的惟一之子出世，因受洗禮之故，依其教父公爵 Karl August 之名命名 August。

一七九零年歌德游於 Venice，在那裏他遇見公爵大夫人 Amalia 自意大利回國，其年秋，他隨公爵至 Silesia。

同年他作「植物的變形」一詩以說明進化律。

一七九一年，歌德助公爵築一新劇場於 Weimar，劇場成後，他即為其中總理。

一七九二年八月他隨公爵出征於 Ardennes 以抗法國革命黨。一七九三年兩人皆親赴 Mayence 之圍，同年歌德着手重述德國古敘事詩「Leynard 狐」及「濁世的聖經」，其中刻畫人情世故，惡人以詐力而獲勝利。

其時 Schiller 已定居於 Jena 為歷史教授，距 Weimar 甚近。這兩位德國大詩人如是密邇的住了數年，然而兩人相對仍然落漠，直到一七九一年春，歌德覺得愈漸被他的少年敵手所吸引了，他們的友誼便成為互相間靈感的泉源。得 Schiller 的興趣之鼓舞，歌德迅速地作成了他的小說「Wilhelm Meister」及敘事詩「Hermann und Dorothea。」

一七九五年 Schiller 着手於一文藝刊物 Die Horen，一七九六年又辦了 Musen-Almanach。前者雖以善始而後來竟至失望；後者較為成功，其中載有 Schiller

er與歌德的許多詩歌，歌德於是初次印行他的「Venice的短詩」，「Alexis與Doris，一首牧歌」，「Mark中之Muses與Graces。」然而，當Xenions（諷刺的俳句，係歌德與Schiller用以攻擊反對者之文）出現於Musen Almanach中時，德國文學界的激動達於極點，但歌德和Schiller不繼續作戰，祇決意創作偉大的藝術品以固他們的地位。

一七九七年就是歌德Schiller二人作成許多記事體詩之年。歌德所作的有：「魔術的學徒」，「Corinth之新婦」，「掘寶者」，「上帝與 Bayadere」及其他。

歌德之詩，句法簡單，感情豐富，自然可以合於音樂。他的摯友Zelter常喜為他的詩歌制樂譜，他的音律亦甚可歌，但他的工作常為他人所掩，尤其是為抒情曲大作家Franz Schubert與記事曲大作家Karl Loewe二人，將Schubert與Loewe兩人所製歌德的Erlkoenig一詩之譜相比，甚有意味，兩者雖體式不同而皆不可逾越。

一七九八年歌德重遊瑞士。他順路到Frankfurt看他的母親（是為最末一次），且使他的兒子和Christl

ana Vulpius 拜見她。

次年 Schiller 的文望突高，幾乎超過了歌德的，因為其時歌德沒有作品出世。他正從事於科學的，考古的工作與繙譯。他作了一些討論古代藝術的文，「色彩原理」及「Winckelmann 及其時代，」又繙譯傅太爾Voltaire的「Mahomet與 Tancred」及其戲劇「自然的女兒」。歌德，Schiller 之反對者力圖利用這番變局，K. tzebue 極端讚美 Schiller 以抑歌德，思於二人之間醞釀嫌隙，但終白費了氣力。歌德仍然保持他不渝的友誼，毫不顯忌妒的痕迹。他反而覺得越更與 Schiller 密切，因為他發現有更多的理由去讚美他。一八零三年，歌德聘一少年，Friedrich Wilhelm Riemer (1774.1845) 作其子的教師，其人已經獲得希臘字典編輯者之名。此少年學者未幾便成為歌德文學專業上最有益的助手，直到大詩人身後，他還為他編纂著作，蒐集遺稿。

一八零五年歌德身體甚壞，Schiller 亦有病。歌德信二人之中必有一人死於是年。Schiller 似乎少復元狀，訪歌德於病室中。三月十九日是他們最後的覲面。

Schiller是到劇場去的，是時歌德病甚，不能與他同行。他們便在Schiller的屋門首分別。

歌德病復愈了。定運許他重享新生命，但是 Schiller 卽於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逝世。

歌德甚悼其友之死，用種種方法表明對他的讚美，他從寂寥與科學去尋慰藉，費其大部時間於色彩論。

Schiller的遺骨是殯在Weimar公爵的大陵墓的，他死後二十年，這大陵墓重新改造，使有餘地多葬時，Weimar的縣宰 Carl Leherecht Schwabe 擇得一頭顱骨，經一般有名醫士之考鑒，他認爲是Schiller的。此顱骨給予了歌德，他置之書案上以永久紀念他摯愛的朋友，且作一詩，題爲「靜對許雷之顱骨」。其詩終結的數行如後。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歌德所特有的「神性自然」Gott.Natur 的觀念，以及精神所產生的一切之恆久性：

人生能更何求，  
除了「神性自然」之顯現，  
如她從實質噴湧精神，  
如她使精神所產的一切永健。

後來對於顛骨不是 Schiller 的懷疑越見濃厚，使歌德枉耗許多敬意於此平凡人的遺骸。Tuebingen 的解剖學教授 A. von Froberg 博士，(Weimar 人) 終竟把 Schiller 真正的顛骨發現出來了。

一八零六年，十月十四日 Jena 之戰延至 Weimar 鄰近。法軍佔領了 Weimar 數日之間，此寂靜的城便慘遭劫掠，焚戮。歌德的生命有次危險於劫掠者之手，幸 Christiana Vulpius 挺身干涉闖入者，且為他們指明出路才把歌德救出。同月十九日歌德即娶了她，於是 Christiana 一變而為顧問官歌德夫人，享受命婦的權利。

一八零七年，失去他最高尚最華貴的朋友中之一，其人即公爵大夫人 Amalia，她是四月十日死的。恰當此時歌德遇見 Bettina Brentano，後來她在她的「歌德與一孩子的通信」中大大地誣罔歌德。

一八零八年又有一不幸事，他的母親死於九月十三日。

是時 Erfurt 的議會開會，歌德終此重要事件常隨公爵。十月二日歌德得與拿破崙親自見面，兩位天才

事業，各不相伴的偉人都甚快意，拿破崙稱歌德，「這裏有一個人！」而歌德亦為此聲名如日方中的戰勝者的非常的權能所驚服。他相信天才，於拿破崙他見得軍事外交之偉大的化身。數年以後，德人起而抗拿破崙時，歌德不信他會被推倒。他說：「動動你們的鐮！那人太偉大了，你們不能破壞他們。」其後數年，當自由戰起時，他自家的兒子要求去入義勇隊，他沒有允許。

歌德見德人勝過法國之戰勝者，甚為高興，雖是他讚美那專制魔王的天才，也不能阻他參與愛國的慶祝勝利的活動。他甚至作為頌詩，且稱讚Bluecher元帥的戰勝。然而他的愛國詩歌實際缺乏同時諸詩人的真樸之音，如 Arndt 和 Koerner 所作。其詩是造作的，浮誇的，他做來慶祝勝利的「Epimenides 之覺醒」一劇，是一八一五年三月十五日成於柏林的，但是不會引起多大的熱情，雖其形式無虧，而在他的作品中總是屬於次等的。

歌德自身對於拿破崙之讚譽，不因時間而變異。拿破崙死後，他為他作了一詩，其詩不但可見其為人，且具有優美的滑稽情趣。其詩如次：

到底在審判的一天，  
英雄拿破侖立在上帝座前。  
魔鬼紀罪惡的一大卷，  
控他與他的親眷。  
這是奇怪的罪案，  
Satan 開始當場宣唸。  
天父，也許是人子，  
從御座中啓齒，  
縱或言者不是聖靈，  
此語聽得分明；  
「你在神前叨絮！  
你說話好像德習的教授。  
毋多談！我已盡知，  
最後審判之日只是……  
然而，你如敢去犯他。  
就拽他同下地獄罷。」

一八零八年歌德作出說心靈交感的滑稽詩，其詩題為「遠隔的作用。」

一八零九年他發表他的小說「親和力」，其中主要

的人物說是以 Minna Herzlieb 爲藍本的，其人歌德早年覺得與他有父子般的親切。此書流行甚廣，雖受了許多嚴厲的批評，却證實了老年詩人尚有產生卓越的文藝作品之可能。

當一八零八年法軍侵入時，歌德作完 Faust 之第一部，即於是年出版，書名爲「浮士德悲劇」。他更繼「Wilhelm Meister」而作一書題名「Wilhelm Meister 之漫遊時代。」並着手著他的自傳，其第一部於一八一一年出世。本來他的名是「文與質。」但書既成之後他易爲「質與文。」在最著名的英譯名爲「Truth and Fiction。」此書爲了解歌德的有價值的鑰，雖然爲詩人作傳者往往爲其中日期之不可靠和與已成立的事實之矛盾所困。我們須緊記歌德不欲我們以他的故事爲事實，不過要我們視爲是他的想像中存在的事實之集合而已。其他的短詩有，「Johanua Sebms」，「忠厚的 Lückart」，「游動的鈴」，「Ergo Bibamus」，及「我一無所信托」。

歌德這個人，如以愛國者繩他，他是過於沉愛了。一八一二年，他不僅贈詩於奧皇及其后，他還贈詩於他們的女兒，拿破侖之后 Marie Louise。

當拿破侖戰事方般的時候，歌德致力於東方的學問，其結果見他的詩集「West Eastern Divan,」集中之詩，治文學者以為歌德於Warianne von Wilcmer得Suleimn的原型，因為他認識她即從那時起。

一八一六年，六月六日，歌德之妻 Christiana 死，他甚為傷悼。

一八一九年歌德作「動物的變形」一詩，是為「植物的變形」之匹。他完成論中間鰐骨的論文，此種骨之存在，可助決定進化律——在當時一般生物學者討論最頻煩的題目。

一八二一年後，他從事編輯他的平生著述，起初助他的是Riemer後來為Eckermann。

一八二七年 Johann peter Eckermann (1792.1 854) 被薦於歌德為書記，自始至終，事他都極忠實。由他所出版的「歌德與 Eckermann 的談話」一書，他遂大大見知於德國文學界。

歌德提及美國的詩甚鮮，他的詩中祇有一首指明他對於新世界的前途甚有興趣。其詩的直接由來是 Ka. l Bernhard 的旅行，他是 Saxe-Weimar 的公爵，

詩人的眷顧者當時的大公爵 Karl August 之次子。他生於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日，自童年便夢想遊歷新大陸，其後三十二歲時，他的父親允他渡大西洋去遊歷。一八二五年四月，Karl Bernhard 離了 Ghont 去到美國，一年後（一八二六年六月）遂回。他旅行的日記陳正於歌德。歌德甚為讚賞，一八二八年遂將日記印行。

- Karl Bernhard 在新大陸所受的印象，滿足了他當初一切樂觀的期待：活躍的人生，精進的精神，建築的進步，商業貿易之急速的發展，江河的規劃，鄉村之開拓，而起于一切更有居民日常生活之自由而豪爽的氣象。每一誠實的工人均覺自身與他人平等，且受平等的待遇；誠是四海皆兄弟而無有限級畛域的國家。公爵在社會上軍界上都受禮待，且因他是個數經戰役（Jcha Wagram 等）的軍人，所以他還受過鳴砲的榮典。他在新大陸所身受的都使他躊躇滿志，他甚至打算定居于是邦，但終竟舊世界的吸引力太大了，他仍然回到本國住在他先人遺留於 Weimar 的城堡。

他也是 Weimar 的 Amalia 共濟會的一個會員，

回國時他的兄弟特開一會慶他。且誦歌德特爲此會而作的一詩，其後此詩于一八三三年刊入歌德遺著中。

歌德的美洲詩是成于此時的。他因爲受了 Kar Bernhard 美 國遊歷的日記之影響，才有此詩之作。此處表現的意思，在 de Laprade Les Domollisseurs 一詩中也可發見，其詩所述的美國特殊之點是未曾被過去桎梏過的國家。De Laprade 說：「此邦的人民不拖拽累贅的殘留遺憾之重担。」他說他們的塗徑是不爲成見所面。且謂「絕無一所墳墓，或一座舊牆需要夷毀去。」歌德得見了地質學家于新大陸未發見山間有火山融石的記述，此種離奇的謬誤竟織入了他的關於美洲民性的觀念中。總之他斷定不有中古的遺傳與盜賊武士和築壘的時代的殘影，是非常幸運的，他的詩便是照此印象而作的。且把牠譯在下面：

亞美利加呀，你的運好  
勝過了我們的舊大陸，  
你沒有荒廢的城堡，  
你沒有火山的遺留。

沒有無用的追懷  
與無聊的搏擊  
擾你國中的和平  
直到如今的，

祝你乘時而多幸，  
你的子孫誦歌時，  
切囑他們注意  
騎士賊徒妖怪的歷史，

此詩歌德曾手錄附于一八二七年六月二十日致其友製曲者Zelter的信中，他致此詩于他，意在將詩譜入音樂。是詩初刊于 *Musen-Almanach*（一八三一年出）四十二面上；其後又見于歌德與Zelter通信上（四卷，三四一面。）在歌德總集中此詩見于二十二卷「Xenions 及其他」集中，其題名是「合衆國。」

Von Stein夫人死于一八二七年，公爵，歌德的眷顧者和摯友，亦于次年六月去世。而最惡之剝運則降于一八三零年，是年十月二十七日歌德惟一之子August死于意大利之羅馬。惡耗傳來時，老詩人甚為傷悼，用

他所常引的話：「Non ignoravi me mortalem genere esse,」表明他的安命。

一八三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正當他八十三歲，歌德完成他一八二四年著手的「Faust」之第二部——是為全人種文學史中最深奧最著名的詩劇之一。由此可見歌德的天才並未因年邁而衰。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五星期四歌德與致勃勃的變了一天。他晨醒時着了寒，旋即復原，且能夠再從事他星期一的日常工作。半夜又覺寒而醒，但他仍得復原，並無有死兆。他的兒媳 Otilie 看護他。二十二日晨，他假寐于太師椅上，握着 Otilie 的手，他命僕人將第二的百葉窗打開讓陽光多多射入。十一鐘半，他掉向椅之左角，平靜地睡去。及至 Otilie 覺察他的生命已竭時，已經許久了。

歌德的長孫 Walther 成為音樂家。他受教于 Mendelssohn, Wehnlig 與 Loewe 且發表有數種曲譜。他死于一八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歌德的次孫，Wolfgang Maximilian，在 Heidelberg 得了法學博士，發表有三冊不署名氏的「人與元始的自然，」又詩「Erlinde」及

其他詩鈔。他死于一八八三年正月二十日，一八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小Alma得傷寒症死，是時她還是孩提。她的本名叫Alma Sebina Henrietta Cronelia。這三孫既死，歌德遂沒有後人。

## 二 歌德與婦人之關係

當我們讀歌德傳的時候，我們往往接受一種他的  
人格之誤解。我們熟悉了他在各處遇合的一羣有趣味  
的人，其中有許多引人注意的婦女在。他的文學上的勞  
績我們知道了，他那廣播極速的聲聞也深印我們心中。  
他的生涯好像是許多愉快，得意之連續，而他平時致力  
的靜而集中之工作則少于被人審察。他的事業差不多  
是遊戲般完成的，就是他的休養，都加在他的工作中，  
作他的經驗之一部，他自身的感情便是他的工作的材  
料，因為他曾說，「上帝使我說我心中所感覺。」所以歌  
德的生涯之嚴肅不容易現于一般膚淺的觀察者，然而  
若說歌德的生涯純然是獻媚的連續，偶然的幸運，倖倖  
的成功，這是對歌德很不公正的。他以一種美妙的方  
法敘述自己的生涯，使尋常的瑣事都變成有趣的，但是這  
一切可悅的事情，都是繪在一嚴肅的背景上面，此種嚴

肅的背景，越是不易爲人所見，越足使現於其上之人物更足迷人。

歌德的體質本來嚴肅，他生涯中一切快活事，多屬偶然，非讀者讀過「質與文」後所可想見。在他之一生，他自身是許多妒羨仇視之鵠，尤其是他與婦人之關係更爲人嚴厲地咎責，然而此種關係乃是很純潔天真的，並不如一般人所設想者。我們須記取叢集于他的一般批評者之詆譏，都是根據他自己的故事。一般的人所謂受了他的損害的人，倒不會說過他什麼壞話。

我們要知道女性對於歌德一生之影響，我們必須首先述他的母親的關係。他得自他的父親合母親的是什麼，我們可從下面簡明的詩的敘述中悉知：

體格與嚴肅的性行  
係遺傳自我的父親；  
而稟受自我母親的  
是懸河之口，浪漫之情。  
大父的喜歡佳麗，  
也常在縈繞我的夢魂；  
大母嗜好羶御珍珠，

我便似她追逐虛榮。  
既然此種種的特質  
不能由此總和瓜分  
試問到底人類之中  
有什麼本元的藏蘊？

歌德的詩之天才係得自其母，他的作小說之才，及其活潑的精神亦然。

Aja 夫人，（歌德稱其母之名）的年齡少於她的丈夫，我們知道他們的婚姻，並不是一雙愛的匹偶，她於一七四八年八月與顧問官Johann Gaspar Goethe結婚時，她才十七歲半，她的丈夫比她大十九歲。少婦的溫情不能得她嚴肅而年長的丈夫之顧念，所以她便將她心坎所蘊藏的感情，熱意盡情傾注於其子。她的六個孩子中有四個早殤，祇餘 Wolfgang和Cornelia 兩個。這樣可慘的剝奪情形，越使她的愛情專注她兩個存留的孩子身上。若遇別的人或許已為憂鬱的陰靈所征服，或者她們的心情已經變異了，但 Aja 却不如是。她具着少婦愛情的溫柔去擁護他的孩子，而對於她聰穎的兒童尤甚，她不僅在孩提時分受他的快樂，且當他青

年及成年時代亦與他相依倚。她恢復她女兒時代的性格，差不多不像他的較親和教育者，倒像是他兒戲時的一個真侶。她常常說「我的 Wolfgang和我常是緊相依附的，因為那時我們的年紀都輕。」

Frau Aja之愛護其子真無所不至，凡足以使他末年煩惱苦悶的種種事情早早就為他移去了。當她卓犖的兒子能夠自行留心自己財政時她為他經濟上的犧牲不知有多少，這就是一個明例，由拿破侖戰時Frankfurt 需負重徵，歌德雖非此城公民之一，因為有產業於此之故，亦直接受其影響。他的母親並不通知他便將他所應納之錢一一付了，純然為的是免除這種負擔之增進去苦他。在Weimar有一小張紙，其上有Frau Aja手書數目字，由此紙我們可知道她為其子之逸樂還多麼關心，不斷地以母愛去縱溺他，其數目之總數為六一八八佛羅林約合一千五百元有奇。

歌德的詩才必需婦人之激勵是不錯的，但是他和他的女友的關係並不是輕薄的。他不是放縱的。他怕受婚姻的約束，凡足以使婦女要求和他永久結合的原由他都小心地避去。他自己談諧地表白其感情於一題名

Vorschlag Zur Gutt(詩上,其詩可簡單地譯為「Proposal」(求婚)或「For Consideraton」(考慮)。

此詩大意譯之如下:

他—你既這般悅我,吾愛  
我們又同在一塊  
我定不願意分離;  
我倆都覺合意,吾愛。

她—我既悅你,你亦悅我,  
交互的愛你豈不知?  
我們結婚,交換戒指罷,  
莫慮其餘的一切事。

他—吾愛,我們永矢同穴麼?  
我心無力,我需遠去。

她—有甚躊躇?如不合意  
我們儘可力求仳離,

他因為恐怕與一婦人訂婚而致她爲他詩業之障

礙。歌德於是竭力壓制他的熱情，他復表明他的主義於別一詩中，其詩名Wahrer Genuss，意即「真樂」。詩如下：

少年慎自制，  
無爲情網陷。  
保持爾自由，  
無牽亦無掛。

我們可以相信歌德與婦女的關係是爲他的箴言所指導，當他名聞愈高年齡愈進時，他禦防女性的誘惑，可於下列響語中見之：

祇要這時未被俘  
你將百遍逃網罟。

歌德之初愛是屬於無害之性質的。一七六四年他正是個十五齡的童子，崇愛她的 Gretchen 比他稍長數歲，或許有十七八歲光景，她是個良淑的女子，生涯的變遷使她遜順而深思，致此膽大少年亦感印一種清潔靈魂的端嚴，比如有一次，當她斥責他與她的朋友諷浪時，他見她可愛不能自持便要去撒抱她，但她昂然立着，「不要和我接吻」她說，「那是粗野的，你祇盡量

愛我就是了。」

Gretchen以前像是個孤兒，大致是 Offenbach 那裏的一個酒店傭保之女，而撫養於親戚人家的，她的族氏不知道，歌德在她的家中認識一人且薦於其父求一位職，後來此人變為壞徒時，在考查之中 Gretchen 說歌德是一童子，這個大大觸忤了他，後面「質與文」中一段批評敘寫歌德當最初的情愛失望時之感情。稽查的結果既如他的教師所說一樣述過後，他接着說：

「後來我容忍不得了，便問 Gretchen 究竟是何狀況，我於她曾有一次表示最過堅的親密。我的朋友搖頭微笑。『平靜你的心，』他答道，『那個女子很好的經過了她的考試，且獲得有關於此事的名述證詞。他們曾發見她一點微瑕。她甚至得着訊問她的人之同情，以及不能不承認她移開此城的人之同情。便是她宣言關於你的事，也只有增加她的榮譽。我自己曾私自讀過她的口供，並且看見了她的簽押。』『簽押！』我驚呼出來，『既使我這般高興又使我這般為難。那麼，她承認過什麼？她簽過什麼押！』我的朋友遲遲不答，但是他臉快活的樣子示我他沒什麼危險的藏膏。『假如你一定要

知道，那末，』後來他說『當訊問她關於你及和她的往來時，她答得十分坦白：我不能否認我當時高興地見過他；但是我往往把他當小孩子看待，我對他的愛情實在是像姊對弟的一樣。無論如何我祇給他忠告，並未嘗慫恿他去作任何嫌疑的行動，我還防止過他參與足以使他陷入苦惱的妄誕行徑。』』

我的朋友還不息的敘 Gretchen 像一位女師在說；但有些時候，我沒有聽他的了。我異常地惱恨她在報告中將我視為孩子，於是我立刻相信我對她的熱情消化了。我還忽忽地告訴朋友們說一切事現在通過去了。我也不再提她，不再稱她的名字；但是我不能丟掉她的惡習慣，和回憶起她的面龐她的鬢髮，她的態度，實在的，雖是到了現在，一切都在另一種光中顯現於我。我覺得一個最多不過大我兩歲的女子就把我視為小孩的事實在不可容忍。我曾想我同她過了一度聰明，伶俐的少年時代。」

Gretchen 的記憶保存在歌德的「Faust」中，此女英雄還負着她的名字。

(創造日)

# 歌 德 論

Wittfogel著

彭 芳 艸 譯

(生於一七四九年，死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 一 黑格爾紀念後的歌德紀念

歌德死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他的死後百年紀念引起了定規的布爾喬亞的歌德祭典，並且產出一些其內容與長度恰相反的紀念文字。一九三一年，各國的布爾喬亞舉行黑格爾紀念。一九三二年，他們又要紀念歌德。他們對於這些知識的巨人，並不甚了解，他

們不甚了解黑格爾，恰似他們不甚了解歌德。布爾喬亞一方面要把握像黑格爾和歌德在歷史地位上的現像而缺少方法的素養；另一方面，因為布爾喬亞現時覺到他們已是資本主義制度危機中之東西，陷於四面受攻擊的絕地，想真去了解他們是政治上地不可能的。承認關於歌德之特殊地位——其生活與著作——的真理，就是說自認為不良的社會情形（狹隘偏急）使這偉大的天才受到阻撓而頹唐了。承認關於歌德的真理，就是說斷定社會次序有罪，創造力（物質的和文化的）的發展在社會次序中，為利己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而犧牲了。

## 二 馬克思與恩格爾論歌德

馬克思和恩格爾有好幾次對於歌德的問題，表示他們的意見。其最重要的話，關於歌德的，載於一八四七年的“Deutsche Brusseler Zeitung”中，其原文於下：

“歌德對於他當時的德國社會，採取一種二重的態度。他曾經一時對牠仇視，如在“*Iphigenia*”和在意大利

利全部旅行時間中，他竭力逃避引誘他的什麼；他像 Goetz, Prometheus 和 Faust 一樣，對牠叛抗；像 Mephistopheles 一樣，對牠加以殘酷的譏刺。另一時候，他對牠親密；像在“Majority of Zahme Xenien”和牠的詩中一樣，使他自己適合於社會；像在“Maskenzügen”中，對牠大行贊揚；實際上，他保衛社會抵抗那暴發的歷史運動，例如在他一切的著作中，常常說到法國大革命。不僅有對德國生活的個人觀點，歌德認這觀點足以抵抗侵犯他的別人。他常受各種情感所控制；在他的心中有那為悲慘環境所困憊的天才詩人與“Frankfurt Councillor”或“Weimar Minister”之胆小的孩子（他們視降服與對牠習慣為必要）間的長久之鬥爭。於是歌德有時勇往，又有時怯弱，有時是輕敬的矚視世界的天才，又有時是審慎的，自私的，偏狹的庸人。歌德甚至於不能戰勝德國的悲慘，反而悲慘却戰勝了他，悲慘克服了這偉大的德國人的勝利是個最好的證明，牠完全不能由內心被克服的。歌德是過於廣大的和衝動的生物，過於偏重感覺，要像 Schiller 似的達到康德的理想以解除這種悲慘。過於洞悉一切，竟

不曉得這種飛躍因為極端的痛苦最後使他自己變為無上的悲慘了。他的情感，他的力量和他的全部身心的趨向，勸他過實際生活，而他當時的實際生活偏是悲慘的，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形之中，他只得生存於他不得不輕視的生活範圍中，而且又被限於他唯一能活動的生活範圍內——這就是歌德常常在自己身上看見的狼狽狀況；他年紀越大；有力的詩人越退到那卑鄙的“*Weimar minister*,”之後了。我們不像 *Börne* 和 *Meuzel*，不自由地探討歌德，但是因為他常常又是個庸人；並不因為他對德國的自由不能熱烈努力，而是因為在拿破侖清除那偉大的“德意志污穢馬廐”時，他還威嚴地幹着最小的德國朝廷之一的瑣碎事務。(MY emphasis W.)

### 三 德國的苦悶

如果讀者要科學地了解歌德，讀者必須要按照馬克思和恩格爾對歌德從事其創造工作之社會環境加以分析的例子進行。生產之落後與現代階級之分化，僅形成他們的最早的形像，所以布爾喬亞革命要素仍然未

發展——就是一般的社會形像，據馬克思在一地方所說，歌德死後還繼續存在十五年之久，並且造成對一個德國詩人這樣無望的情形。到由英格蘭和法蘭西傳播的布爾喬亞革命觀念，影響歐洲全部時，德國內一個青年布爾喬亞詩人就可以認出和描寫對於眼前的封建獨裁主義之反抗言論了——在這長時間的爭逐中，他不歸於投降，即要反抗。馬克思又說過，環繞着他的苦悶，有種極大的催眠作用；舊的勢力與新社會勢力之一致的弱點影響了他。歌德必然降服於這種法則了。Weir-mar 的廷臣逐漸戰勝這“有力量的詩人”了。

#### 四 爲什麼有力量

歌德一方面是有力量的，因爲他的性情和他的身力，因爲他對於真實之特殊的感覺，另一方面，這特殊的感覺（能力）與那天賦的非常機智及創造力相融合。在歌德論及實際生活的言談中，有一種單純的唯物論的特性。牠只是一種質朴的唯物論，使歌德在下列的話中，提到一種唯物論的藝術原理：

“創作物的內涵是藝術之開始與終結。真的，人不

能否認天才（有訓練的藝術的才能）受了正當的待遇，便可以從任何種材料創造出各種作品，並且駕御那最相反的材料。然而，親密地考察一下，牠所產生出的技巧，遠過於一種藝術的製作了。”(Poetry and Truth, Vol, II, 7)

莎士比亞(Shakespeare)得到“生於成熟期的利益。”莎氏的創作之豐富，須“感謝他的故鄉”。所以，按照歌德自己說，天才是否創作出藝術的或技巧的作品，是否所作的豐富或貧弱，依賴於天才所不能駕御的物質環境。

## 五 限制

歌德不能常保持這種唯物的觀點之深點，其存在之處，也不與素朴的辯證法原素相結合。歌德如多資的市民之子，又如獨裁主義的奴隸似的工作。他於理論與實際上，均斷言社會按照財產而化分；維特(Werther)說過：“我像任何人一樣知道社會按照財產而化分，是怎樣的需要，那給了我多末大的利益”。但是，歌德因此阻住自己達到一種進攻的辯證法的態度。

## 六 叛逆

因為他對於真理（陷於大布爾喬亞的階級態度而無辯證法的尖銳）異常地願望達到的結果，歌德不得不看見而且努力解決他當時的問題了。解決這些問題，雖是由大布爾喬亞的觀點，其意思是批評現存的秩序，反對牠的某些種外表（如果不是全部反對）；倘若不算革命，至少是一種叛逆。歌德，尤其青年的歌德對於習俗的感受之“羅可可”（Rococo）（註）似的堅強，採取一種叛逆的態度。一種放蕩的大布爾喬亞的生活風格，一種習俗的簡單而粗暴的言語，一種對於情詩之完全，異教徒的觀點，使Weimar時代之前與Weimer時代初期的歌德表現出特性了。這個時期的很多詩篇，如維特（Werther），浮士德第一部中的許多頁，“Stella”之最初的意想，“Wilhelm Meister”的早年部份，以及他與Christiane Vulpius的自由結婚，都是這樣的一種叛逆態度的表現。

這種態度，在對那時統治階級的和基督教的攻擊中，以及直接對社會次序之反抗的批評中，達到最高點

了。於“Wandering Jew”一詩內，我們看到對神的基督教世界，加以殘酷的描寫。於“Mahomet”一詩內，他建立了萬有皆神的世界觀點，以對抗那流行的宗教。‘浮士德’之初部中的浮士德的懺悔，早經刊佈，仍可生存於現代，喚起了一切教會團體的不快。“Prometheus”的獨語，雖出自最偉大詩人之筆下，却是一種純粹俗人的觀點。神的世界正式被認為仍然存在著，但是同時，牠失去了一切價值了。

“Gotz von Berlichingen”的第一首(1771)內，對那“喝掉農民最後一滴血”的“消滅田奴之幸福，毫不痛苦地吮血餐肌”的封建地主，曾施以最刻毒的攻擊。只有作武士的和代表死亡階級的Gotz，叛變了現存的次序，或者倒是叛變了現存的次序之新形式，這由反動的觀點而批評中央集權之發展的“痛苦的不幸者”；實際上與其想像中，都不是革命的。“倘若農民受到各方面的損害”，他要幫助這些謀叛者。

維特對於遠拒小資產階級的貴族之怨言，目的不在打倒貴族的特權，而在擴充小資產階級的勢力。Egmont，像Gotz一樣，是違反其意志的革命領袖。歌德倒像

Gotz 一樣，要以商酌的方式，來剝奪驕侈的專制（他承認而且劇烈攻擊其利齒）。

於“Gotz”內，於“Prometheus”內，於“Ufaust”內，德國的布爾喬亞，那時批評，反抗，而且進行要求現存組織，現存觀點，和現存生活方式之改變；雖然那叛逆的代言人面臨着布爾喬亞之懦弱，而被力量問題所驚退了。

## 七 Weimar

歌德的生活外形是一般都曉得的。他於一七四九年生於 Main 河上的 Frankfurt；曾在 Leipzig 和 Strasbourg 讀書，在一七七一年返回他的家鄉；正在他從事創作時候，被召至 Weimar 的小朝廷去了。並不如一切傳說所說，Weimar 終於陷他於不幸的環境裏。他在那裏“自由”地活動。但是多大的代價呀！

一七七三——一七五年開始的無數叛逆工作被拋棄了，而永遠不能完成。這些中有“Julius Caesar”，“Wandering Jew”，“Mahomet”，和“Prometheus”。

他住在 Weimar 之後，其創造力似乎衰退了。十年

之久，不爲瑣事所擾亂，他也未創作出來什麼。到一七八九年，萊茵河之對岸，大革命之火燃燒起來，這小朝廷的空氣便證明是更爲有力了，而更爲消滅志氣了。歌德在其作品中，對於法國大革命，或對於拿破侖清除“德國污穢馬廐”的工作，態度總有一方不公正。爲保障獨裁政權的利益而抗德國內也燃燒起來的革命火焰，他不得不毀滅自己的“真實”的淵博知識，而杜造偏曲的生活圖畫，以代生活之真理的畫圖。

但是，歌德的根本的唯物論力量，無論怎樣被抑壓了，甚至於在 Weimer 時也不能被毀滅掉。對於一個宮廷問題的偉大描寫之傾向中，（如 ‘Iphigeuia and Tasso’）他舊有的叛逆精神暴發出來。（“God and Bayadere”，“Bride of Corinth”）並且，在‘浮士德’末尾時，Mephistopheles 譏嘲地握起照向着封建朝廷之世界的鏡子。“Wilhelm Meister Wander Years”中所含的宗教，統一基督教，哲學，異教意味等，雖然對基督教退讓，然而直到現在也還不是所謂正教的東西。

同時，他對於“真實”之辯護，只是不正當的發洩。他以保守的改良主義者的態度，與 Weimar 政府糾

纏着。他那時開始研究自然科學了，而那佔了他身心活動的大部份。自限爲詩人的唯物論者，以研究自然科學之最大的熱情來表現自己，自然科學不會給他以政治上的負擔。地質學，生物學和動物學之發現革命原理的最初努力，在歌德的著作中找得出來，自然科學部份佔了他全集的十三冊。

## 八 遺作

恩格爾要爲無產階級革命紀敘，描畫一個“Model”時，他想起如全部巨大的歌德形像，他揀選巴爾札克，而不挑定歌德來說。馬克思在戲劇中作同樣工作時，他稱頌歌德，不揀選巴爾札克。反而挑定沙士比亞來說。歌德的悲劇，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全階級的文學中的悲劇，於馬克思和恩格爾的這種態度上表現出來了。青年的德國布爾喬亞，不足以担負最有力的詩人，必然地使他被陷於Weimar朝廷生活的不幸之中。他的非常的創造力在那兒，逐漸隘窄了，而且與日俱偏了，實際上到最後，被排斥於詩的活動之外了。

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公平地記敘歌德的發展與創造

活動中博深的反抗言論。在歌德當時，布爾喬亞不能如此，而且較後（到大勞動運動開始時）也不能創出他們大布爾喬亞文學；今日，他們不能，也不敢正看關於歌德著作之基礎與發展的真事實。他們甯可表面去“繼承”“他們的”歌德，著重他的一些個人形像，在現在顛覆的情形中，那對於他們是可忍的，贊成的，或安適的。他們被胆大的天才所驚退，而謙卑地受承認“真實”所產生出的每件事，如狹隘，短視——簡而言之，歌德生活與著作中的德國災難的表現。現在的“歌德百年紀念”又給了布爾喬亞一個新的口實，好以其青年期中的廢物來掩蓋其老年期的衰頹與腐敗。

（註）Rococo係十七八世紀盛行於歐洲之一種建築式。

# 論 歌 德

阿衛巴赫作  
傅平譯述

一八二八年，在“莫斯科報知”報中，披露了歌德底詩，是盤恩哈特轉給波果丁，答覆賽維萊夫底“浮士德”中一斷片“海倫”之翻譯的。歌德在寫給作家樊奈維諾夫底團體的信中說：“請你如前一般，把有利於你們底國人的東西介紹過去。要注意着你們底君王和他底明智仁慈的意向，而完成你們底任務。誠實人所能做到的事情，都是有益的；蚩蚩者者所能理解的事情，都是有用的。願永遠作為鼓勵你們的報酬的，是你們心底

和諧，與你們底領袖們底贊助”。

尼古拉第一底憲兵，對於這位偉大的詩人回答迪卡勃黨人（註一）底暴動的信是滿意的！歌德底這封信並不是偶然的。爲歌德那時代的德國及其資產階級底“歷史的無力”所克服的歌德，在這封信中，多多地表現着那種“明智”

但是，我們，怎樣來估定歌德呢？歌德是資產階級底歷史的勃興期中的天才藝術家。他是可當作一個對抗封建主義，對抗地主與貴族，那一時代的新的世界觀之表現者。他可當作一個藝術家與思想家，從開展着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中發現許多矛盾；無意地暴露了資產階級完成壓迫的民衆底代表者之任務底暫時的與過渡的特質，在這一點上，他是偉大的。

歌德是德國的現實所創造的。但他之成爲偉大的思想家，是由於國際資本主義社會的力量。他不得不墮到這般低下的地位反映和表現本身階級之興起！法國資產階級之握到政權，是經過了多年的革命，經過了拿破侖黷武時代。德國資產階級與之相較，是輒弱得多了——牠營營於細微的政治買賣，向歷史的競技場挑戰，

俯伏在地，諂諛地搖動尾巴，流淚而呻吟。

歌德是這樣的資產階級底策略底歷史的表現者，他出身於這個環境，他是牠底代理人和代表者，他成爲牠底政治的無力，庸儒落伍——較之法國資產階級底進步的事實——底犧牲者。

歌德看到了法國智識者底行動的展開，他曾是德國“狂飈運動”底首腦，在威瑪宮中住上十年之後，從意大利歸來，就遇到法國大革命；從那裏逃亡出來後，他一步一步地緊隨着法國的階級鬭爭之展開；他看到拿破侖之出現與死亡；他經歷過一八三〇年新的法國革命；他成爲一位成熟的作家，認識了釋勒和拜倫底文學的工作，也看見他們底死；他研究自然科學底許多部門，可算是百科全書般的有智慧的人物。他評價他底色彩論，較他底任何文學作品爲高；實際上，他又是一個非常的哲學的自然主義者。虛僞的古典主義，感傷主義，世界的痛苦，新浪漫主義者，海涅——在他生命底綿延中，他看到一切。

在歌德底一百四十三卷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矛盾。——這不僅可以直接的證明，就其有觀點之

移置方面看，有相反的斷論，妥協地共存着。

現代資產階級底各社會層可把歌德，或當作一個反動派，或當作一個平凡的自由主義者；或是人本主義的世界人；或是瘋狂的國家主義者；或是國際聯盟底理想的前進；或是專制主義的保守派，或是直覺論者的理想家，或是主經驗論的實用主義家，或是達爾文學說底同感者，或是進化論底死敵，——唯有我們，不欲把歌德硬裝作一個辯證法的唯物主義者。你們却要適當地理解和說明歌德底生活之合法則的形態與意義，歌德底創造的能力以及歌德底行動。

新興資產階級底偉大的著作家，不是和滅亡中的資產階級同樣有力的，理解歌德，——在說明資產階級底自然進程中，——就是意義着對抗資產階級的鬭爭。

“歌德在他底著作者中，雙重地表現着當時的德國社會。他對德國社會懷着敵意。對於歌德，德國的社會是使他作嘔的，他想避開德國社會……用梅非斯脫底熱烈的嘲罵向德國社會傾潑。但相反地有時他竟與德國社會和好起來了……頌揚着牠了，……保衛牠不受攻擊，尤其是在他底論到法國革命底著作之中可以

看到。”……

“歌德有時是巨人般偉大的，有時却思想狹隘；有時他是桀敖的，嘲虐的，敵視世界的天才；有時他是謹慎的，滿足一切，短視的俗物。歌德沒有克服“德國的無力”底力量，相反他却屈服於德國之前。這種君視最偉大的德國人底勝利，是那種無力不能“從內部”來克服的最適當的證明。歌德在釋勒底逃避中走到康德底理想，從“無力”中尋求救星，他是太宇宙的，太活動自然，太肉體的了。他是太聰慧了，不能看到這種逃避之結果，不過形成一種誇大的來代替那狹小的“無力”而已。”

“他底秉性，他底力，他底整個心靈的意向把他推到現實生活之中，但是這個圍繞他的現實生活，是值得可憐的。當這兩難之前——他唯一能做到的，是生存於這個他不得不憎惡而終不能與之鎔和的生活環境之中——歌德永遠是在這兩難之前，他越是年老的時候，越向後轉，降服於那無聊的威瑪大臣的職位之前。”

這段關於歌德之值得注意的描寫，是昂格斯作的，我們從這點出發，便可分析歌德底創造行動。而這段描

寫，正是使我們去追蹤歌德底矛盾之演進，給以階級的評價。——這矛盾，便是天才的藝術家與生活環境間的矛盾；便是與貴族的資產階級作交易的詩人與他底階級底社會實際之間的矛盾。

歌德猛烈地攻擊法國革命。在他底信札和藝術作品中，我們發見許多關於這方面有力的證明。

對於法國革命之消極的態度，幾乎是全德國資產階級底態度。歌德底觀點是他底階級底路線；在他覺得，與其步着法國底後塵，甯願匍匐於無數的微小的公爵與親王之前。

在歌德對於法國革命底態度中，我們也能指出某種雙重性，而這種雙重性並不屬於他底個人的——牠是德國資產階級底雙重性：追懷着資產階級式的民族的統一，但沒有革命的勇氣，懼怕着“平民階級”底關爭。

這種，為德國資產階級底演化與實況底特性所產生的雙重性，畢竟是資產階級在一切民族革命運動中的行動底典範的姿態。

在“威廉梅斯特”中歌德所愛好的是什麼呢？“建築於敬神心之上，以努力與秩序來保持發揚的家庭生活，——既不過分闊大，又不過分偏狹，對於能與力是最好的園地……在這裏，在我面前我看到慾念底限制與為未來而作的工程，謹嚴的準確與自制，真靜與活動。”

這就是路程底全部，在那上面歌德“拍羅梅推”走到“潘杜綠”，從“古茲·望·勃里見根”走到“愛脫蒙脫”從“維特”走到“被選擇的親誼”，從“古浮士德”走到“浮士德”底最後的蛻化物底第二部之譯點。

但是，這個不太闊大也不太狹小的敬神心，與謹嚴和自制底教言是怎樣的？這個俗物的限制與資產階級式的自滿底教言是怎樣的？這漸進的道德主義和庸俗的鬪爭，如何與反叛的維特底姿態及浮士德底永久反叛的靈魂連繫起來呢？

在維特底性格中，正有着摩西與謨罕默得底性格之進化，這種性格支配歌德底青年期之後，他便走到威廉，梅斯特底性格，威廉在象徵着誠實，渺小，簡單，有限制 專門化的。

在興登堡，勃魯甯，格郎納而，格列姆，霍卜特曼，

湯麥司‘曼思等等——資產階級底德意志底上級司令官底簽名的歌德紀念日底公開的告人民書中，我們讀到：“歌德負着人類自然一切矛盾，從他底內部的本質之熱情的二重狀態而走到解放的調和。”

好個人類自然底一切的矛盾！不，歌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為他所能發現的，不是這彷彿永久的不變的“人類自然底一切的矛盾”，而是在資本主義下進化着的德意志底，在生長中的個人主義者底許多矛盾，那時，那些矛盾還是在胚胎的狀態之中；那些許多他們當作是實際的可解決的或不可解決的矛盾，我們都應該有正確的認識。

“解放的調和”——是彼時克服了歌德的德意志底“無力”底今日的代表者們關於歌德的意見。一定，他底“Olimpismo,”他底“古典主義,”他底冷靜的假面，絕對不是——如若干人所懸擬的——超過現實，克服現實，及在思想之尖端除去現實底矛盾中底歌德底超人性的表現，而是接受與認識環境之最安全的形式。

“行動在一切之先”，——是浮士德校正基督主義者的話：“理論在一切之先。”在實際中，在人類的創造

中，在偉大的行動中，浮士德發現了對於自己底在探索着的自然底出路。

浮士德久已變爲普通的名詞了：如浮士德式的人，浮士德的技術，浮士德的靈魂，浮士德的文化！

“浮士德是整個文化底肖像”——史賓格爾這樣寫過德國法西斯主義底主要理論家，羅森堡，說：“歌德以浮士德來表現我們底靈魂中用各種的姿態生活着的永久的生物。”

浮士德式的人就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浮士德底問題就是他底人生底哲學問題。歌德在這裏不是一個簡單的偉大的生活描寫者，和寫實主義藝術底大匠。在浮士德中歌德是一個最偉大的詩人，思想家，藝術家，哲學家。通俗的和深入的描寫底大匠。個性，自由的個性，個性底運命，個性底能力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這就是浮士德底論題。這樣，歌德以資產階級的個性勇敢地深刻地男性地創造歷史的象徵，幾十年來保持着他底影響，及在地球上最偉大的價值的地位。

在浮士德，問題祇觸到過去的反叛之棄置，而沒有觸到那些討厭的問題之答覆，也沒提到矛盾解決。或者

更確切的說：浮士德在逃避的行動中發現了答題舉出路。浮士德發現了走向上帝之路，便屈服了而且停止如前那般的探索事物是的，歌德是被銘化於包圍他的環境之中了。這是唯一的他所能夠做到的。”

“浮士德式的人，”較之封建時代的人的典型，在人類底進化過程中，已有偉大的進步了。

“浮士德式的人”表現他能夠把克服自然和技術進化底事情，猛烈地向前推進的。但是“浮士德式的人”與“浮士德底時代”不能創造偉大的全美的人的個性，歌德這樣正面地幻想着，但終於否定牠在“浮士德底時代”存在底可能性。他在“威廉·梅斯特”中宣示說：“現在單面性的時代到來了。”

那末何處是出路呢？這裏是希脫勒底答語：“放棄了德謨克西的大衆的世界觀，把這個地球交給最賢良的人民來處理，就是說，交給那些社會底上層階級。這個階級應該服從貴族主義的原理，以賢良的心靈保證着領導權與極度的權威。因此這個世界觀不是建築在大多數人民底觀念上的東西，而是建築在個人的觀念上的東西。”

那入選的民族，即是若干受選的個人組成的一個民族，是優秀的人種，而其餘的不過是畜牲，應受人家底指揮；而在被選取的民族中，一部份是人，而其餘的是無個性的羣衆。邏輯在這裏，這就是資本主義底邏輯。這是資本主義的野蠻底邏輯，這是回返到中世紀時代的邏輯，這是歷史恐慌的邏輯，出路就在這裏，不是通過人類文化底毀滅，便是不可避免的通過世界普洛革命底勝利。

希脫勒底答語，在其本質上說來，是資產階級的觀點上所推論而得的最橫暴的坦白的答語。那些戴假面具的人們底清談，對於希脫勒底答語，並不是一種反抗。唯有我們底理論與實際，乃是對抗着希脫勒底答語的。

產生資產階級僱人主義底政體，自己把生命力消盡了。我們底集團主義乃是個性底生長底條件與前提。“在經濟的組織及人們底意識中戰勝了資本主義底殘餘（第十七次大會），”我們埋葬了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同時斷然地清除人類個性底生長之道路。我們的工作，是在戰勝資本主義的專門化底一面性。我們是去除

心靈與筋肉勞働之對立，社會主義的技術是在戰勝資產者的技術之被限制性，而在生產程序之中，使勞働者在實行着他的任務。我們是新人在世界變革底程序中生長而且堅強起來。這新人底革命思想與實踐，不祇催毀了激動浮士德式的人底一切問題，而也建立了新的，更複雜的，深入的，特殊而多方面的問題。

“在浮士德”中，歌德不僅僅指示出封建的生活基礎與資產者的社會底新人之間的矛盾 這還不明顯嗎？歌德底天才已理解資產者的個人主義底典型自身及其歷史的實際之間的矛盾而表現出來，這還不明顯嗎？浮士德底獨白底終曲的話是說：“地上的理智底最後結論是 唯有每天為他們而去鬥爭的人，是值得生活與自由的！”——久已不是現代的『浮士德式的人』底行動規範了。

但在我們，如浮士德樣的，去搜索某種純正哲學的真理與不能達到目的的精神病，是沒有的，在我們所有的祇是對於今日的實際之最大的滿足，這種滿足，永遠是產生未來的鬥爭底更高的熱情，刺激革命的積極性 浮士德式的人，不是有着宇宙的不滿，便是一個自

滿的俗物。在我們，是在理論與實際底最極致的統一中教養着的，——這不是俗物的實際主義底意義。——而是完全的，精神堅強的，受歷史的樂天觀浸潤的。

在浮士德底不滿中，有一種和結果底相對性妥協的厭憎。但是這些相對的結果及絕對的追求底對立，是相對的。波格達諾夫，（如所有馬赫主義者一般），在認識我們底知底相對性中，是除外了絕對的真理底最微小的容許的。而昂格思則從相對的真理之中，構成一個絕對的真理。波格達諾夫是一個相對論者。昂格思是一個辯證的人。我們底向前追求，是不需要憧憬于那不可達到的絕對的真理底鞭策的。

\*             \*             \*

歌德充分理解德國資產階級底歷史的任務，也看出了它底無力的方面，悲觀地估定了它底力量，對於資產階級企圖顛覆封建主義底傾向，他把資產者的誕生與封建主義的勝利對立起來。他寫實主義般的正確地估定自己底地位——是的，科學與藝術是一個惡劣的安慰，但是給威瑪大臣底行動所拘束着的事，是更好的安慰嗎？法國大革命的路，德國資產階級是無力踐上的。

——因此，他離開這條路而向別一條去，在那裏，他彷彿覺得有一種働能存在着，這種働能會使德國的人民有力量去擔當那偉大的事情，——當將來光輝底日子到來時候。”

“鐵道——這是引德國以儕于統一的東西”，——歌德晚年觀察到這。但是他知道，他底文學的工作是努力于這同樣目標底實現的。

歌德底著作生涯，是德國底民族資產者的統一底準備，和爲這種統一而發的鬥爭。在這樣事件之中，估量他底任務是不容易的。歌德此項任務。正是對於現代德國資產階級的譏笑。在它底民族解放鬥爭底發展的曙光中是何等的懦怯，在它底崛起的時期中，如何領導着對抗拿破崙的“解放”鬥爭。在這類鬥爭之中，牠以俄國哥薩克底鞭代替了法國底統治，——在現在，也是一樣，爲結束它底歷史的存在，它以它底統治加強了德國底民族底恥辱，因凡塞爾和楊格計劃而淪入於奴隸地位。誰是要思考歌德底行動底歷史的價值，誰都應當知道，歌德底繼承者底任務對於現代的資產階級，是格格不相入的。現代資產階級底遺傳到他底妥協與庸俗，他

底思想狹隘與頹廢——而受這一切底領導，模倣着，再不能更前進一步了。

“歌德底名字對於德國的人民，與聖書約翰有同樣的意義，它宣告着內心的和平。”——興登堡，白魯甯和克郎納在他們底告人民書中又這樣寫着。

他們之辯護着“內心的和平”，是當作德國底民族解放鬥爭底失敗而辯護着的。實際這種和平，他們是永遠得不到的，唯有我們社會解放後始能存在。

他們辯護着“內心的和平”，是為他們底政治，統治階級的壓迫辯護着的。他們之推崇歌德，並不是在他實現了他底歷史的使命——為德國民族解放而鬥爭——的這一點，而是為掩蔽他們今日的懦弱。他們今日的無力，他們今日的平庸。但是歌德底偉大的一面底繼承者，並不在脫離政治的場面上找尋出路，而向“最遠的處所”走去，——他們是力強的，他們底事情勝利了，他們底勝利是被保證着的——他們鬥爭着！

※            ※            ※

歌德注意地思考到他底著作手法時，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問題很感動他。歌德企求着客觀的寫實主

義從現實走出，從個人的走向一般的，把個人的不當作偶然的來考慮，而追索其“法則”，這樣就規定了歌德底工作，在著作底發展中，他甚至證實了對象本身底自動，某次在“浮士德”中，許多範疇是觸到辯證法的論題上。然而歌德無論如何不是一個辯證的唯物主義者，對於我們，和那偉大的理想家黑格兒底哲學的遺產之對於我們，一相比較，他底著作手法是相對地無甚價值的。

歌德底世界觀底高超，與他底階級及時代底水平相較，規定了他底最偉大的藝術的天才底成就。他底著作的實際是他底世界觀底任務底最大的證明，而其豐富與深入足表明其力強，而對於現實，其豐富的藝術的天才的推理，使他深入到現實之中而表現其促進現實底進化的有效的行動。但是，歌德底世界觀底根本的缺點，也可作為他底寫實主義底無能，他底觀察環境底局限性，他底手法底一切缺點來說明。

歌德想完整地感知生活，他以為由於無黨派性和超人間性，可以達到這種理解底客觀性，

一個詩人是應當追求理解整個現實嗎？無疑的是！

摒棄“黨派精神”是獲得這種理解底條件嗎？那可不是的。

歌德幻想着樣完整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之中誰都能把握它底整個的蘊藏，它底各部份，它底多面性——不是枝節，而是全體，因此他反對主觀主義底傾向，把他底客觀主義當作武器。但是這樣固定着的理解，因對於事物的實際上的關係——也因在藝術的理解底範圍中，而動搖了。這種實際的關係，是否意味着全體底感覺與理解之喪失呢？是的，一切資產階級底藝術家，一切現代的藝術家，除出新興藝術家之外，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事實上，歌德較之釋勒，黨派色彩並不稍減。歌德底客觀主義是虛構的。他宣傳着客觀主義。他有時是偉大的，有時是渺小的，有時是庸俗的，有時他底客觀主義意味着對資產者底傾向的抗議，解剖着自己所追求的世界觀底可能性。有時他底客觀主義表現逃避現實底矛盾，守護自己底穩定，因“世間的空幻”而生的困惑。他底客觀主義永遠不是而且不能是超黨派主義的。他對釋勒底黨派色彩表現着自己底無黨派性，但是這

正是資產階級的偏見底另外一種形體！關於這一點，歌德應當自己來回答自己。有一次，在給徐而德的信中，他寫道：“即使是一則最平常的紀事，當它被寫出的時候，也帶着這時代底精神的。”

在藝術作品中，對於現實之評斷，歌德確是有黨派傾向的；他是有成見的，他把現實底某一方面更美化了，而他底偏見常常是資產階級底歷史般的進步的使命之表現；對於資產階級底另一方面，他不作一聲。但是這使他感到煩惱，在與黑格兒交換意見的幾點之中，開始他悲觀地測看將來的藝術。

歌德有着充分的權利來悲觀地評價，連繫於資產階級底在生活中的勝利，資產者的特性之成長，和資產階級在文化上的霸權之上的資產者的藝術，文學，與詩底將來。……（下略）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吳半譯畢

（注一）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暴動的參加者

（武漢文藝）

## 歌德的生平及其著作

魏 以 新

約翰·倭爾夫岡·歌德(Johann Wosfgang Goethe)于一七四九(清乾隆十四)年生于德國麥因河畔之法蘭克福(Prankfurt am Main),父名約翰·卡斯帕,歌德(Johann Kaspar Geothe),爲皇家顧問,母名卡特利納·依利薩伯·忒克斯安(Katharina Elisabeth Textor)。外祖父爲法蘭克福之市長。他的弟妹大都夭亡,所存者惟妹科涅里阿(Cornelia,)與歌德感情甚篤。他父母給與他的影響,以他自己在一首有

名的詩中說得最爲明白：

體格父所遺，  
涉世能律己，  
母授以歡欣，  
賦詩彌自喜。

他早已發憤讀書，學習古代和現代語言，均不感困難。他于一七六五年赴來布悉（Leipzig）學法律。但他對於文藝的興趣早已比對於枯燥的科學興趣濃厚得多。他在這裏讀雷興（Lessing），溫刻爾曼（Winckelmann）和薇藍（Wieland）諸家的著作，學繪畫，學刻銅版。他與安娜·卡塔利納·薛可夫（Anna Katharina（Schoenkopf）往來，得到了第一回痛苦的愛情經驗。他失望之餘，陷于一種放浪生活，終于大病。他帶病回家，父親時，都性情嚴肅，甚不高興，直至一七七〇年痊愈住在法蘭克福。同年四月他到街堡（Strassburg），一七七一年得到學士的學位。他在那塊的朋友爲薩爾池曼（Salzmann）勒爾舍（Lerse）容·斯提凌（Jung = Stilling）及不幸詩人冷慈（Lenz）。對於歌德創作和思想有最大影響的，是他在這塊結交赫爾德（Herder），他叫

他不摹仿法國的文章格式鼓勵他研究德國本來的體裁，他在街堡時代，也與塞辰海木地方教士的女兒菲特利克·布利戎（Friederike Brion）戀愛，作了許多青年時代的愛情詩。歌德回到法蘭克福加入律師團體。但對於實習的事很疎忽。反之，他却在這裏起草“哥支·馮·柏立與根”（Goetz von Berlichingen）一劇，這是他受赫爾德影響與崇拜莎士比亞的結果。

一七七二年，歌德因父命往衛慈拉Wetzlar最高法院，準備從事高等法律職業。他在那塊愛上了卡羅得·布夫（Charlotte Buff），一個官員的女兒，已與秘書刻斯特內（Kestner）訂了婚。在衛慈拉又有一個少年叫耶路撒冷的（Jerusalem）因為不幸的戀愛自殺。這樣一切情形成熟了歌德做“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中國有郭沫若的譯本」）的計劃，一七七三年歌德又到法蘭克福，完成了“哥支·馮·柏立與根”，自己印行。他立刻出名了。一七七四年‘維特’出版，不但聳動了衛慈拉，而且聳動了全世界人的耳目。維特被譯成二十六國文字，拿破侖也把它帶在隨身行李裏。歌德久已計劃到意大利去旅行，一七七五

年正要動身時，威馬爾（Weimar）的公爵卡爾·奧古斯特（Karl August）來延聘他，于是他往威馬爾去。歌德在這塊領袖其他逸彥，做了許多“才子行動”，頗為羣俗所譏誚。一七七六年他與斯泰因（Von Stein）夫人訂交，薇藍已經在威馬爾了。同年歌德做了樞密參贊，把赫爾德也羅致到那塊去。歌德在這幾年內，表現着一種豐富的行政才幹，文學創作自然因是遭受損失。雖然如此，但在他履行職務之暇，于一七七九——一八二年間，仍作成了哀格蒙特（Egmont『中國有胡仁源譯本，見商務萬有文庫』），易菲革尼（Iphigenie）與塔索（Tasso）。一七八六年歌德從卡爾斯巴德到意大利去，知道這個旅行計劃的只有威馬爾公爵一人，至一七八八年中才回來。歌德在羅馬淹流了許久時光，與畫家提士拜因（Tischbein）女畫家安革里卡·考夫曼（Angelika Kaufmann）往來。他在這裏深刻研究古代文藝，開始他自己真正的 Klassisch（成熟）時代。

一七九〇年，歌德擺脫了他在威馬爾的行政工作。他只管理美術科學部，一七九一年兼任威馬爾宮中戲院長。他因為以前突然起程到意大利，與斯泰因夫人

的關係疏遠了。當時歌德接受一封請願書時，認識了克立斯提阿內·弗爾皮烏斯（Christiane Vulpius），一個可愛的民間女郎，後來同她結婚。他在這幾年旅行多次，第二次意大利旅行亦在其中。

一七九二年歌德參與征法之役。瓦爾米（Valmy）的砲擊他亦在內。一七九四年他與席勒爾 Schiller 發生密切關係，席氏于一七九九年移居威馬爾，兩個大人物結交，很少有像這兩位德國“詩侯”結交更有結果的。他們在高尙競爭和公開批評中，互相策勵，成功了範模作品。尤其有名的是席勒爾尙住在耶拿 Jena 時，他們兩人往來的信札。在有名的賓客贈詩集 Xenien 中，他們批評地談諧地解決他們共同的敵人。歌德爲席勒爾主撰的雜誌“時季”（Die Horen）譯了意大利銅匠本非魯陀，撒里尼 Benvenuto Cellini 的傳。一七九七年，平民詩歌赫爾曼與多羅忒亞（Hermann und Dorothea）成。這一年也是有名的“敘事詩年”，他們兩人競作敘事詩。此外，那長篇教育小說“威廉·邁斯忒的修業年代”（Wilhelm Meister Lehrjahr）威廉爲名，邁斯忒爲姓，從前多譯邁斯忒爲先生或匠父，更有譯修業年代爲設教記者。均誤，」也

在當時出版，這部小說歌德在一七七七年已經開始工作了。在歌德領導之下，威馬爾的戲院，也有巨大的進步。歌德當戲院長，更成熟了他的戲劇創作。彌爾泰Voltaire 摩罕默德(Mahomet)與坦克勒德(Tancred)，狄德羅(Diderot)的拉摩之姪(Rameaus Neffe)等，均曾由歌德重述或翻譯。

席勒爾于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逝世，使歌德受了一個重大打擊，他勉強才勝過，他只得在工作中找安慰。一八〇八年，他最偉大的著作浮士德 Faust上卷(郭沫若譯的浮士德只是這上卷)出版，他從事這部著作已經有好多年了。二年十月二日在厄弗爾特諸侯會議時，歌德與拿破侖為有名之談話。一八〇九年歌德完成他另一重要小說“性情相同之親合力”(Die Wahrverwandt Schaften)及他的自傳第一卷，名曰“我的生平——虛構與實錄”(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按此書多半被譯為詩歌與真理，或理想與事實等相似名辭，均與原意相遠，茲不避生硬，將這部『半真半假』的自傳名，其譯如上。」因為研究東方詩歌，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作成東西氏萬(Westoestlicher Divan (氏萬保汝

斯語，意爲集。一八一六年其夫人逝世。

這位不倦的永遠少年的歌德，現在終於老了。他擺脫了一切職務，專門從事他全集的收集與印行，此全集于一八二七至一八三〇年出版，爲他自己最後的編定本。歌德的住宅在這幾年內成了德國文化的焦點。沒有一個重要的外國人，到威馬爾不去晉謁這位“威馬爾老人”的。一八二二年歌德在馬利恩浴場（Marienbad）——他因健康關係每年都去淹留的浴場——晤見少女烏爾利克·馮·勒費左夫（Ulrike von Levetzow，是他最後的戀愛史。自此以後，他只是孤另另地一個人了。一八二八年卡爾·奧古斯特卒，一八三〇年大公爵后及歌德獨子奧古斯特逝世。歌德還完成了“浮士德”和他的自傳“虛構與實錄”的第二卷。他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神志清明中逝世。他與席勒爾平排葬在威馬爾侯爵陵墓裏。



# 馬克斯主義所見的歌德

胡 秋 原

——爲歌德逝世百年紀念作——

茲所述者，只是就個人之所知，與輯譯若干馬克斯主義學者關於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文獻，在馬克斯主義之光中所見的歌德姿態之一面；自然還不能算是一個全面的研究。

## 一 二巨人——歌德與馬克斯

相傳有一天馬克斯的兩個女孩子露拉，燕妮（與其妻同名）和她們的父親遊戲，提出一組問題要他答覆，

據記錄如下：

你喜歡的道德——單純。

你認為男性美德——力。

你認為女性美德——溫柔。

你的主要特性——目的之單一。

你的幸福觀——鬥爭。

你的不幸觀——降服。

你最避忌的惡德——易受欺騙。

你最憎惡的惡德——卑屈。

你最不喜歡的貨色——Martin Tupper（英國無能而成名的通俗詩人）。

喜歡的工作——咀嚼書籍。

詩人——Shakspeare, Aeschylus, Goethe.

散文家——Diderot.

英雄——Spartacus, Kepler.

女傑——Gretchen（浮士德中之女主人公之一）

花——Daphn.

色——紅。

名字——Laura, Jenny.

菜——魚。

喜歡的格言——“未有反乎我者”。

喜歡的銘言——“懷疑一切”。

雖然一部分只能當笑話看，然而在其中包含着許多真理，是不待言的；而這無比的巨人對於歌德抱着非常的敬愛，可以看得出來了（Riazanov, “K. Marx: Man, thinker, Revolutionist”）。

馬克斯恩格斯也常談到歌德，下面即其重要文獻之一：

“歌德對於當時德國社會，取兩種態度。有時，他敵視它，於是他努力逃避他所排斥的東西，如在‘Iphigenia’中以及意大利旅行期中所見的；他叛逆它（當時德國社會）如Goetz, Prometheus 以及Faust一樣；他對它吐辛辣的嘲笑，如Mephistopheles一樣。反之，有的時候，他親暱它，使自己適應它，如在‘Zalime Xenien’（‘無害的短諷詩’）之大部分及多數散文著作中所表見的；禮贊它，如在‘Maskenzugen’（‘假面隊’）中一樣，實在的，他防衛當時德國社會，反對突進的歷史運動，如他談法國革命的一些著作中即是如此。

歌德所承認（肯定）的，不僅德國生活之各方面；如排斥不合他脾胃的東西，亦不僅德國生活之各方面一樣。他常是各種不同的心情浮蕩；他一面是爲其環境之惡俗作嘔的藝術的天才，同時又是覺得不得和當時德國社會妥協，使自己與其適應的 Frankfurt 市議員之愛子或 Weimer 大臣，在這二重人格之間，不斷的戰爭矛盾於其心中。所以，歌德有時偉大，有時微小；有時是一個大胆的，憤世嫉俗的天才；有時是一個退嬰的，自己滿足的，狹隘的鄉愿。不僅歌德不能戰勝德國的庸俗，反之，庸俗戰勝他，而庸俗對於德國最偉大人物之勝利，是那庸俗完全不能‘從內部’來克服之最好證據。歌德是一種太普遍，太活動的性質的人，太肉感的品性的人，不能像釋勒（Schiller）那樣，逃避于康德之理想中，求解脫於庸俗；他有太明銳的識力，因此不會不看出這逃避將終於那有更多無味的庸俗的幻滅。他的氣質，他的力量，他的整個精神傾向，驅他於實際生活；而他在自己眼前所看出的實際生活，是庸俗的，一面生活在自己不得不輕蔑的生活環境，而又不得不被縛於那似乎他在其中所能活動的唯一環境，他是生在這樣

一個矛盾(Dilemma)之中——歌德不斷發現他自己在這矛盾中；而他的年紀愈大，這強有力的詩人愈退到這平凡無價值的Weimer大臣之職位了。我們不像Borné與Mezel<sup>②</sup>一樣，以其并非自由之身非難歌德；只因爲他有時還是一個鄉愿(Philistine)‘而非難他’；我們不因爲他不能爲德國自由熱心而非難他，不過一時拿破侖打掃了德國Augean馬廄之時（見希臘神話，一掃混亂之意。蓋指拿破侖之征服德國也——秋），他還能那麼鄭重其事地進行德國最小朝廷之一的瑣事與零錢”（馬克斯1847載於“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上之論文）。

馬克斯在這裏所說的，雖然非常重要，但不足爲反對歌德的根據。如梅林(Mehring)說的，馬克斯在這裏是對於（三月革命前夜）K. Grün（十九世紀德國社會主義者）之流曲揚歌德的低能而俗惡的唯心論的著作所作的反駁，“如果他是講義式地寫這篇文章，他一定會寫得不同罷”（“美學底散步”）。

亦誠如梅林所云：“較之釋勒，歌德誠有更普遍的，更藝術的天才。而正因爲這個原故，他決非積極的天分

的人。釋勒自己稱歌德之精神狀態爲直觀底，稱自己的爲臆想的……藝術底天才合於兩種精神狀態，積極行動亦然。不過，直觀精神狀態，對於一切哲學研究，較取冷淡的態度”。歌德最了解的是Spinoza，然而他理解最深者，不過這大哲之根本思想——存在一切之統一性；萬象之合法則性，精神與自然之一致性；此外亦不求甚解。而這也使他不能接近康德哲學了。……再則，歌德釋勒對於哲學態度之不同，不僅因爲他們的天性，而且也是爲他們的社會所決定的。歌德對於德國社會之反抗，不過是天才藝術家對於愚頑俗衆之叛逆，而是毫未觸着社會組織的。反之，憔悴苦鬥的天才釋勒，在Frankfurt 貴族王孫因社會地位之懸絕與戀人訣別而“煩惱”之時，在“羣盜”中以唯物論之銳利武器，與支配階級制度鬥爭了。而釋勒，也因此而作了康德美學之最偉大發揮者了（見“美學的散步”）。

（然而，我順便說一句：在中國，就稍抑歌德而揚釋勒，也非不必要的；雖然釋勒自謙對於歌德，自己實等於零。同爲德國古典文學雙璧的歌德釋勒，同爲德國狂飆時代的兩大代表作的“維特”

與“羣盜”，在中國命運是太懸殊了。當許多人耽讀郭譯“維特”之時，楊譯“羣盜”是太寂寞了。我敢說，就藝術之圓熟說，歌德勝於釋勒，就思想之深沈說，釋勒是勝於歌德的。雖然馬克斯曾勸拉薩爾不要效法釋勒，而當學莎氏比亞。）

如果什樣拿破崙之愛讀“維特之悲哀”，俾斯麥僅攜歌德詩篇息隱於孤島，并不能增高歌德之聲價，則歌德送其大半生於Weimer之小朝廷，自狹其藝術的靈感，對於歌德更不能不說是可惜的。然而，為藝術家的他，是無罪的；他以卓絕的天才，盡了他的職分。“如果有以創造的藝術家之眼環繞自己的世界的天才，那就是歌德。”他盡了他時代之最善了，所以他是永生”。“然而環繞他的世界，是褊狹，貧弱，為卑屈的俗人與可憐的專制者主所支配的……而這也留其痕跡於歌德作品之中”。因此，我們不能贊成有產階級的俗人對於歌德之無限的禮讚，他的缺點與其長處是不能分離的。我們不能退到歌德的時代，而有產者政治經濟的支配組織，更滅殺了歌德藝術的光輝。“在德國文化領域之一切巨人中，未有如歌德之純粹的，偉大的，多方面的，不

朽的藝術家。然而這不是說在將來沒有更大的歌德產生之可能，而也只有各國國民在政治上經濟上解放之日，世界詩人歌德的名字，才能如突破雲圍的太陽一樣，輝耀於德國精神界之空。”那時候才是我們真正紀念歌德的時候，而“藝術成爲全民衆共有財產的時候”了（引號中所引者係梅林“歌德與現代”中句）。

## 二 歌德及其時代

“狂飈時代”詩人 Klinger 面晤二十六歲之青年歌德之後，說：“後世之人將驚嘆斯人之曾在罷”。他的風采，魅惑同時代之人，彷彿逍遙地上的天神之英姿。Weimer 之 Karl August 公招彼於宮廷時，青春之美貌，使宮廷男女感激；甚至詩人 Wieland，也不覺跪倒於其前。

1749 年生於 Frankfurt am Maine，父親爲富裕裁縫之子，母爲 Frankfurt 名譽市長之女的歌德，作市民階級之最偉大詩人不是無理的。明慧的青春，奔放的情熱，早熟的天性，輾轉於與格萊特衛，克特賢，菲利德里克，綠蒂，黎麗，修坦夫人，克利士三是亞納，明納，馬利亞納，烏爾利克等……無數女性之戀愛生活中，美化

其生活與詩，真是命運之寵兒。受 Herder 之感化，讀 Homer, Ossian, Shakespere 之詩，鍛鍊了他的才氣。發表“Goetz”(1773)，一躍而為德國第一詩人，作“維特”(1774)，而成為全歐第一詩人。而浩大的“浮士德”(1774—1831)，使他成為古今最大詩人之一了。珠玉之聲，抒其壯麗之思，在世界文學上，真是無冠之王。

這稀世天才，在其廿五歲之時，為那“禮賢下士”的 Weimar 公爵所召，居留於是，垂六十年的生活以至其死。被尊為“魏麥聖人”，一代山斗，位極人臣。旋為宰相，為魏麥小邦內政外交之中心人物。37歲時，作南歐旅行，歸來不就高位，為宮廷劇場之長。與釋勒之交，固始於從前，實親密於此後(1794—1805)。發刊雜誌，執教Jenna，法國革命後，法奧戰生，即隨公爵出征。公國被拿破崙打塌之時，曾與拿氏相會。1830年咯血，1832年，這不斷交際，研究，創作，愛戀，旅行，政治活動的天才，遂以高齡長逝。

歌德之詩，其想像與創作力之豐富，感情之深溫而健全，思想之明晰而深遠，形式之優美而自然，真是挺

秀於千古。他成功之祕密，卽在其描寫類型的人物，具體之真理，根乎自身之體驗，而非空想之遊戲，沒有明顯的道德教訓。他的文字，比起釋勒之人工的，莊嚴的來，是更通俗而自然的。爲抒情詩人的他，比較劇作家的他，是更其偉大罷。其純真，切實，具體描寫，表現與感情之一致，有民謠之風，這一點，黑格爾正確地認識出來了（參看本誌去年第九期）。理想之崇高，情熱之奔流，辭藻的典麗，結構之雄偉——使他在世界文學史上，放射千古的光芒。

然而，歌德及其一切，畢竟是時代之子。在沒有分析歌德作品以前，有稍爲回頭，一顧當時德國社會及“狂飈”時代一般雰圍氣之根源之必要。

當時的德國，在歐洲，是比較經濟落後的國家。這一方面主要的是因爲德國離當時經濟舞台的大西洋較遠，而頻頻內亂，（如三十年戰爭）與法國的牽制也是原因之一。在歌德誕生之日，十八世紀的中葉，德國還是一個貴族的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國家。在這以前，尼德蘭（十六世紀）英國（十七世紀）已先

暴發革命，法國亦有盧梭福祿特爾笛德羅等資產階級的先驅者，痛烈攻擊封建遺制；終在歌德四十歲時暴發那終結封建勢力的一切的法國大革命。然而在德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沒有誘發一個實際的革命運動，代替這的，是德國精神文化方面的變革。萊辛(Lessing)的活動，“狂飈運動”，就是新興資產階級意識的表現。

在德國，雖然十二世紀時代已有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經濟領導權還是在封建貴族手中，乃至商業貴族手中——這是絕對主義之基礎。後來，漢薩同盟也解散了。農民戰爭失敗以後，農民受封建領主之剝削更為悲慘。(自1650)一直到1750年間，德國4/5的農民，還是隸農和體僕(Horigkeit und Leibeigenschaft)。產業革命比英法遲80-20年，一直到歌德死後八年，德國有12000馬力的蒸汽機關還不過630架。十八世紀法國革命之波，與德國以自由的氣運；然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之初，對於農民的封建束縛依然繼續。不，這期間農民的負擔反而更苛重了，俾斯麥實行開明專制，才使德國資本主義飛躍地發展。中世德國封建制度下農民生活，是非常悲慘的；到十六世紀，都市之發達，更助

長農民之榨取。地租之外，還有種種的貢納徭役，以及種種法律上的輕視侮蔑以及高利貸榨取。於是激起1525年的農民戰爭。農民失敗以後，頒布什麼田園法，狩獵法，1807年，才有農民解放法律（Ablosungs gesetz）之頒布；而農民依然受封建制度之壓迫，又是不待言的。歌德與釋勒之革命悲劇，如歌德“Goetz”，“Egmont”，尤其是未成的“浮士德初稿”與“樸羅美修斯”（Urfaust und Prometheus），以及釋勒“羣盜”，“Fiesko之叛亂”，“詐與戀”，“董加羅斯”等，都是表現農民對於封建貴族特殊階級，平民對於貴族之可厭的特權反抗，攻擊舊社會之頹廢，提示理想英雄之模範（如釋勒之“Wilhelm Tell”的）。

德國的同業工會（Zunft），也成為德國生產力之桎梏，這與德國農民剝削制度，構成德國封建政治之基礎。自1700年之末至1800年之初，封建領主分裂國家為小封疆，有四百多個國家，除最大國普魯士以外，有許多公侯國（Fürstentümer），伯爵國（Grafschaften），騎士領（Ritterschafte），大小都市國（Reichsstädten und Städtchen），主教領地（Bistümer），教會領地

(Abtejn Stiftera)。而各國又復分爲許多領土，而這大國小邦各有其法律與關稅制度，商業受極大的妨礙，魏麥公國即其中小國之一。

教會亦爲這封建制度支柱之一，壓迫農民（自然也有同情農民的）。在這封建特權階級支配之下，最受壓迫的自然就是農民，甚至於連戀愛也沒有。新興的市民階級，資產階級，小及小有產者，自然也到處受這封建底絕對主義及特權階級身分制度之壓迫，輕視。就在歌德作品中，也到處可以看見市民階級對於特權階級之不平，異教精神對於基督教之叛逆（如“Werther”，“Wilhelm Meister”）。至於釋勒，就更旗幟鮮明了。（關於德國社會經濟材料最尋常的可看：石濱知行“經濟史概論”中“德國資本主義之發達”，“德意志經濟史”；J. H. Clapha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W. Wlbester, *A General History of Commerce*）。

所謂“狂飈怒濤”（Sturm und Drang）時代，就是德國有產階級 Ideolog 對於封建底絕對主義文化的自覺的叛逆的時代。這與法國的啓蒙時代，是性質大體

相同的。如這時代思潮之先驅的，是萊辛。這市民階級偉大思想家努力於描寫“開始自覺其國民責任的國民”；鼓吹平民（商工業者）悲劇，唱“以藝術達於自然”；其1755年發表的悲劇“Miss Sara Sampson,”作德國描寫有產者生活的悲劇之鼻祖。在1772年的“Emilia Galloti”中，與貴族對於資產階級的抑壓鬥爭。如佛蘭克所說，狂飈運動就是由這悲劇流出的。是後“北方之魔”哈曼（G. Hamann）踵出，隨德國資產階級之成長，有產者思潮由萊辛的主智主義變為情熱主義了。至“德國盧梭”的赫德爾（Herder）出，更發揮奔放的情感主義，自由主義，否認一切的秩序，高唱創造之風，更直接與狂飈運動及歌德以深厚的影響。在狂飈運動以前，有格丁根森林結社（Göttingen Hain）者，發揮感傷的傾向，也可看作狂飈運動的先驅。

狂風似的破壞舊的一切，暴雨似的焦燥地尋求新的東西（Sturm und Drang 係取自當時詩人Klinger同名劇曲），確可象徵當時奔放不羈的風氣。市民階級之新生創造之力。以“Goetz”始，以“詐與戀”終的這時代思潮，實在還流得更遠；這奔騰之急湍飛泉，到黑格爾匯

爲深闊之海，到海涅又轉而開新潮之源了。

能夠駕馭這時代思潮，達藝術之圓熟之境者，是歌德與釋勒。現狀的感傷，對於古典古代之憧憬，對於封建秩序的叛逆，不斷的精進與創造，永遠女性之讚美——是歌德創作之基調。而其作品之平民的形式，也是與其內容適合的。

歌德不僅是偉大的詩人，而且是理解唯物論辯證法的詩人。唯物辯證法是新興革命階級之思維武器。歐洲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荷蘭，首先產生近代唯物辯證法的大哲 Spinoza。法國大革命前夜的盧梭，也是辯證法理解者。而我們的詩人，幾乎是斯賓諾莎之詩人化（這在下節再談）。

歌德不僅是詩人，哲人，而其唯物論地思索，又使他成爲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在物理學上，發表“色彩論”，反對牛頓之學說，雖不正確，但有許多有價值的觀察；在解剖學上，發見人與其他脊椎動物不同的“間顎骨”；在生物學上唱“植物變態說”，着進化論之先鞭。Windelband 說他是包盡萬象之宇宙。這廣大而複雜的天才

性格，使我想到了與文藝復興期的天才文西(L. da Vinci)的類似。他們所出生的地盤也是類似的。

他又如萊辛及溫克爾曼(Winckelmann)一樣，在古代希臘藝術中，看出自己的理想。如果釋勒在古代看見鬥爭，則歌德即神往於古代市民社會古典的甯靜的美。意大利的旅行，增加其對於古典藝術之融合。從遠心的戈諦克藝術，莎翁，Ossian之心醉，到求心的希臘式的“沈思”之憧憬，是市民精神狀態的動與靜的兩方面。

禮讚活動的歌德，在那小國也作了許多事體。譬如建該國立憲政治之基，修改公園道路，改良鑛山事業，計利國富民之業。實在的，他是一個和平的市民。但是，這價值是有限的。在這狹隘庸俗的環境中，確不無多少萎縮了他的藝術活動。

歌德的活動，作富裕市民之子，又作一個絕對主義之僕。然而，這是不能歸咎歌德的。馬克斯所指出的二重態度，畢竟是由德國舊社會勢力的優勢與新社會勢力的微弱來說明的。歌德這樣的天才，也不能超越他的環境的限制啊！

### 三 歌德與辯證法唯物論

在德國文學家中，最爲一切偉大社會主義者所喜歡引用者，莫過於歌德與海涅罷。

歌德雖然輕蔑過唯物論，然而他是通過辯證法唯物論思索的人。在“浮士德”中，他藉Faust的口，將“聖經約翰福音”裏面的第一句：

“泰初有道(Sogos)”，改作

“泰初有行(Deed)”。

樸列汗諾夫解釋道：“行爲（社會・生產過程中人類合法則活動），向唯物論・辯證論者，闡明社會底人間之理性之史底發展。唯物論者・辯證論者之全實踐哲學，環元於行爲。辯證法底唯物論，是行爲之哲學。

歌德又在下面詩中，將萬物流轉變化的辯證法，具體化於精神狀態之中：

在行爲之狂飈，事業之巨潮中，

我上昇

復下降。

死與生，

永遠之海，  
永劫無窮，  
生命與運動，  
坐在流轉的時間之機上，  
我織上帝栩栩的衣裳。

樸列汗諾夫對於浮士德尤其是“辯證法及破壞之哲人”梅非斯托讚嘆不置。實在的，在“浮士德”中，實在有無數充滿辯證法精神的名句——雖然是以警句的形式表現出來。浮士德說“到達世界的善，每個高尚的目的無非是虛偽與妄想”。梅非斯托自稱“否定事物的精靈”，說“理性化爲荒謬，善行變成禍災”。

在“詩與真實”中，也流露其素朴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見解。

特別使歌德與辯證法唯物論結合者，是斯賓諾沙的哲學。

樸列汗諾夫將馬克斯恩格斯的唯物論，算作一種斯賓諾沙主義，完全是正確的。這辯證法唯物論者之先驅，對於十七八世紀德國思想界的影響，是非常重大。萊辛受他的影響。而其對於德國文學及哲學的最深的

感化，是赫德爾介紹之力。赫德爾曾教血氣方剛的歌德以斯賓諾莎，與藝術家歌德以無限的影響。在這一點上，赫德爾是偉大刺激者，歌德是其完成者。

凡讀青年歌德之書簡者，誰也可以看出他想直接參與社會生活之強烈熱望。然而這對於活動之熱望，流到小邦大臣活動之河床中而澀畫化了，他首先以藝術家反抗德國現狀；然而都市貴族，有產階級出身的他，加之進了小國官僚制度，貴族的宮廷生活中，政治及社會底反抗，對於他成爲無緣的東西。這樣看來，他又是有限制的俗人。然而爲藝術家及自然觀察者的他，包容宇宙，是無人可比的。藉斯賓諾莎的話，他是從藝術及自然觀察之觀點，把握宇宙。他活動的世界，是包容的，同時是有限制的。不由藝術變革人間世界，而逐漸的變化下去的他的思想，作一個藝術家，還是革命的。

歌德比赫德爾更自由地包容地採取斯賓諾莎的思想，而尙無赫德爾的基督教思想的殘餘。他不是以哲學家，而是以一個藝術家採取斯賓諾莎的。斯氏哲學，藉歌德化入天才的藝術形象之中。再則，斯氏的哲學，固與影響於革命，但在其生國，不是被壓迫階級的，而是支

配階級——荷蘭商業資產階級的思想表現，因而就其登場來看，不是“戰鬥唯物論”，而是平和的，自足的唯物思想。而這也是與歌德思想適應的。

就歌德之自身發展記述的“我的生涯詩與真實”(Aus Meinen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來看，我們可以充分明白他對於Spinoza關係如何接近，如何發展。在他就學於Strasburg大學時(1770—71)，他對於唯物論有“灰色陰慘的幽靈”之感，對於教會及宗教鬥爭毫無興味，對於一切哲學，玄學抱憎惡之情。自1774年萊茵——德國文化最發展之地，海涅馬克斯恩格斯之故鄉——旅行之後，遂走向斯賓諾莎的方面；在“詩與真實”第十一章記道：“與我思維方法全體以絕大影響的思想家，是斯賓諾莎。……我特別被吸引於這書(指斯氏‘倫理學’)者，是其到處表現的無限之無私。……斯賓諾莎均衡一切的平靜，與不得不動心於外物的我的努力對照，他的數學方法，是我的詩的感覺方法及描述方法之反對物……而就是那有規律的思維方法，使我作其情熱的崇拜者了……。”在十六章中亦詳細記載其由反對斯氏而終於尊敬其博學與炯眼的經過，而

認爲斯氏是“思想的，忠於研究的，善良的市民……”。總括歌德晚年之回憶，可以知道：歌德在Spinoza中，發見對於自然，人間生活，世界全體之純現世的理解之支柱。彼岸的，超感性的神，一切神祕的本質因他而消滅。他藉Spinoza之力，克服當時教會人神同性同形的見解，而確立世界及人類因果律的見解。同時，斯氏自然與神之同一觀，如對於詩人的他是必要的，與他以世界之莊嚴感，爲自然之同質部分的，超越善惡概念之上的人間之見解，使他克服人爲神僕之僧侶的見解。這又使他抱人類之自由意識；而有產階級意識展開，以一般方法表現於這意識之中。讚歌“Prometheus”卽表現這種感情。最後，斯賓諾沙之非戰鬥的資產階級意識之表現，因適於歌德的性質與階級任務，向他吹“和平之空氣”。

1784—85年間，歌德再開始研究Spinoza；在其當時與Jacobi信中，反對一般謂斯氏爲無神論者之非難，而認他爲最虔敬者。他說，“就我所知者之中，最與我之思想一致者，要數Spinoza之論理學罷”。又在與Jacobi之書中，說出自己與Spinoza認識論上的一致，在由感性底直觀出發的認識。

此外，歌德關於生物發展變化的思想，為進化論先驅者的思想，諒無多述之必要。他又在“溫克曼及其時代”(Winckelmann und die Zeit)中，充分表現其反基督教的，喜悅於感性與存在的，現世的生命之感情。其不滿於那超感覺的，彼岸性的一切努力的詩句，也可說是不可勝數了。對於現世的肯定，也使他對於康德所謂“物之全體”的認識不可能論，投反對之聲，說：“自然之中無祕密。在仔細觀察者之眼前，沒有什麼不可侵入者”。

斯賓諾莎主義在歌德詩中，看出最完全而最適當的表現。歌德以後德國最大的自由精神的抒情詩人海涅(H. Heine)說得好，“歌德是詩的斯賓諾莎。斯賓諾莎著作中的精神，浸透歌德的詩，……汎神論在Fichte時代已侵入德國藝術……最明白表現這傾向者，是歌德……在‘維特’中他憧憬於自然與愛之融合。在‘浮士德’中他想由神祕的間接的路與自然結合，……”

在歌德之小詩中，自然之感情與自然之直觀，脫掉像Klopstock詩中之基督教的殘影。在Klopstock詩中，自然之觀照帶詩人於雲端，超感性之中。歌德之自

然，則是地上的，自由獨立的無限而唯一的實體。這在市民經濟發展最早的英國由Thomson, Young開始，在法國由盧梭展開，在德國由歌德完成的新自然之感情與新自然之直觀，是由階級關係，正在發展的有產階級意識來的。盧梭之“返於自然”云者，無非是反映日益強化的有產階級意識對於人工的封建絕對社會藝術之逃避傾向；從拘束的舊社會，從殘存的傳統向自由的天地之逃避。這推移，與各國有產者發展階段，乃至一般哲學經濟學發展是平行的。

總之，歌德的藝術，是由克服封建的基督教的禁欲精神的偉大而自由的世界觀發生的。抒情詩人歌德，是市民感情世界之發見者，開拓者；是將思想家 Spinoza 在思想世界所形成的東西，在感情的世界發見而形成的。達到這目的，歌德無意識地體會并運用了唯物論辯證法的世界觀。

（以下是歌德若干主要的代表作品之考察）

#### 四 對於封建貴族絕對主義社會之叛逆

十八世紀勃興的資產階級，在十八世紀之各國，創造適應於其心理一意識形態的新詩歌典型，使與貴族詩歌對應的典型對立，為其直接的Anti-theis。即資產階級反對貴族古典悲劇，而創造自己的市民悲劇了。

這新的戲曲，首先發生於最先進的資產階級國的英吉利，如Lillo“倫敦之商人”，是歐洲第一部市民悲劇。然因因為英國封建勢力之潛存勢力之深，與對於悲劇之清教徒的成見之重，不甚發達。在法國，有產階級劇曲之創始者，是“百科全書”發行者笛德羅（如其‘家庭之父’，‘私生子’）。然而還僅限於表彰市民之家庭美德，到了梅爾雪（Mercier），更在其劇作中描寫職工與農民，對於貴族作銳利的非難；波馬雪（Beaumarchais）更痛烈地諷刺貴族，看出革命前夜的雷聲。在偉大的轉形期，有產者戲曲由家庭的而變為戰鬥的，在索蘭（Saurin 蘭滅爾（Lemierre）之作品中，看見其最緊張的表現了。

落後的德國，有產者劇作家及理論家萊辛，否定法國Racine, Corneille之古典悲劇，而高揚希臘及沙士比亞之真實古典作家，在貴族的外套之中，穿市民的內

容，表現於絕對主義之銳利反抗。

歌德及釋勒繼續萊辛的事業。在歌德青年期的兩戲曲中——格茨 Götze von Berlichingen, 1773) 與愛格蒙特 (Egmont, 1775) 中，和萊辛作中一樣，主人公是屬於貴族環境的。

第一劇中，主人公格茨是十六世紀武士之典型，以廉恥為信條，為正義而爭鬥；時德皇解散騎士組織之令下，設新帝國裁判所解決爭端。格茨不服。他少年時代密友衛士林根者，是意志薄弱，虛榮心強之人，竟背格茨而為格茨之敵的主教服務。後歸格茨，格茨喜而厚遇之，旋與格茨之妹馬利戀愛而訂婚。然衛士林根返主教處後，為妖婦所惑，棄格茨兄妹而重為其仇敵。旋德帝派兵討格茨，因宣誓服從德帝，得赦。不久農民戰爭起，擊尊之為首領；格茨先不願背誓，繼為擁護農民權利起見，且因不同意農民革命之方法，限制軌外行動起見，允暫為四月之魁。衛士林根即乘機說於王前，領兵圍之。馬利聞而馳衛士林根營中，衛動於舊情，釋其兄格茨；然不堪良心苛責，飲妖婦所貽之鴆而死，格茨旋被捕，重傷之餘，高呼“自由自由”而死。騎士=Protestan-

t之丰姿，表現於那包含貴族階級之上層生活以及小地主貴族階級與下層民衆的十六世紀生活之鮮明描畫的畫卷之背景之中。

在第二歷史悲劇中，主人公是反抗十七世紀西班牙獨裁君主的荷蘭市民及共和主義者之首領（時荷蘭在西班牙治下）愛格蒙特伯爵。他和友人阿拉林無忌地批評時政。王派亞巴公前往鎮壓；阿拉林早知危險，沈默自悔；而信賴正義的愛格蒙特，仍不避禍，卒為亞巴誘捕，陷身縲紲。死刑令下之夜，同情者亦束手無策，他的愛人克列爾賢多方呼籲，亦不能動麻木之人心，萬策既窮，遂一死以殉愛人。而抱光明靈魂與善良之心的愛格蒙特，垂死之前，仍不絕望於王之正義，民衆信任與阿拉林之友情。形戮之前，做平安之夢，夢中見克列爾賢現身為自由之天使，告彼之死當還祖國以自由，奉彼以勝利之花圈。彼抱這種希望，而甘死如貽了。歌德描寫的愛格蒙特，與其說像一個政治人物，為憎惡與自由而殉身的戰士，不如說是市民之女克列爾賢的愛人，傾於快活主義者之被動的觀照的生活的人間。而如在前劇中描寫叛亂的農民一樣，他的形象，與以大衆運動的

背景，描寫爲自己權利鬥爭的市民階級。如果在貴族歌德作品中，對於絕對主義及貴族階級的反抗帶有節制的被動性質，則在多受迫害的有產階級之代表的，軍醫之子的少年釋勒作中，這反抗取更猛烈的決然的情熱的形勢而表現了（參看歌德原作及拙譯Friche歐洲文學史概論）。

在1773—75年間，歌德着手寫了許多富於革命精神之作，如“Julius Ceasar”，“Wandering Jew”，“Mahomet”，和“Prometheus”等，和“格茨”及“浮士德初稿”一樣，都是以當時德國有產階級的代言者，批評，反抗，乃至進一步要求既存社會組織，流行見解，既存生活方式之變革的。然而自至魏麥以後，都擱下來，永遠沒有完成了。

## 五 少年維特之感傷

歌德相識青年耶路撒冷者，因失戀於一有夫之婦，受上流貴族之侮辱而自殺。苦戀友人Kestner之未婚妻Charlotte的歌德，同病相憐之餘，作那名篇“少年維特之悲哀”（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交織自己

戀愛的苦悶與那不幸青年之悲哀，寫青年維特苦戀貴族未婚的市民之女，格於名分，好事難成，一往深情，終於自殺。感傷的厭世青年維特，喚起全歐青年之同情，多情多恨之青年，慕他人之妻而自己毀滅，薄命紅顏愛多感的少年嫌凡庸之夫，風靡無數純潔聰明而失戀的青年，羣步維特之後塵，衣青服黃裳而自殺。世之優秀的青春的才智煥發的青年，戀慕為惡俗粗蠢之丈夫所擁抱的靈秀的妙齡之妻，敏感而情熱的，多愁善感的，帶着憔悴蒼白面影的少年，對於人妻懷着難言的隱慕，只有嚙指長思，永遠懷着絕望的眷戀，苦惱於那空靈之夢者，誰也不得不對於這可憐的維特，揮同情之淚。佳人終歸沙叱利，恨不相逢未嫁時。維特之淚，象徵千百年少多情的癡男怨女之永久的失戀之幻滅的激越洗痛的哀愁。

這新的作風，感傷主義(Sentimental)的作風，是隨古典文化之死滅，反映新的意識傾向的，英國作家Sterne，以這新的情調，代表那從悲哀到歡樂——從極神經質的，容易動搖的，尖銳而激烈的心情到完全相反的一種心情的人。感傷主義者(中小資產階級之代表者)，是古典主義者(上流社會的，貴族及大資產階級之

代表者)之對立物。古典主義主智,感傷主義主情,古典主義以悲劇表現上流人士與宮庭貴族,感傷主義以抒情詩的書信日記體小說(或悲喜劇),寫現實的人間,古典主義者執着城市,感傷主義者嚮往自由的農村。古典主義者是合理主義者,自然神教者;感傷主義者是自由主義者 汎神論者。古典主義者注重悟性與法度,感傷主義者則細膩地表現其感情。在這新的主情主義底文化基礎中,有表現於狂熱與愁嘆之中,哀愁與厭世或諧謔之中的極度的神經與奮。爲勃興的市民階級之特徵的這神經與奮,在究極,是由一切舊社會及生活組織之崩壞而引起的;社會生活內部所引起的轉換,解放個人于習慣之鎖中,解放個人於舊的傳統的感情思想,使他成爲不平靜的,容易與奮的“多愁善感”的人;再階級敵對的感情,使他將這爲階級獨立化之手段的感傷性,發展到極端而成爲病態的了。

在這新的有產者社會之感傷性的地盤上,也造出新的文學形態和作風。世界名著的‘維特’,卽其光輝作品之一。‘維特’之內容和作風之特質,也完全是與此處所說一致的。

然而，這特徵的文學，并非先發生於德國的 反之，如其他意識形態一樣，德國是繼英法之後，而後來居上的。在十八世紀，英國是最先進的有產者國。英國家庭的，性愛的，感傷的小說，是理查德孫(如其“Clarissa Harlowe”，“Pamela”，“Sir Charles Grandison”)。這在法國，有盧梭之“新愛羅伊絲”(La Nouvelle Héro'se)為其後繼者，在德國有歌德之維特；正如英國的有產者戲劇(Lillo之‘倫敦商人’，E. Moore之‘賭博者’)為法(笛德羅，索蘭)德(萊辛)劇作家準備標本一樣。理查德孫及盧梭之感傷的家庭小說，是歌德‘維特’之先驅。

理查德孫之小說，歌頌市民家庭夫婦間的美德，貶斥貴族性道德之頹廢，表現有產者之善良的典型，在“Pamela”中，描寫貴族之肉慾，強姦市民之女，而表現有產者婦女德性之勝利。這自然還沒有積極革命質性，而有產者作革命戰鬥以前，訴自身的痛苦。盧梭的小說，在貴族階級及其道德環境中描寫平民之主人公以戀愛他的貴婦人；同樣，“維特”也是描寫那在當時德國悲哀地自覺沒有特權的，斷絕一切到廣汎的社會活動之路

的，從貴族特權世界到農村，接近平民，得感覺荷馬時代之自由，因自己無活動之故沉於孤獨與悲哀的，逍遙無爲的耽於空想的青年有產者，智識分子和市民。極端的敏感，常爲苦惱與破滅之源，最健全的感傷，則能如Sterne一樣，爲幽默所克服。否則，卽如“新愛羅伊絲”之主人公聖普萊一樣，寫信與自己的妻，謂有敏感之心者唯有受苦惱與悲哀，因爲他的心和頭腦永久不和之故；維特，之主人公，“病兒”似的抱着自己的心，不能克服對於人妻之情終陷於自殺。聖普萊以心靈與情熱而生；同樣，意氣消沈的維特以自己整個生命執着於一少女——他在家庭環境中看見的市民之女的綠蒂。聖普萊因幼利亞在較高社會地位之故，不能和她結婚，而維特亦不得不因綠蒂與他人之婚約，絕望於其情人。盧梭的小說反映他對於烏德華特伯爵夫人之愛情；歌德的小說，形式化自己對於夏綠蒂絕望之戀慕。苦於幽鬱，沈於悲哀，狂於情熱，覺人生無意義的厭世青年，頌Ossian之詩後，終於自殺。這感傷熱情厭世之小說與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德國智識階級以莫大影響，使無數青年斷自己生活之絲者，亦無非因爲許多青年男女自覺和維

特一樣，在沒有特權的地位，為貴族階級奪去一切活動於社會生活之可能；在維特身中，看見自己的命運。正如盧梭之作，震撼當時青年男女之心一樣。丹麥大批評家布蘭兌斯(Branaes)已正確地指出“維特”是受“新愛羅絲伊”之影響，有其一切美質而無其缺點的(見“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參看本期方天白君譯文)。

然而歌德善於適應生活。有才能的他，旋為宮廷之重臣；平民——有產者的他，躋身於貴族之林了。於是，在“維特”之後，又寫大作“衛賢梅斯特之修學時代”(Wilhelm Meister Lehrjahre)為市民世界之狹隘所束縛的平民主人公，拋棄一切市人職業，終為貴族別墅之俳優。漸與自己之創造者一樣，作詩人而入貴族社會。到十九世紀，歌德(晚年)作“衛賢梅斯特遊歷時代”，(Wilhelm Meister Wanderjahre)其中描寫理想社會之光景，在其形象中，反對那漸在德國發達的機械生產的資本主義，將地主底——職工底組織理想化了。歌德雖因在魏麥逐漸消磨其叛逆精神，而成為忠良的臣民，但在其中，依然蕩漾着異教精神的光輝。不過少年歌德，變為老年歌德，戀愛熱情固不得不歸於平靜，

而社會的熱情也變爲沈靜了(參看“維特之煩惱”,“衛賢梅斯特”及拙譯佛理采“歐洲文學史”)。

## 六 對於古典底希臘之憧憬之復蘇

爲感傷主義寫實主義之發展所壓迫的古典主義作風,再在十八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間,在法國,同時在德,意復活,一部分尙保存到十九世紀之初。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夜,Saurin, Lemierre, Chénier, David, 在劇作中,在畫布上描寫古代希臘羅馬之英雄——Spartacus, Guillaume Tell, Cato, Brutus等。蓋盛舊瓶以新酒,在古代共和主義戰士中,看出新市民英雄之模範。這社會學的基礎,已由馬克斯在“拿破崙的霧月十八日”,樸列汗諾夫在“由社會學所見的法國十八世紀之劇曲與繪畫”中解明了。

十八九世紀之交的古典主義,也確立於不久爲Sentimentalism-Realism所支配的德國。但德國資產階級,因經濟落後之故,不像法意之充分成熟發展,不能使封建制度及絕對主義告終,因此,德國的古典主義也缺乏法意的古典主義之市民性與革命性,

德國有產階級之前綫代表者，不禮拜於市民勇氣的古典標本之前，而禮拜於希臘藝術之前。萊辛已在“*Lacoon*”(論繪畫與彫刻之境界之美學研究中研究希臘藝術，而希臘藝術也成爲在全容量上劃藝術學上一新時代的溫克曼關於古代藝術著作之主題。這精神，是與後來英國 W. Pater 一脈相通的。古典美之禮讚，表現於當時德國之繪圖及彫刻上，同樣，也表現於後來中世德國之崇拜者的歌德之詩中。他不僅是溫克曼之崇拜者，並且在意大利旅行之後，對於該國之憧憬，在他所創造的可憐而動人的少女米尼容之形像（衛賢梅斯特中之女性）中，以及她的悲歌“君知否……”之中瀰漫着。女性之描寫實達其絕頂。而其平靜深遠明晰而神祕，真有如古希臘之彫刻與人的魔力。他成了古代文化及藝術之熱烈讚美者了。他雖非畫家，但對造形藝術有極大興趣。如果萊辛確立文學與造形藝術之區別，歌德則是取消這區別了。他之精通美術，如近代羅蘭之深解音樂一樣。他在美術中，看出他“生活之最大滿足”。在意大利旅行中，目擊貝爾維德之阿波羅（*Apollo von Belvedere*）盧多維幾之幼諾（*Juno Ludovisi*）伐爾

納雪之赫克列斯(Farnesischer Herkules)等時，這些沈靜典雅之藝術品，在他心中看出強有力的反應。“意大利紀行”記着他靈魂中所獲得的藝術見解。

在“羅馬哀歌”(Roman Elegies)中，歌德在異教主義的精神上，以古典的格調，詠自己的戀人。讚美人生之歡樂與幸福，戀愛與自由之享樂。

他又離開他以前的愛人莎士比亞，以古典的平靜，古典的優美之調，創造“Iphigenie auf Tauris”(1786)與“Torquats Tasso”(1789)兩悲劇，代替政治悲劇了。在其中，禮讚永久女性之力，純真人間性之力，禮讚Flat nic戀愛。在前劇中，英雄Agamemnon之女伊非根涅，受國王托亞斯之救，化其國內人殉Diana神之蠻風；激於母殺其父的復仇之念的伊非根涅之弟阿列斯特，往盜Diana神之像，蓋受神托，此即可以為父殺母，以平血恨。憤於被絕於伊非根涅的國王，惡念復生，將以阿列斯特作祭Diana神之犧牲。喜手足之重逢的伊非根涅，計盜神像，因不忍以怨報德，將一切真相白於王前，至純人間之聲，感王赦其姊弟，同歸故鄉，“高潔真純的人情，消彌一切人間罪障”，歌德在希臘文化中，

看出這理想的實現。在形式上，亦守三一律，修詞之典雅，感情之真朴，是宛如希臘彫刻之名篇。後劇蓋歌德以意大利 *Calisto* 自況，安托尼亦其化身，寫其宮廷生活之體驗。集國王與王妹之寵的重臣塔梭，受廷臣安托尼冷烈的批評，意志紛亂，幽鬱不堪，最後仍見安托尼之友情，覺其自制人格乃自救之道。因天才與實生活之衝突而陷於破滅，是歌德所體驗豫感而戰慄的，因此由 *Taine* 出發的布蘭兌斯，雖然還不能深入文學之社會的意義，然而這偉大的天才的敏感而博學的批評家，藉其銳利的眼光，在其汪洋雄肆而流麗的浩瀚著作中論“維特”之節，已充分指出維特是市民階級之青年，代表一代的煩惱，憧憬和苦悶；指出維特是自然王子，向既成社會意見，法律，風習叛逆的人。他指出歌德之死，不單是殉情，而且是“對於因襲社會劇烈而革命的憤懣，貴族之偏見與實際生活之淺薄規律之忿怒”。拿破崙會晤歌德之後，責備他不該將戀愛故事和反抗貴族結合起來，那只是不懂歌德而已。維特的特徵，是憧憬和不安的豫感。布蘭兌斯并且指出維特與法國革命及歐洲市民革命之關係了。情熱與理智之調和，是歌德之重大問題。

歌德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看見這理想之實現。而這將心底強烈感情，滿於古典形式之水晶盤上，不見混濁的純藝術，是歌德晚年圓熟的技巧。他在做魏麥宮廷劇場監督的時候，又翻譯排演福祿特爾的“Tancred”。這從德國古昔之禮讚到古典主義之推移，在其“浮士德”的詩劇中，也可追尋其跡。在其第一部中，以中世德國小城開場，登場人物亦穿當時的服裝，以做十五世紀時的詩句說白。在第二部則反之，使荷馬所歌頌海倫娜作古典美之象徵復蘇，以浮士德與海倫娜之結婚象徵德國精神文化與古典的完成形式之融合，同時，利用古典詩句與韻律以作插話。歌德之友釋勒，晚年也轉入擬古主義之道了。雖較動搖而不明瞭：“Don Carlos”已表示從革命破壞到人道主義之過渡，他更以希臘生活與現代性對立（古希臘羣神），從寫實主義的社會劇轉到古典的歷史悲劇（Wallenstein, Maria Stuart）以至“Die Braut von Messina”中之全能的命運思想之表現了。

然而，真正的天才是金剛不壞之體，不會被環境腐化的。在這些宮廷生活之壯大的描畫以後，他幼年的叛

逆精神，在“上帝與貝雅德”(Der Gott und die Bayadere)以及“科林多之新婦”(Die Braut von Korinth)中，以及“浮士德”終局部分梅非斯託對於封建宮廷所作辛辣現形之中，重新顯露出來了(請略看上引歌德諸作並拙譯“歐洲文學史概論”)

## 七 浮士德與梅非斯託之破壞與創造

歌德關於浮士德的詩篇之大作，始於十八世紀之七十年代，完成於其死前不久的1831年。這德國，不，世界文學最大作品之一，必須與十八世紀文學概觀分開，因其第一部與十八世紀有關的，而第二部是與十九世紀有關的。這詩篇，全體看來，是將整個半世紀的有產階級之德國智識階級之歷史，反映於詩底概念之中。詩劇之基礎，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代新教派教師Johann Spies 多少以宗教底教訓目的所著的魔術家浮士德博士的傳說(魯名Historia von J. Faustus, 自然這還不是最早的著作，關於浮士德傳說之歷史，請閱拙譯“歐洲文學史”附註，——秋)，十六世紀，在德國，是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如從前意大利一樣，是新文化——世俗底，人

本主義底文化形成，科學思想極緊張活動，不知不覺想藉魔術，巫術，地獄鬼神之力的援助，尋求那認識真理的特殊的“非合法之道”的時代。在浮士德傳說之中，那覺醒的，然而尚未完全鞏固的科學思想之發達的這時期之零圍氣，在那為支配並享樂知識以至自然出賣靈魂於惡魔的學者之形象中，永遠化了。因為作者是傳教師，所以，自然，他在傳說之結尾，必須因脫離上帝親善地獄之故，懲罰那行為不端的無畏的自由思想家，

德國浮士德的傳說，十六世紀傳到英國，在那裏，為莎士比亞先驅的馬羅(Marlowe)，在戲曲形式上完成這題材，不過，在其中，主人公結果還是墮於地獄，

是後，“浮士德劇改作傀儡劇，在十八世紀之德國，非常流行。那在市場表演，少年歌德看見，並且受非常深刻的印象。十六世紀魔術家之形象，在十八世紀德國智識階級之間，非常得人歡迎：十八世紀與十六世紀，是有血緣的時代——有產階級昂揚的時代，從封建貴族文化到有產者文化之轉變期；十八世紀，如十六世紀一樣，浮士德恰恰是正在勃興的智識階級之擬人化 因為這個原故，浮士德，藉一系列作家之努力，進十八世紀

德國文學之中。

最初企圖與古典傳說以文學底完成者，是萊辛。但是，他因對於認識的追求之故，不能表現人類於永久之苦悶中，因此，浮士德僅止於在夢中為真理與惡魔訂結同盟，醒後，同情於究竟真理不能以理性達到的思想。繼萊辛而描述這題材者，是稱為狂飈時代詩人之一羣作家。前述 Klingel 曾寫關於浮士德之小說，然而他在那人物上所描寫的，與其說是真理探求者，倒不如說是新教徒及反抗那有社會特權的貴族階級之戰士。關於以這為題材的一羣作家之其他作品，諒無多述之必要。不過只有歌德，才得創造關於古典魔術家之完全的藝術底詩篇——那莊嚴雄渾的詩篇。

歌德對於“Faust”給以神祕的性質——以“天國序曲”，梅非斯托非列斯 (Mephistopheles) 和天帝相賭，說要引誘浮士德離開真理之道始，而以浮士德戰勝了和梅非斯托之賭賽以後，靈魂高登天國終。

詩篇開場於小街窄戶，眼界狹隘小市民之街。浮士德從小的世界，向宇宙大問題羽搏。他研究一切哲學和中世科學，然這博士不能在其中發見真理，不能認識

自然。他埋頭於黑的惡魔書籍，想藉以解決宇宙之謎，然而魔術也不能與人以真理之光，失望的浮士德想起自殺來，但是復活節的鐘聲止住了他自殺之念，而惡魔梅非斯托變作龍犬出現于其前，示他以旁的出路——到認識生命支配生命之路。如浮士德向他說，“好罷，止於是矣，”這剎那間，他的靈魂不得不為惡魔之俘虜。然而他永久不能滿足，他決不安于個人之幸福，於是他戰勝以後，地獄對他亦將無力了。於是浮士德從學者及思想家之狹陋書齋，走向人生之廣域。但在那抱着微細利害觀念的市民環境，有大目的的人是無所施其能的。於是他由魔術家變為戀愛者。他誘惑他的商人之女格萊特衛，殺了她的哥哥；她殺了她的私生子，在獄中發狂。不能忍受良心苛責的浮士德回到大自然之懷抱，藉與自然融合，恢復精神之平靜。但還不如說，和梅非斯托一道，快遊魔女之隱居。後來破獄救格萊特衛，而天使將借其登天，終遺她於獄中而逃出。

在這悲壯劇之第二部，地平綫較廣。浮士德起居於帝王之宮殿，演假面劇以應王。實驗了“人造人”之後，又往探古代希臘女神Hellenia之影，終於和她走到幸福

的Arcadia，在那裏潛心藝術，和她過象徵純藝術生活的新婚生活。得梅非斯托之助，他爲國王建平定敵人之大功以後，受賜海邊荒地，酬其勳勞。浮士德在戀愛中，在自然中以及在藝術中追求幸福之後，及夫晚歲，痛心於梅非斯托之殘暴，傷心而成爲盲人，然仍欲以不倦精力，在這裏建設新的生活。他想要是在好幾世紀以後，他能夠在這無人曠野，看見蟻塚似的創造一切，平等一切的勞動生活，要是他能夠目擊這黃金時代，那剎那間，他將高呼，“站着罷，你美啊，等候我罷！”浮士德抱着對於未來之無限希望，感動努力於高尚理想的剎那之美，相信過去之痕不滅於永劫，豫感未來之幸福，體味最高之瞬間，浮士德死去了！而因爲他不在利己的自己享樂之中，而在爲集團之幸福，爲未來子孫幸福的孜孜勞動中看見無窮之樂，梅非斯托畢竟還是失敗，天使撒薔薇之花，使梅非斯托及其幽靈不得近浮士德之屍，浮士德之靈魂終隨天使而昇天。格萊特衛領他昇於最高之空。這樣，畢竟在“天上序曲”中向惡魔說善良人類卽在自己的迷妄與謬誤中也常本能地知道他必須前進的真理之上帝，是正確的了。

這樣，浮士德由書齋之思想家，由戀愛者，由藝術家而變為實行家，生活之建設者。他在梅非斯托手中建設的那新世界，是從中世的過去之胎內產生的有產者社會。浮士德正是種植有產者文化的。他有大商業艦隊，在為新事物清道的意味上，他焚燒了老地主非列蒙與巴西斯之房屋——這是對於商工業文化代家長農業制度而起的暗示。

歌德成長於市民底組織之環境中，而在魏麥宮廷貴族環境之中過其生涯之半與最後，所以，他對於這新生的有產者文化，是取二重的態度，他一面理解其必然性與不可避性，因此，使自己的主人公為新文化之使徒；但是，另一方面，他自覺到建設之過程是與破壞之過程不可分離的，因此，且將認有產者的原理為罪惡。商業艦隊是梅非斯托指揮；而焚燬百姓小屋者，也是梅非斯托。浮士德以連帶破壞的自己文化活動為罪惡，在老百姓夫婦死後，因良心之苛責而變為盲人。然而，“善”生於“惡”，未來是現在的保證，個人之罪，換百萬人之福，上帝戰勝惡魔。人類之發達是前進而進步的。然而進步沒有“罪惡”是不可能，表現為其擬人化者，是獻身

於“否定之精神（精靈）”——實踐地探求，實踐地努力的服仕於浮士德的梅非斯托，是自謂常希望罪惡，而常到了罪惡之反面，結果創造了善的精神之梅非斯托。

在全體上，歌德之劇詩，是象徵那經過幾十年及幾世代之交替從哲學及形而上學思辯，到戀愛（Gretchen）及藝術（Hellenen）之浪漫底肯定，以及最後到活動的有產者資本主義文化之實踐的建設變遷的知識階級所代表的德國有產階級之精神發展史的。他在這自敘傳中，以藝術形式所鑄的日記之中，作永久的女性讚美，作自強不息的活動，與剛健的意志，向光明之不懈之精進，為未來理想社會，集團幸福而奮鬥的禮讚。

歌德在其中雖缺乏戰鬥的唯物論者的精神，然而辯證法地描寫他的時代於這偉大的藝術紀念碑中了（參看浮士德。又此段幾全據拙譯佛匪采“歐洲文學史概論。”）

## 八 歌德之真實紀念者與真實繼承者

今日，在“黑格爾之年”後，又是“歌德之年”。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也都忙於紀念他們。F. Mehring在歌德誕生150年紀念文中，曾憤慨歌德紀念之司令權，操於俗人歌德學者之手，說他們的禮讚，是一種宗教的僞信；而只有德國特權者倒壞之後，才真見歌德之光輝。實在的，如K. A. Wittfogel說的，“資產階級不大懂這些文化巨人之第一個（黑格爾）正如不大懂其中之第二人（歌德）一樣”。急於謀自身利益之掙扎，沒有求廣大真理之勇氣的資產階級，在今日，不僅是俗人，而且是惡人了，他們不配紀念歌德，歌德也不是他們的。因為認識歌德特殊地位，其生平著作之真理，就是要承認那狹隘，阻撓，殘廢了這最偉大天才之不良的環境。認識歌德之真理，意即要懲罰那創造的階級（物質的與文化的）的發展為榨取的支配階級所犧牲的社會制度。參看本期彭芳草君譯文。）

恩格斯與梅林指出只有德國無產階級，是德國古典哲學，古典文學之真實繼承者。黑格爾如此，歌德亦如此。歌德在當時，是代表新興有產階級向舊的封建絕對社會，特權的貴族階級反抗的詩人；那些宏大的傑作，

都反映這反抗之情(在種種形式上)在今日,有產者已成了舊日封建的特權階級,他們的靈感已經閉塞,不復能創造偉大的作品了。歌德以生氣潑灑之精神,謳歌新階級的情緒,嚮往未來的新社會的光明;然而今日的有產者,已不是生產的階級,而是寄生的頹廢的階級,他們沒有正視歌德作品中的基礎與發展的真實事實,也沒有勇氣看將來的光明了。而德國有產者的幼弱,使這偉大的詩人在魏麥宮廷生活中萎縮其創造的能力,而今日的有產者,只能竊取歌德的這狹隘部分,個人的形相曲解詩人,自掩其老醜了。然而歌德之銳敏的眼光,與叛逆的情緒是至老不衰,而且流露於其最大的作品浮士德之中的,而這一點,是今日有產者文豪們所不能理解,也不敢理解不願理解的。

歌德是當時新階級新智識分子的詩人。然而今日的新階級,已不是有產者,及其奴婢的文人,而是新的生產階級——無產者,農民和前進的為真理而奮鬥的智識分子了。不斷進步的歌德,倘在今日,亦必如其當年一樣,向帝國主義者,金融貴族,資本貴族封建階級致唾吐之聲,嘲笑他們的殘暴與無能,而為被壓迫的階

級青年，寫他們的憤怒與悲哀，感情與思想罷。而且，為未來光明努力的歌德，看見今日巍然存在在北歐的新社會之建設，看見了他想看見的“自由之民在自由之土地”也必定如浮士德一樣，說，“你是美啊，等待我罷。”

如果有產者之盲目於歌德，曲讚歌德，是皮相的俗人之見；則另一種無條件的認歌德為革命詩人者，也是另一種俗見罷。例如，十餘年前德國社會民主黨員Max Grunwald作“歌德與勞動者”(Goethe und die Arbeiter)，企圖將歌德與馬克斯結婚，說：“我們在歌德那裏，看見他在其作品，行動和詩上認為的根本正道，而那與有進步階級意識的勞動者之世界觀及人生觀——社會主義世界觀有接觸之點。後來到馬克斯恩格斯所意識地成為系統形式的，歌德已無意識地預感了。”“整個歷史上觀察一切之際，以真理為根本意義者。除馬克斯外，當數歌德罷。…他不僅認識真理，而且實踐真理。從其青年到老年他以真理為其公私生活之準繩。不僅如此，“歌德除真理行動之外，還認勞動為人類生活之根本意義，…在社會主義意味上，歌德是國際主義最初之代表。”在其晚年，高唱社會進化上經濟之重要及社

會生活之必要。”因此，“我們在歌德那裏，發現與近代社會主義密接的標準之道。…而歌德可以充分發展其永久人格中一切的力，光明勇氣，深刻精神，廣弘於世，那時候，歌德將傳無產者之曙光於其子孫罷”（見石濱知行“訪門爭之跡”中所引）但是，如果我們想起歌德夫人馬克斯對於其良人的不滿之感，我們可知這熱心的媒人是徒勞罷。實際上，歌德有其偉大，亦有其狹小，有其強力，亦有其脆弱，有其天才，亦有其“不幸”…而這一切，也都是他的階級狀態使然的。歌德是人間，所以也不能超越他的限制。所以只有真正馬克斯主義者是歌德之真正知己罷。而也只有真正馬克斯主義者才能大公無私地認識歌德之發展及創作活動中之深刻的理想與矛盾罷。

歌德是 Universal 的，而正因為如此，只有真正有宇宙似的博大的心者，才能理解歌德；而也只有真正平等自由的社會，歌德所理想而未見其實現的社會，歌德才更其是宇宙的，全人類的詩人罷。

1932. 4月15日夜寫畢，時戶外蛙鳴咬咬，汽車鳴鳴。

（續前雜誌）

# 歌德之藝術觀

胡雪譯

這篇短論，是由金子馬治的藝術發達觀中摘譯下來的。對於歌德自然這只是一個概略的敘述，然而却已扼要地說明了歌德之藝術觀是怎樣的偉大及其轉變之過程了。譯者

偉大的藝術家，不一定是偉大的藝術哲學者。歌德的藝術觀，確是天才的藝術觀，是大藝術家的見解，是具備了他人所不能企及的一種特別的，意義深長的論見。然而他的藝術過於偉大，因而他的藝術觀，有着不

能與他的藝術相配稱之觀。他到底是一個藝術家而非藝術的理論家。這在歌德，尤為顯著。釋勒兼備了詩的天才與深銳的哲學的思索力。歌德之所以推賞釋勒不置，也就是因為驚歎了釋勒的這個特徵的原故。歌德雖然是一個生成的詩人——是一個特殊意義上的學者，但他却決不是概念底，論理底，哲學底思索家。抽象的思索，在他，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他為藝術家，僅具備了具體的感性的直觀與想像力。他只能具體底地，感性底地，直觀事物。他之所以對於論理與形而上學竟至懷一種深切的憎惡，決非偶然的。藝術是具體底直觀這個原則，已由歌德最具體底地證明了。藝術是與感性的直觀接合起來同為感性的想像（乃至創造）這一原則，最雄辯底地由歌德的實例表明了。

這裏，我想一說關於當時的問題之斯比洛主義。在當時的思想界，從哲學上說來，有着兩個不同的對立。那便是對於拍拉圖主義的斯比洛主義。拍拉圖主義大體是由康德費希特，釋勒等所代表的一派；斯比洛主義是為拉辛，黑爾達，歌德等所代表的一傾向。拍拉圖主義，是立足於純粹主觀主義或先驗主義上的，是欲以主

觀的先驗作用，說明一切的傾向；與這相反，斯比洛主義是立足於自然——客觀——本體(Sustanz)，欲從這方面以解釋說明一切的傾向。前者是主觀本位的傾向；後者是客觀本位——從主觀出發的客觀本位——的傾向。這樣，在解釋藝術的時候，一方面則始終主觀底地——以藝術為主觀的創造；與這相反，一方面則有着在純粹客觀——自然——本體之中尋求美的根據的特徵。兩者的藝術觀，其間雖有自然的一致，而根本底地仍屬不同，即在此點。就中歌德的藝術觀，與溫克曼和康德的藝術觀，是本質底地'有着'一種不同的特徵的，我們應該深深的注意這一點。

像康德那樣抽象底地 概念底地認識事物，在生來是藝術底 直觀底，感性底歌德，無論如何也是一種難於思考(難於直觀)的困難的事件。與這相反，具體底地將自然就那樣的作為本體，作為實在，現實底地直觀，這在他，是更容易而自然的。他之傾向斯比洛主義，決非偶然，實際上，是本質底地不能不傾向到這方面去的。與費希特和釋勒在主觀的底裏尋求一切的神祕相反；歌德則努力着要在自然中發見一切。在他，'自然'是包

藏了一切的價值的實在。這樣說來，拍拉圖派之所以欲從主觀的根底說明美，反乎此，歌德則常欲在自然中尋求美，決不是偶然的傾向。

歌德的藝術觀，與他的獨得學術觀有着極親密的關係。抽象底地，概念底地認識事物，如前段所述，在具體底，感性底歌德，是不可能的。他以為這種抽象的分析的方法，決不能產生真的知識，那末真的認識或真的學術，要怎樣才成立呢？單單的具體底地，感性底地，一一的直觀自然之各個物體，這裏真的認識仍是不能成立的。真的認識，是認識事物之‘本原相’（Urphanomen），或‘本原的形式’（Urform）。據歌德的意見，種事物之中，一定有着與其範圍內的事物共通普遍的原形——統一其範圍內的全體的原形。以這原形為本原相，那範圍內的事物，具有多少與這原形不同的形或質。所謂本原相或原形，即是普遍體；那範圍內的各個事物，不外是原形的特殊體。雖說是普遍體，在歌德看來，并非一種抽象物，而仍不外是具體的原形。把這樣許多的普遍體集合攏來，探求比這更高的普遍體，則我們便能看出本原相中的本原相。如是一切本原相中之本原相。

即不外是他的最高的神。就連這最高絕對的神，歌德也只能非抽象底地，具體底地，部分底地直觀。

所謂學術的知識。據歌德的意見，便是關於事物之本原相或原形的知識，首先研究各別的事物。漸次的從這裏尋出普遍的本原相；或先從本原相始，漸次的直觀其變形或特殊相——這便是學術的認識之一切。所以在歌德看來，本原相是經驗中的實相——不待言是未完全被實現的——是當然感性底地可以經驗的東西。

將本原相與學術作如是觀，歌德便解釋藝術是同樣的將事物的原形或本原相，加以顯示的東西。學術是在事實上尋出本原相；而藝術則是在想像上顯示事物之本原相。所謂在想像上顯示本原相，那意思便是說，將事物的本質及本體，生動地顯示在眼前，吾人藉此以認識事物之精髓。假如能夠更靈活地將更高的階段之本原相描畫出來，那便能造出更大的藝術；反之，本原相之實現愈少，則藝術的價值便愈低微。

這裏應該注意的，便是：歌德以為藝術與學術是有着極親密的關係的這件事。兩者都是依於具體底直觀的，所以，藝術與學術是站在同一的地位上的。所以他以為缺了學術的知識，藝術的創造便不能成立；藝術的

創造上必要學術的知識 事實上，歌德一方面從事於詩的創作，而一方面則發表了色彩學和其他在學術上有價值的研究。

在這裏，成爲問題的，便是原形或本原相，究竟是像歌德所想像那樣純粹經驗的事物，還是經驗以上的某種東西的疑問。僅僅能夠具體底地，經驗底地考量一切事物的歌德，似乎也以事物之精髓——即全體爲經驗底的。但那也可說是由各部分經驗底地歸納起來的全體麼？經驗底地果然能夠直觀這樣的全體麼？歌德自己，不也以爲高遠的本原相，到底不是能夠在現實中實現的東西，我們只能看見其象徵麼？於我們尤爲有趣的，便是歌德與釋勒在密交的最初的機會中，相互的討論了這個當面的問題。歌德熱心地將他所研究的植物的本原相之種種的變化說明；在釋勒面前，把那植物的意義統通寫了出來。釋勒專心地聽了歌德的說明。歌德自己記道：“我（歌德）的說明完了，他（釋勒）便抬起頭說道：‘那不是經驗，仍然是觀念。’於是我答道：‘不覺的，我有了這樣的觀念，而且很顯然地有着這樣的觀念，這是怎樣的幸運啊！’”

真的全體與統一，不能由總合各部分的經驗成立，已如溫克曼所說明了的。歌德的本原相，雖由歌德自己經驗底地解釋了，但那本原相應該是超經驗的，應該是由康德所謂智的直觀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 來看的超感性物，大抵是無疑的吧。歌德因與釋勒的深交，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似乎漸漸的受釋勒的影響。所以歌德後來也謂本原相是普遍性，是不能完全實現的東西。至於最高的本原相之神，則謂為僅能象徵底地實現的事物。

歌德從此又解釋藝術家的創造的問題。他說僅僅是自然的模仿，不能為完全的藝術。不待言，在自然之中，諸物的本原相是以種種的意義實現着的，所以大自然是可以稱為最大的藝術家的；但是，大自然是在自然全體上，實現本原相，却不是完全地在各個事實上實現本原相的。從而，單是模仿了自然，那雖或可成為藝術的準備，但却決不能就那樣成立完全的意義的藝術，因此，在某一意義上，藝術家必須高出自然以上，即，藝術家必須在個體中顯示出較自然所表現的更為高遠活潑的本原相。尤其是詩人，必須如實地造出人間的本原

相——人類必須有的普遍相。藝術家作為一個創造者，其所以與大自然相似，便是因為這個原故。只有在真的藝術家的作品之中，才有其作品中固有的風格。由真的風格或真的創造所成的藝術，實際上極為稀少，大抵不過是模仿與追從的程度罷了。

④ 藝術與學術一同，在一般人生上有着重大的意義，這由以上歌德的藝術觀是很明瞭的，更且，他的偉大的藝術，直接地表示着藝術之重大與偉大，是更不待言的了。現在浪漫主義的藝術觀直接胚胎於歌德之‘Wilhelm Meister’是周知的事實。‘浮士德’是由歌德所直觀，所體驗，所創造的人間的，人間生活之原形即本原相；黑爾達式之萬有主義的人生觀，是照樣的在具體的形式上創成的東西。

以為一切的本原相是客觀底地實體底地存在於自然之中，這只要是超感性的普遍的價值，則在根本上，無疑是與拍拉圖主義之主觀本位觀相一致的了。拍拉圖主義也同樣不外是承認普遍性(本原性)之客觀的必然性的。

並且，歌德與釋勒晚年主張古典主義，即他們等尊

古典藝術，這在藝術觀上也可視為很有意味的。他們的古典主義，是意味着溫克曼所倡的精神與感性之調和靈肉之一致，主觀與客觀之調和，所以歌德與釋勒在普遍性與雜多的統一上，看出美的理想。這一點，更與康德的藝術觀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應在當時全體共通的藝術觀的根底上，加以注意。

(讀書雜誌)



# 歌 德 的 死

德國赫寇爾著  
段 可 情 譯

“這對於我是太不好了；因為我既沒有戀愛，又沒有那一個人來愛我。”在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歌一德用着嘲笑的抱怨口氣，同國務總理彌勒(Müller)在一種談話中這樣地訴說。他也說過別種同樣的話。於一八〇二年八月十二日，在歡樂的交際會中他到哥庭根附近去拜訪過綠綺涅蒲烈絲(RPunolies)，當他在十四年後對於這個郊遊回憶時，他把當時的感想，著了一首在鮮明而嚴肅帶悲嘆中的詩：

我也在這個廢墟上坐過，  
並且很快活地吃喝過，  
更向着世界之中瞧看過；  
但是在那裏構造得太少了。  
沒有可愛的孩子想到過我，  
我實在是不屬於那個的：  
那整個的世界都是灰色。

這些語句，是這樣無憂慮而帶嘲笑的調子，在詩人自身的本性中，從深深的心靈發表出來的；在這些優美的愛情遊戲的景像中，隱藏着一種靈魂深處的情調，而這種情調是他那一切對於變化着的周遭的關係與乎他那全部的行為和痛苦都是適合的。然後對於他的生活有生存的價值了，若是一種精神而兼道德的人類生存的現象與乎那神祕的自然之謎的參與，來召致他的時候：當他的心知道他整個的自我，在那不斷的動搖中時：他就願意去愛或者被愛，他就願意去感動或被感動他就願意去實行而且實行得有效力，他就願意去供獻而且盡量去浪費。那嗎他就用着不疲勞的愛之力，去懇求那自然和藝術的易變而不變的形式，而這些形式用着偏愛

給他開發了，好像一個新婦的心得以接近她的愛人一樣。因此他把生命是這樣久地緊緊把握着，因為他常常給與生命一種新的內容；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繁住在去超過一些危險病的侵入，因為他知道工作連着工作，目的連着目的。從他的創造意念那裏把他那天然的生存性，永續性，可能性，不斷地創造出自新：新的事物使他永遠尋着新的。那偉大的浮士德詩劇，牠這和他那騷動的少年時代的嚴厲女友有關係的，而這記憶上的女伴，經過一個盡力的壯年，一直走到深思的老年，牠在一切之前都拴着詩人的生活；好像牠把他一切的力量都應用出來了，而牠也很生動地得着一切的力量了。這部揚舉到白日之光迹的著作，沒有忍耐，就是說在牠本身沒有完成之前，就把牠的創造者的生命完成了。

自從一八三一年八月中旬以來，這部浮士德稿子就完竣地放在詩人面前了；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已經報告道：“最後的清稿。一切寫得清楚的都裝釘好了。”這最重要的抄本，是經過一個書記的手寫成，而大半是歌德親手改正或者補充過的，並且是他親手包好的，於是就真真是完工了；同時是決定了詩人所遺留的本子，

在後日是重要得多了。誰個大胆地把這個感覺，就是說把歌德藏在這珍貴的稿子的表皮之中的感覺去搜索的話：那馮就是做過了“重要的任務，”而達到生命的最後目的了。差不多已經在很久以前，用着毫不疲倦的精神紡出來新的絲了，而這些絲是引入後世之中來了，他現在用着固定的步法達到了詩國的最高峯而轉向着自然科學了；他爲着後來的遺卷做過整理古形態學的工作，他又新著一卷“試去說明植物的變形”，此書在一七九〇年出版，他爲此書用着一種慎密的報告書，把他對於植物學研究的道路講解出來，他想把他的觀察去和植物的螺狀趨勢相適應，他熟思把他非常愛好的蹇運兒，那色彩學（這不祇是一種讀本，却是一本值得誦讀的書）的想像縮小。此外很顯明地他同蔡爾特（Zelter）同瑪梨安涅·韋爾孟（MariamveV. Willmer）的書信往來是頻繁的。但是這一切的計劃和所從事的，都祇是那最後的創作慾的衰退；那用着有力的諧調，把世界填滿了偉大精神的緊張之絃在牠永久地音啞之前，還很久地在永無輕微顛盪中搖動着。那重要的任務是完成了；那被實在生活所環繞着的中心點是揚棄了。

當歌德八十一歲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離他死期的七個月之前)做他最後生日的時候：「浮士德游歷到最高的年齡之中了。」並不是沒有痕跡遺留，時間的飛駛，是帶着歡欣和痛苦，工作和游嬉，愛戀和憎惡，超越皇家之頭過去了：那覆着有縐紋之額頭的華髮，已經光禿了，太陽穴是陷落了，兩頰是鬆弛了，在那藍色眼膜之中，那放光而又大大睜開的眼睛，那歡喜攝去大地上一切美麗和珍奇的眼睛，埋葬在一種褪色的白輪之中了，嘴唇變得很窄而又緊緊地閉壓着，這好像是把最深的世界之謎去防護一樣。那身體也顯出來再不像那壯年人的筆直的姿態了：若是現在這白髮老人，沉思的樣子，經過他那靜寂的僧院之庭園時，那嗎他把頭和頸就很容易地向前屈着；他的雙肩就漸漸地像永久安息般垂着。當他在那香馥的花畦之間的幽寂道上，然後做一個端詳的姿式站在一株花兒的面前，在那花光之下去視察那神祕的文字的時候，那些文字是佈告那不能避免的過去的不變運命嗎？花兒比人類誰要更快地凋殘些，自然是花比人要保持得久些；因為牠那種知覺的個性就拒絕在動物的意念中存在，牠不認識有知覺

的動物那種死亡觀念，那些在來年中的花兒，和現在的完全一樣，祇是在現象之中可以去辨別牠。不管高齡人在從前是這樣的歡樂人生，然而他永遠用着決定的生存肯定的那種思想，轉向着死亡和墳墓，不是每天都願意去注意將近的日子，將要離去那美麗而富於教訓的大地嗎？這差不多是一幅高貴人類的圖畫，這種人生是那不倦的工作和疲勞，每種努力的精神是一種督責，在他所指示的義務底節度的循環中做得很夠了；但是我們用着寒戰的敬畏去觀看那平靜的威儀，用着這種威嚴屈服一個邀天寵的人到普通的空漠之中去。

在他那命運給與他的最後的生日上，歌德告別了生命。在衛瑪爾(Weimar)人們揭蓋了那偉大的雕刻！像這個肖像到現在還生動地在神祕的超人的偉大中表現出來，那大衛德·達格(David d. Anger)所創造的影像，將在平凡的後世中巍然獨立着。歌德到伊爾門勞(Ilmennau)去了，那個在吐靈根(Thuring)森林中的小城，在那裏從前看見過這樣多極快樂而又幸福的日子。他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基格漢的最高峯上，去尋探獵人草屋，這是他於一七八〇年九月六日在那樣珍奇

的月夜中所住的朴素的宿所；他想在這裏上面舉行一種回憶的宴會，一種離別的宴會。他想把終局和開始連結起來，當人們從高山向下看到山谷中去的時候，這樣一來他想從生命的最後的峯上，用着安詳的眼光看到過去的生活中去：那成功很鮮明地前進了，失敗是忍着痛苦忘去了。他的“夜歌”，這是他在當時用着鉛筆的迅速筆法寫在岩壁上的，這些安慰的語句是這樣：

等一等，不久你也安息了，

在當時這些語句，祇是一種靜寂的睡眠底柔和的安息的約言，從這裏面應當喚醒他一個新的早晨，走到新的事務，新的戀愛中去，這將是那個深夜的永恆的姿態，沒有發生地上的醒覺。他再也不去抵抗這個永恆了：他的生命是生活完了。那在歌德那倦了的眼前所橫陳的平靜的大自然，在開花結果的神聖的變化中，是停留着舊日的親密了，但是世界本身自己在變化。“現在我們要走”了。歌德在基格漢山上，決定轉身下山，對着他的同伴這樣說道。

他的家有一種住得很久的境況，那樣親熱的快樂，圍繞着這倦遊歸來的人。孫子們表現着他們天真般的

快樂與憂愁，結婚是一種耽於歡樂的集會的興奮。那些親密的朋友在一種爽朗而機敏的談話中坐在他的客桌邊，那些優美的婦人們爭先把她們景仰的小禮物帶來，每一個禮拜四，在一定的時間內，那大公爵夫人都要到來。最後一次蔡爾特在死去了詩人小室中，高聲地說話，用着犀厲的奇警口吻，爲要把柏林的煩囂趨消到那種靜寂的空中去。歌德在寂寞的時間內，偏着頭在耽讀他所收集的藝術的珍貴篇頁；在晚上我蝶梨亞(Ottilie)應當來朗誦，並且要用着相當的容忍，使這老人的不平靜的思想，要多像一位意志不定的英雄或飄蕩的愛之僑慕那樣在四周飛翔，至少像希臘歷史家所寫的元帥那樣。這不能把心理學家的眼光遮掩得住，這種危險經過這個貪生婦人的無疆的幻想，可以招致出來的。這樣一來，他因此就即時想像出來了，所以他把將來的身後事件堅決地決定。他同國務總理彌勒經過很久的商議，纔去起草，他的遺囑放在那裏了，他的三個孫兒成爲繼承者，已經在一八三一年五月十五日以前就簽了字，擱在那裏了；遺囑的附件在正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也弄好了，這好像同著作家的遺稿一般地處理了。

一位謹慎的家主用着最好的知識，把他的房屋約定；他很信任的樣子，把他忠實的熟思結果，放在神的靈上了。

這樣冬天是過去了，通常是這樣冷的吐靈根，而這次是一個幽闇而多雨的冬天。僅僅祇有很少的嚴霜，從無雲的天上降下來。在一八三二年正月月中旬冰塊裂壞了大廳；在三月十七日左右，那淋漓的暴風雨，就預告春天將到了。雖然是不好的氣候，他還敢在三月十三和十四兩天去作一種中午的散步；人們這樣想，詩人用他那種冒險的不能忍耐的心情，去尋探那缺乏了很久的太陽，加速地出現。“人家問我”，他在幾天以前，同他的私人書記愛克曼（Eckermann）在一種有深意的談話中這樣說過，“人家問我，到底在我的本性中，有沒有尊仰太陽的意念，我是這樣說的：絕沒有的！太陽是一種最高的啓示，而且是最偉大的，牠容許我們地上的人去觀察牠。我崇拜牠的光與乎上帝的創造力，因為這樣我們就能單獨地生活，能做事業。並且動物和植物同我們一塊兒存在”。他再也看不見少年時代的太陽了；三月十四日的外遊是成爲最後一次了。三月十五日，禮拜四是最後的一天，對於那日記中的清楚書法，包括有一般的大

意。對於他的日記歌德也繕寫了那所預備的草稿，他因此恰恰得着一種唯一的最後所在的了。他把其次的一種單略的草稿記入到三月十五日，禮拜四的詳細的日記登錄中。於是就叫着這樣：“禮拜五三月十六日，爲着不舒服，整天睡在床上。”然後接着還有第二天的題言：“禮拜六。”然後就再沒有接下去了！那死神準備着了，他那難挽回的終局，安排在日記和生命之中了；那死亡是開始了。

我們知道：歌德是死了；因爲他的使命是十分地完成了。在他那運命所負的責任完成過後，那達到了的生命，應當轉沉到物體的本源中去了。但是我們也想去感受，解放了的體質是使用那一種方法，而把精神與肉體合一的力都去毀壞。他的遺族和朋友發表歌德逝世的症候，說他是死於“窒息感冒後，接着的變成神經的感冒發寒熱。”我們可以接受的，因爲我們知道他在受感冒發寒熱之中着了涼，而引起一種流行感冒病，好像恰恰在當時衛瑪爾和別的地方常常有這種風土病流行的。這種流行感冒症一部分是要變成一種神經熱的，心臟受了發寒熱的傳染，顯示出疲弱，而接着生出肺部麻痺

之症來了。於是歌德就這樣死去了。

對於歌德最後的生存日與乎他的逝世，有許多不同的傳聞。在我們想來，這應當把他們的傳說，用評判的方法去互相印證的。第一開始就不能確定，歌德在那樣一種境遇，而去得受着這不幸的傷風呢。在三月十五日，一個禮拜四，歌德覺得不舒服，他沒有胃口，所以吃得很少，並且很早就上牀去睡覺。在夜裏就非常之不安定，寒熱交作，一陣陣的乾咳苦惱着這失眠的人，並且感覺在胸口的外部在疼痛。於是在早上就去請醫生：這時已經是十六日禮拜五了。皇家醫生卡爾·浮格博士來了，這個人是歌德把他當着非常的人物，與乎最好的醫學家而去尊重的。當浮格在八點鐘到這病人那裏來的時候，他是朦朧地睡着的；他醒來了沒有能夠立刻就清醒。紅了的眼睛的疲弱眼光，不止的咳嗽，聲音的啞啞，骨節的疼痛，但是這一切不平常的無表情都是危險的預兆。一定的服藥，最少的食物，都被醫生規定了。“爲着不舒服，整天睡在床上。”他在最後這一天，像這樣寫在日記簿上！在這時間的過程中，顯出來一種顯著的良好現象。腦袋更能自主一點了，眼光更加活潑一點了，咳嗽

也少了，皮膚顯出來被那有益的汗水佈滿了；在晚間精神已經恢復到從前那樣活潑了，而能使他的朋友理孟（Riemer）同他在輕微的閑談中，去講那關於語言學的研究了。這良好的現象不斷地進步，維持到第二天：那死神願意再一次打從這尊貴的人的身邊走過去嗎？那更多的酣暢的睡眠。咳嗽的減少，胸痛的減輕過了幾夜。食慾也增加了：允許他吃中飯喝一杯衛慈堡的普通葡萄酒，吃早餐喝一盃瑪登納。已經在禮拜日，三月十八日，歌德離開床有很多的時間了。在禮拜一他幾乎整天都沒有躺在床。他的身體還要疲弱；但是精神却更爽快，而又特別活潑。那種愛工作的偏愛也回復轉來了：讀了一冊法國書，看了一遍一紙匣的銅版雕刻；那顯著進步的良好病狀，使他去詢問他服務機關的事務。他每天都在談話，那種在談諧談天中的歡喜，又依然喚醒了。但是在三月十九日到二十日的午夜，歌德醒來時，他感覺得寒冷，起初覺得手是冷的，而且永遠是冷得更厲害，然後蔓延到全身，那早先的疼痛，更劇烈地襲擊着那苦惱着的胸部了。僕人想去請醫生，歌德不許可，“因為祇是苦痛，但不致於發生危險。在早晨九點半鐘左右把

浮格請來了。一種充滿了不幸的慘象期待着他。極可怕的恐懼和不安，驅使着病人，用着在追求甚麼的焦躁，時而躺在床，時而坐在那挨着床放着的椅子上。牙齒如像受着了嚴寒一樣在磕磕地作響。那胸部的疼痛，把這受痛苦的人，壓迫得時而呻吟，時而高聲呼喊。面部在扭歪。容顏灰白，渾濁的眼睛，深深地陷入到眼眶之內去了，眼光表現出極可怕的死之恐懼的神彩來。那如冰般冷的整個身體，潤濕着汗水，差不多感覺出那急跳的脈膊，病人被渴極了苦悶着，那疲弱地發出來的單個字的話語，就知道那種在吐血復發的境況中的焦灼，這是在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因為兒子的逝世就已經吐過一次了，這從一切生命權利所分離了的老人，也快進墳墓了。

做了很快的手術，醫生在一點半鐘的盡力內，再來一次的治療，想去把一般的狀況弄更良好些，把胸部的疼痛去解除；用淡淡的檸檬水和着酒去灌注，使他的劇渴平靜下去。晚上看起來病人是在適度的安適中了。他已經在上午，半無知覺地簽了一張支票給會計處，這是付與那留在柏林研究的，年青女雕刻家安克梨卡。法瑞

絲的費用，一百塔納；（Taler一個塔納合三馬克）在晚上他很歡喜。聽見浮格博士說另外一樁償還，而要他很急迫地去幫助，這是得着大公爵手諭的許可的：他保持着“很親切一直到最後的呼吸為止”。他的媳婦的一位女友，那有趣的伯爵夫人綠綺賽，浮蝶萊，把她的肖像送給他：那常常給懸心以安慰的莊嚴的宇宙底屏後的間候，是一張美麗婦人的肖像。“現在這藝術家應當是被讚美了，”歌德說道，“他是不朽了，那大自然所成就是這樣的美麗。”他穿着他那件白色的睡衣，腿上蓋着一幅輕被，眼睛是用着一張綠色紗幕保護着的。那尊貴的老人就像這樣坐在那挨着床放着的靠椅上的，在痛苦的虛弱中，他是親切、安詳而又清澈的樣子。這買來的綠色的靠椅，還有幾天恰恰要滿一年了，歌德曾指給書記艾克曼看過，並且說道：“然而我對於這張靠椅，一定用得很少，或許是完全不用，”他從前這樣說過——現在他使用牠了，他要死在那上面了！

但是還允許他活一整天；就是那三月二十一日，禮拜三，好像一個渴望自由的鳥兒一樣，牠站在籠門邊把翅兒展開而又躊躇的樣子依然收斂起來，不管牠是應

當要離開這變成可愛的牢籠的，歌德的靈氣也是這樣；他的靈肉的衰滅，經過那給與希望的休息，又依然打斷了，在休息中間氣息很自由地呼吸着，那暗遮的陰幕，從眼睛和靈魂跟前很明顯地揭蓋去了。一直到午前，還許他給了一個怯懦的希望到痊癒上面去；在午後那要消滅的火焰搖搖地還閃耀了一次。於是就決定了。一種在胸中的輕微鳴響，已經在上午就聽得見了，在這一天的過程中，都響着高聲的痰喘，那致死命的肺葉麻痺表現出來了。那冰冷的身體通流着汗水，冷度增加起來了。脈膊也消失了，容顏變成了死灰色。意識的消失永遠地增加，知覺接着更久地昏亂了。

那很短的最後生存的夜裏來了，死之長夜先走了。從假死的暈眩那裏，死者時時回復到知覺清楚上來；他命令僕人佛利特利錫切開一本關於時代政治的書，這是大公爵送給他的，（這本書是瑞士的政治家沙爾逢第著的，名叫“十六月，亦名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在他的面前放着的兩盞燈光之間，他用着疲弱的手在翻那本書，他再不能去誦讀了。

然後就到了最後的早晨，那三月二十二日的早晨。

歌德在綠色的靠背椅上，很平靜地休息着。我蝶梨亞挨着他在床上蹣跚着；她在晝間大半都是離開的，祇有在最危險那幾夜裏，纔在書房中去看守他；現在她把那臨死者的手握着了。她同家庭教師和孫兒們停留在書房內。此外還有僕人佛利特利錫和歌德的書記約翰瓊。在另外一間屋子內，那些親近的朋友和同事在等候這個人的終局：理孟，艾克曼，克雷特，索列德，考特萊，和國務總理彌勒與乎浮格博士等等在走來走去地候着。在他們之中，時而有人走到睡房的窄門邊去傾聽那假寐者的呼吸，與乎斷續不連的如在夢中一般對着自己所呢喃出來的話語。那垂着的容顏的表情，是很安詳的樣子；人間的恐懼是完全消滅了，已經在三月二十日那一天就把那和死之災難的最困難的奮鬥支持過去了。在最後一幕戲中那消失的幻想，顯出來是貧弱的樣子，鮮明的印像經過那昏亂的知覺被拋棄了。病的痛苦已經減除了；沒有臨終的思想，沒有死亡的預感去擾亂靈魂。這疲弱的靈魂再也不會有清楚的概念了，甯可想着即刻痊癒這種欺騙的思想去歡喜好了。

九點鐘左右歌德要求喝一點；他在椅子中立起來，

喝空了一杯滿裝着的酒和水。然後他完全站起來了，佛利特利錫和約翰扶着他，他站着在問話，應當要寫甚麼日子。人們回答道：三月二十二日。“那嗎春天是開始了”歌德說道，“我們能夠更快地復原了。”他坐在他的靠椅上，他沉入到微睡之中去了。他開始在做夢，並且自言自語地說些不相連續的話說。那伯爵夫人浮藻萊的畫像在他面前浮現出來了；他呢喃地說道：“把那美麗而有黑色鬚髮的，塗着燦爛彩色的婦人之頭，放到那黑暗的背景上面去。”他在半意識中很快地醒來了，他把他那夢境的幻思繼續耽想下去：“佛利特利錫，把那裝着圖畫的紙匣給我。”沒有一個紙匣在那裏。佛利特利錫遞給他一本書“不是這本書，却要那紙匣。”佛利特利錫解釋說實在沒有一個紙匣。“那嗎這一定是有一個鬼了。”歌德說道；他以為那是從前存留在眼中的一個印像。那個主觀的影像，他詢問時間。這是十點鐘了，歌德請求吃他的早餐，人家拿來一種切得很碎的冷的禽類食物，歌德取了幾塊到自己面前。他要喝酒；然而他纔喝了一口就把杯子放下。“你沒有把糖放在酒中嗎？”他對於午餐訂了一種預定的菜，並且希望在下一個禮拜

六，請浮格博士，作為這個日子固定的客人，來吃他那種最愛吃的菜肴。他叫約翰和佛利特利錫把他扶着，作一次最後的起立；但是他却搖晃站不定，依然倒在靠椅之中去了：“來，我的女兒，給我伸出一個小腳爪。”他向我蝶梨亞說道。然後就是他最後的話語了：“把百葉窗打開，多放些陽光進來。”在失了知覺的狀態中倒回去了，他如像在做夢一樣，把右手高高地舉起那中指頭顯出來在空中劃字母一樣，於是手兒漸次更深地向下垂去了，指頭繼續在那蓋在膝頭上的氈子上寫着。考特萊站在靠椅的右邊，他用着驚異的眼光在看那一隻手的指頭在微變灰色了。他把眼幕揭了過去，歌德的眼神已經薄弱了。歌德永遠地更加虛弱了，他的呼吸也更加困難了，他很舒適的樣子偏倒在靠椅左邊：歌德是死去了。這時恰恰是十一點半鐘。

人家已經很早就開始證明歌德最後的話語，（這是真正的最後語）是在考特萊在歌德聊死之後所寫的紀錄中了，並且國務總理彌勒對於詩人的一生用着極有意義的象徵「更要光明」！（Mehr Licht）去重新解釋，這樣的提精是相近，而不是無所據的。那昏暗的早春天

氣底貧弱的光線，把那個神聖的太陽弄逃走了，歌德的眼睛（因為歌德的眼睛，自身就是如太陽般的），在滅光中還盡力去遇逢那太陽，此時他也準備一種神與自然的永遠的效果，回到神的膝上去。

在歌德書室的前房中，到現在還放着一架高大的鐘。牠在早先是放在老家的進門的過道之中的；這架鐘的運轉和擺動，記上了他那童年和少年的時間。當他在很多年之後，成爲一個站在生活和名譽的最高峯上的人。在靜悄的夜裏打從他的老家走過去的時候，他又依然聽見這親密的音響了。以後一位華貴的朋友，把這個有價值的遺物獲得了，就當作一個生日的禮物送給詩人。在他死的時候裴蝶梨亞把那鐘的指針停住了：那指針永遠還是指在那個時候上面的。時間在這個有枝角的小室（指鐘的機器）內揚棄了，他是把歌德的生與死都看見過的。此地感覺那永古的氣息在噓動。

（讀書雜誌）



## 歌德的愛情

徐 仲 年

自從十五歲上起（一七六四），歌德單戀了一位比他年大的琳萊真，直至他臨死（一八三二年三月二二日），尚在夢中低語：“請看這位美人的面貌，有黑色鬚髮的婦首…多麼嬌豔的顏色…以深色作底（按指黑髮）…”（但據(Coudray)所記）歌德為愛而生存，為愛而受苦，為愛而創作，——他的兩部代表作“少年維特的煩惱”與“浮士德”都以愛為中心，如果歌德是一朵人類智慧的奇花，愛情便是滋養此花的甘露，其實世

間一切偉人，天才，泰半是多情種子，因為他們的情感比常人來得濃，愛情為情感之母，自然也異常豐厚了。歌德給我們一個絕好的例子。

倘使有人想寫一部‘歌德的情史’，必能收集許多動人的材料，不過，他一定很驚異地得到下面的結論，幾乎每次愛情昇至某程度時，歌德便‘逃’愛了！關於這一點，可以‘就人’‘就事’來批評，大凡天才都愛自由的，肉體上如此，精神上也如此，所以李白的詩豪放得如神龍現首，莫測其尾，真是至品！而杜甫那種眼觀鼻，鼻觀心，半片屁股坐在板凳上的神情使人見了都討氣，愛情是為己的，——誰敢撤下這大謊：為他人而愛？愛情一到夠高的地步便會發生種種本身或連帶問題，種種煩惱，種種痛苦：此時，愛情已變為一紅網做的頸圈，雖則牠染的是喜色，質地很溫柔，畢竟使你先去自由！歌德不肯接受這個圈，所以逃愛了。而且，我們不必欺騙自己，厭故喜新是愛情變遷中必經的段落，歌德未能跳出這個常例，可是，就事立論，我便不得不以‘懦弱’兩字加諸歌德身上，每每他愛上了一位女士，她對他亦有相當的表示，他或因畏懼紅網頸圈，或因久熟則變為平淡，

不努力進行，讓她去與別一位少年訂婚，甚至欲愛不能愛，他的朋友就勸他“有希望則進行，無希望則罷。”他長嘆道：“事情那有這般簡單？”實則他捨不得她，却又不願與他的情敵一爭短長：這種畏首畏尾，進退兩難的態度，雖出諸歌德，不能算勇敢的罷！

男女們為何求愛？爲了需要，爲了幸福，需要兼指肉體與精神，幸福則偏重精神，需要起恐慌，固然是反背幸福的，然而需要的滿足並不見得即是幸福，反言之，幸福不一定是需要，有時是超需要的，所以幸福高出需要，多少含有奢華的意味，而且幸福一物，不可單指快樂，有時痛苦中亦有幸福：這層，說來好似不通，祇須你苦問一位曾受過失戀的痛苦現今在回憶中生活的詩人便知我所說的有理。於歌德許多情史中，爲精神上的需要及幸福而求愛的事蹟占多數，至少我可指出兩件最顯明的對於沙洛脫·白芙（Charlotte Buff）與沙洛脫·斯坦（Chreore von Stein）的愛情。歌德，多情善感的歌德，在史太師埠時，浸沉於‘狂風暴雨’（Sturm und Drang）中，吃盡浪漫式的痛苦，嘗盡無根據的憂愁，一至魏茲拉爾，他遇到了沙洛脫·白芙：她於

他是靜鎮與和諧的象徵，正是他所缺乏的情緒，他不禁愛上了她，無奈她已訂過婚，她的未婚夫開司耐又是歌德的好友，歌德退避了，可仍為他們兩人的知友。我們不要忘掉‘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女主人便是這位洛脫（沙洛脫的簡稱）。至於第二位洛脫，歌德在找愛馬爾地方認識的——一七七五，那時她正三十一歲。在二十二歲時，她與奉·斯旦男爵結了婚；九年之中，她生了七個孩子，養大的只有三個，因此她的身體不很康健，智慧却極尖銳化，頗似病美人林黛玉。她的整靜，安閒，高貴，以及她的學問，很烈地吸引歌德，她亦以朋友，姊妹，甚致母親的態度與心理對待歌德，歌德籌之曰：‘使人心平氣和的婦人’。歌德自浪漫派轉至古典派，自‘少年維特的煩惱’寫至‘意妃日宜’（Iphigenie），這個轉變很大，很重要的轉變，應當歸根到沙洛脫·奉·斯旦夫人身上。

歌德既然受過了這許多或美，或才，或才貌兼全的女子，他的夫人一定是非常的了，誰知是一位極平常，沒有受過好大教育的女子！克利司梯阿納<sup>印</sup>·維兒比玉司（Christiane Vuepius）出身雖微，却是一位很能持家，很樸實，很勇敢的女人；自她於一七八八與歌德結

識之後，生有一子，直至一八〇六纔正式結婚，她供給歌德一種絕簡單但忠實的愛情；歌德呢，好似吃厭了大魚大肉迴經來嘗嘗儉樸的食品，覺得菜根皆香，所以他始終愛護着克利司梯阿納和他們的兒子。

——南京；一九三二，十，二九。

(彌羅週刊)



# 歌德的幾個女朋友

周 曙 山

一，導言——二，不幸的初戀——三，禁種時的二潔友——四，  
夏甜蜜的第二度接吻——五，一個美麗的靈魂——六，一對姊妹花  
——七，一顆可愛的明星——八，狂瀾運動中的狂戀——九，迷人的  
一雙碧眼——十，一付烏黑的眼珠——十一，未婚夫的滋味——十二，  
生存中的半個人——十三，好個家庭庫藏司——十四，沒有性慾的  
姊妹——十五，贅論

---

大文學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在今年（一九三二年）的三月間，已到他的逝世百年紀念了。這個對他慶祝的問題，在今歐洲，尤其是德國，自去年的後半年以來，已經引起各界人士都很為注意，預備屆時究竟採取一種什麼儀式慶祝他。

現在單就德國方面說，據說在幾個月以前，就有許多人在那裏籌備慶祝了。後來“文學世界”雜誌，曾提出來：“不舉行慶祝是否就是慶祝的最好方法”的一問題，徵求各人的意見。這在托馬斯曼的回答說，現在全世界已都着手籌備慶祝歌德的紀念日，不舉行這辦法恐怕辦不到。盧特維喜則說，屆時各教授可不必開會演講，而由政府把歌德對德國人的批評文章，抽出一段，用一種令強迫各報館登載，于那天內就拿這一段文章，在各大學和國會中朗讀好了。而瓦塞曼的意思，却以為像現在這一個時代，對於歌德這樣一個舉世皆知的人物，已無了解的能力，即舉行慶祝，也不過只作些虛偽的讚頌罷了，所以不如不舉行反好。

是的，他們說的都很有理由，我真不敢加一詞。至于我們中國文壇上的霧圍氣，雖近來有極少數人認歌德為色情狂，在主張排斥，但從大體上觀察，依然崇拜

他或傾向他的人較多。因此這到時在我們中國內，是否有人定然要舉行慶祝歌德的紀念日。却也是一個問題。

再說歌德被介紹到中國來，以我所知，大概是始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的“學燈”——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即到現在，只須翻開郭沫若，宗白華和田壽昌三人合著的“三葉集”一看，還可看出當時他們振筆介紹的痕跡。後來郭氏又把歌德的兩大代表的傑作“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浮士德”（後者只翻譯了前半部），先後翻譯過來，公之于世，于是在中國的讀書界，無分老少，無分男女，幾無人不知道歌德這個大文豪，在歌德傳記方面的介紹，除去幾種辭書和文藝史書中，都有扼要記述外，近來也有二三種專書，貢獻了這貧乏的中國文壇。這其中的可舉者，即：陳西滢氏譯的“少年歌德之創作”，柳無忌氏編的“少年歌德”，張競生氏譯的“歌德自傳”（按“歌德自傳”原有四種：一為“詩與事實”一名“我的生活的故事”，二為“意大利遊記”，三為“法國的戰場”，四為“年表”。張氏所譯，只是第一種“詩與事實”的一大部分，而且這也只是記述歌德少年的事情。）及“東

方文庫”中的“但丁與歌德”等，其外我却沒有看見過。

至于記述這位大文學家歌德的全生涯的行傳類，在德，英，法國等的各種文字中，可以說多至不可勝數的，因此在他國人士對於歌德畢生的行爲，思想和事業等等，當然比我們更深澈的明瞭，在這裏我有個希望，就是希望我們中國的譯述界和出版界，將來能有一種——至少有一種——關於歌德的全傳問世，以便無論崇拜他，傾向他或反對他的人，得有所了解。不致像今前的許多對於歌德歡迎和排斥的人，可說總是依據他們的“一知半解”的知識，即表現到態度上面來。

在本篇內，我只想述他的幾樁文思泉源的故事，其餘的却不能兼收並敘了。然此還在六七年之前，我在東京上學的時候，有一天在一個日本同學伊藤君之手，看到一本克勞法德著的“歌德及其女友們”(M. C. Crawford: Goethe and His woman Friends.)的英文原本，就大大的引起我的好奇心，雖然我的英文程度是很“蹩腳”的。後來又蒙伊藤君把那本書，借把我看了一遍，記得當時我還筆記下來若干條。可惜我現在只剩下這一點印象，却没有那本書拿過來參考，因此這裏所述的歌

德的幾個女朋友，只是根據很少幾種的歌德傳記，聯以實獻讀者一點兒趣味而已。

還有一點要聲明，就是本題雖標明為“歌德的幾個女朋友”，却不如說“歌德的幾個戀人”為切當。其中尚有先和他為友誼的同居，及至生下孩子之後而又正式結婚的；以及他和他的妹妹之間非常親暱的感情，也想簡述在裏面；所以這又可視為“歌德與女性關係”的一篇東西。

## 二

在少年時代的歌德，也是一個性感早熟的孩子，所以當十四五的時候，就開始戀愛着一個女子了。這次初戀的對象，即他的自傳“詩與事實”之中的格蕾脫欣(Gretchen)，也就是他的著名悲劇“浮士德”中的女主角。她在歌德一生的許多女朋友之中，是居在第一位；而在他一生的許多風流豔史中，也就占了第一頁。不過她對於歌德，只當他是一個有趣的小孩，予以相待弟弟的愛情，所以這等到他明白了之後，便很覺是一樁值得惱恨的事情。

說起歌德與格蕾脫欣之相識，是發端于兒戲的當中，真令人覺得有趣。原來歌德在他的故鄉佛朗克堡 (Frankfurt am Main) 的許多少年朋友中，那時雖以他的年齡為最小，而才學却很出眾，因此遂產生了這一段歷史。換了話說，歌德在那時候，他已經能寫作不很成熟的情詩和情書，為他的一夥少年朋友所推重。其中並有已和女子談戀愛，但自己不能寫出動人的情書，以博意中人的歡心者，就常請歌德代作；而歌德也願意做這種事情，以發洩他的才情。

有一次他既應人之請，作一首出女子口氣的情詩，後來又請他作答覆女子的情書，他也答應了。這樣一來，那個利用歌德為他作情書的小朋友，為酬勞歌德起見，就約定在一天的晚間，設座“薔薇軒”的小飯館聚餐。席中所談，只是關於他們初不相信歌德能作那樣的情詩，到後來才佩服的那些愚弄詐騙的鬼話。在歌德正聽得討厭時，適逢無酒，于是就有一個人喊女茶房前來。那時女茶房因病已就睡了，應聲而至者乃一個美麗無倫而嬌豔難描的少女，即對他們極風韻的點頭後，復以優妙的聲調問道：

“你們有何事吩咐？請由我來代做吧。”

其中有一個少年就說：

“我們的葡萄酒已喝完，請你再拿兩三瓶來可嗎。”

又有一個人說：

“喂，格蕾脫欣！請把這些空瓶來拿去。”

于是格蕾脫欣就走過來收那幾個空瓶，而歌德的眼睛裏遂看出她是極嬌豔可愛。他正怨恨那些人，差使這樣可愛的一個少女，于夜間到外邊去做事；好在酒鋪是最近，她已經買回來了。至是有一個人即說道：

“謝謝！我來敬你一杯，並請你也加入我們的這裏面來吧。”

她把酒先放下來，即彎腰致謝，並飲一杯為他們祝福。接着又說：

“請不要過遲了，並請莫過于吵鬧，因有病人在床上。”

她于說過之後，即轉身入內，而她的情影便從此時起却乎是隨時隨處俱在歌德的心目中，不能夠消失。其後他雖常常想到“薔薇軒”去探訪她，但終覺得沒有好藉

口，只好等到星期日，跑到那條街的教堂裏，冀和她一晤。這次他到教堂中，果然看見她，但到禮終人散時，她從人叢中出去，使他却無那種勇氣去向她說話，更無勇氣去送她到家。只遠遠的向她行禮，她也略答以點頭而已。然在他初受到所謂女性戟刺的心中，已把這認爲是他的無上幸福了。

其間託他代作情書的那一個少年，又來託他代作女方第二次給男方的情書，並須用詩體。而那一個介紹人，更囑他這次要好好的作成，使其中的表情之處比前更熱烈。當時歌德，以爲這是一個極好藉故去見格蕾脫欣的機會，便隨口就答應了他們，但他這次所作的情書，全是描擬格蕾脫欣給他自己的口吻。作成之後，就把這封情書裝在衣袋裏，于約定之日送到“薔薇軒”。他到之時，時間尙早，所以他的朋友們，還都沒有來，只見格蕾脫欣正坐在窗下，在那裏紡紗。隨歌德後第一個來的男子，是她的表兄，即請歌德把那封情書拿出來，讀把他們聽。歌德讀時，聲甚顫動，而她聽了，也于面上浮現些羞紅之色。因爲她已聽出那封情書

的內容，全是用她寫給歌德的口吻，當然使他要有所感動。而那表兄除對歌德稱贊一番外，則指出那些口吻不合的地方，認為不妥，請他修改，旋即抽身出去了。歌德提筆修改時，因為他的心神太注在格蕾脫欣的身上，以致愈改愈覺得不好。于是他就對着草稿慨歎道：

“怎麼也不能做好！”

這時格蕾脫欣攙口道：

“那就很好呀，原來不改就極好！”

她並且又極誠懇諫勸他，叫他不可再做那種惡劣的玩戲。隨手又把他的草稿拿到自己的面前，以一種不能形容得出的輕嬌低妙的聲調，一字一句的讀下去。讀完以後，更對他說：

“這詩的確是很好的啊——只因做這無聊的題目，真覺得可惜！”

歌德答道：

“你所說是很對的……。但若有一個少年愛你，拿着這信要求你簽名于下，你將何以對答呢？”歌德說後，隨手就把信稿遞在她面前。她看這樣，不禁面紅，却也沒有什麼話回答。如此沉思了片刻，遂羞搭

搭的把筆拿過來，于那信稿之後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時歌德，大喜欲狂，即起身來把她緊抱在懷中，要和她接吻。而她乃微微的把他推開說：

“不要這樣，接吻的事是很俗氣的。倘你能夠，就講愛情好了。”

歌德無奈，只好鬆開手說道：

“也好，但這封信我不能把任何人，要自己留着。”

趕到歌德把那封信裝入衣袋時，她又勸他早點回家去，不要在那一羣惡少中廝混，而且今後，也不可再加入那惡戲。他因初得她的心，為求永享此快樂，便不得不自勵理性，即刻回家去。而他于回家之後，又常常把那封信從衣封中拿出，不知讀過多少遍。甚至于把那封信，或送到唇邊，或抱在胸際，以享受那純潔的初戀的幸福。

在歌德的那夥少年朋友中，既都佩服歌德的詩才，而又要利用他為他們代作，以繼續那惡劣的玩戲。于是凡遇喜喪之事要做賀詩或弔詩，皆請歌德做。于是他們又提議，要把歌德所作的那些詩付印，而歌德為一種名

譽心，且爲便于去見格蕾脫欣，也就答應了下來。這種情形，一些人和歌德之間的交情，自然更親密起來，而往來日見繁。有時他們談到將來立身處世的方法，歌德便說他希望自己將來能有一種不要資本的技能。又有時一同到馬因(Main)河畔去散步，或到飲食店尋樂。後來又由那些朋友介紹一個年長者，與歌德相識，並請他對他的外祖父推薦，給那年長者一個位置，他也答應了。

但這以後，歌德連到“薔薇軒”去兩三次總未看見格蕾脫欣，因此他很覺得不安和憂慮；尤其這都是日間的事，更使他不能放心。要想把這事情請問那店中的人，但他自己又覺得很害羞。好在一日，歌德爲他的妹妹康乃利亞(Cornelia)，到一家時裝店買意大利製的絹花，忽于那個店內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女，好像是助理員，在那窗前做着什麼事，就以爲必定是格蕾脫欣。當這時候的歌德，真是驚喜交集，不可名狀。而她也把眼向歌德這方面望來，並好像囑咐他不可以在人前弄出來破綻；使歌德更相信是她而無疑。但他雖已領會了她的意思，不得不把狂喜之情抑制着，而他的靈魂則已早飛到

她的身邊，不復能選什麼花。至是他既癡癡迷迷的，久不能把花選好，而那女店主也實是不能再忍耐，遂把花盒蓋起來，叫人送到他家去，請他的妹妹自己選擇。如此無異下了逐客令，在勢他不能不即出店回家。

歌德回家後，適值約瑟二世于那年（一七六四年）當選為羅馬王，將于佛朗克堡舉行加冕禮。于是對此大典所作種種的籌備，在那城市已經是十分熱鬧。尤其是歌德的父親迦斯巴·歌德（Johann Cospar Goethe），因為職司所在——曾做“皇家顧問官”（Kaiserlicher Rat）——極其關心，遂叫兒子把以前關於加冕禮的各種紀錄，拿出查看。可是這時的歌德，在心目中只有個格蕾脫欣，並一心想就跑去見她，好容易的耐過兩三天，就偷得個機會奔到“薔薇軒”，來和她相見。不料他的那些朋友們，因其中有的是她的親戚，所以常到這裏來；而這時也陸續的來了。當歌德到“薔薇軒”的時候，格蕾脫欣迎着他微笑，還沒有待他開口問道，而她已先告訴他，說她所以要到時裝店去為助手，實因想謀一職業，能得些薪俸。不過在歌德聽後，雖覺事已明瞭可以稍安心，却又看她那樣的美麗，在那店中露頭露臉的與一般

人周旋，終不免他要有所妬忌。

這次在佛朗克堡舉行的大典，凡德國各地的諸侯名士，都來參加；還有許多參觀的男女老少，也正是肩摩轂擊，勢如潮湧。因此下寓歌德家內的賓客，一時很多，而他既多所藉口，且其父母亦寬于監視，遂得無分晝夜，常常跑到“薔薇軒”會他的戀人。三月二十七日，約瑟二世當選為羅馬王，于四月三日舉行加冕禮，其間歌德和格蕾脫欣，亦沉醉在笙歌宴舞中，竟樂而忘返。當歌德未返家的那夜，格蕾脫欣先說時已到半夜，請他可不必回家，彼此坐談到天亮。我想歌德當然是極願意的，于是他們就並坐窗下，低聲慢語的談歡着，但這不久，她就把頭靠在歌德的肩上，漸漸的睡着。惟他一時覺美浸心脾，不能成寐，只留心支持着那麼柔軟快活的負擔。不過他終敵不過睡魔，遂于不知不覺之間也昏昏睡去。趕到歌德睡醒時，已見日光射窗，格蕾脫欣正立在鏡前整理着她的衣帽。她這時對歌德微笑着，笑得比前更嬌豔多情，及他走時，她又極溫柔的緊握着他的雙手，和他道別。在歌德則靜悄悄的歸家，幸得他的母親（Katharina Elizabeth Textor）的愛護，才得安穩的

備過他的父親昨夜外宿的事情。

還有一夜，全城皆張燈掛綵，極其熱鬧，他又得和她及那些朋友三四人，一同到街上觀光。他今和她交臂而行，尤為欣喜。後來則在一個極幽靜的飯館內，同吃夜飯。飯後天還不很遲，那兩個朋友便回去。而歌德則先送她到“薔薇軒”之門，于分別時，她忽向他的額上，深深的一吻而入。這是她最初一次給他的恩典，却也是最後一次的恩典。

翌晨，當歌德尚未下床的時候，他的慈母很慌張的進來對他說：

“唉，快點起來！今有一些想不到的麻煩事，弄到你頭上；有人說你結交了匪類，做了一樁極不好的事，這你同做沒有呢？你父氣得不知怎麼對付。我所能做得到的，只求他請別人來問你，不必親自來考問。現有那位顧問來代替，而且他也是代表法官而來；你當覺悟！”

他的母親剛出去，那位顧問已進來，即對歌德訊問他常出入“薔薇軒”的事。這時歌德對於代作情書及其他的詩等等，雖不以為是惡事，但已覺得那一班惡少，

將不免使格蕾脫欣要受何嫌疑，所以很憂慮。他更怕說出來和他們同玩，將會拖累了大家；但自己雖未做何惡事，而所交的却都是一班惡少。所以只好悲憤欲泣的照實說：

“我雖和他們相識，但那爲非作壞的事情。其罪在他們，我實不知他們還有那麼惡劣的行爲。”

其實他和那一班惡少，常在一起遊玩或吃喝，並把那年長者介紹于他外祖父，在市府中做一個職員，那位顧問皆曉得。于是就對歌德說出來原委，並說那年長者因犯偽造文書及其他的罪，已被拘押，其餘也都被拘訊，所以也牽連及他。

那位顧問走出後，歌德就哭倒在床上。他很覺這美滿的初戀，因橫生出麻煩的法律問題，將歸于失敗，却更想到格蕾脫欣的身上，又爲之可憐。他的妹妹雖跑進來安慰他，但口頭上却不足以安慰他的心。或因那種不着痛癢的安慰，更令他爲之心裂，也未可知。他雖未拘捕去，但行動已不自由，當然不能再到“薔薇軒”。因此格蕾脫欣等，是否真犯罪，或判決爲何等罪，皆旋繞在他的頭腦中，不斷在想像。而他所受的苦痛，亦當然是深

刻到萬分。到了翌日，他的母親和妹妹，皆不斷來安慰他，並說今已得他父親的許可，准他到外去遊散。

但今出去，是叫他跟隨着他的父親，同去參觀德意志帝國的國寶的，所以他又激烈的拒絕。他並且說：

“當這次麻煩的事尚在完全沒有訊明中，那些可憐的人尚在完全不知下落中，則無論帝國的國寶和世界的寶物，是什麼東西，皆與我沒有關係。”

以後無論怎樣勸告他，依然是不聽，只是苦苦的懊惱下去，於是積鬱成病了。及請醫生來替他醫治，固然要說許多安慰他的話。最後並把“薔薇軒”的一班少年，只受薄懲，即行釋放，而格蕾脫欣則回到鄉間的話，也都告訴他。至是他又想着她，恐怕不是自動的回鄉，必是被驅逐出境，所以他很覺悲痛。更想格蕾脫欣等，必有報告事實經過的書信把他；但因自己正受嚴重的監視，必定被扣留；於是使他不能知道那書信裏是寫些什麼；越發悲痛得不堪。

他的父母，看他這樣的情狀，特請一個與他素來相識的某家庭教師，來家勸慰和監視着他。這是歌德向來很敬重的一個人，自來之後，勸解頗多，而歌德也把對

于格蕾脫欣的愛情，全行說出，並問她的近狀是怎樣。他於是對歌德說：

“不必掛念，她沒有受何處分。她今回家，全是出她自己的意思，這裏且給她以很好的證書。至於你和她的關係，據她自己的答話說：‘我和他雖常見面，但這只是爲好頑。我只當他是一個可愛的小孩，所以我和他的交情，正如姊弟之間是一樣。我常給他些教訓，以免他陷於罪累。我敢說他是一個極好的人，絕不會同謀於那種真惡事。……’這樣說來，她真對答得很好。”

在那家庭教師的意思中，以爲格蕾脫欣真是一個極好的少女，所以把她的話原原本本的說出。殊不知歌德聽了“我只當他是一個可愛的小孩”一語，極其憤恨，從此對她的熱情，忽然冷淡，而他的病況亦由此痊癒。在歌德的意思中，以爲她不過比自己僅大兩三歲，她竟視他爲小孩，未免覺難堪；再想自己爲了愛她而致失眠和害病，亦太不值得。更轉想到以前她所給他的種種溫柔，恐怕都出於假意；還有她祕密到時裝店做工，不早對他說，難免其中要有些曖昧；於是他就覺得應把

她忘掉。

如此格蕾脫欣與少年歌德的愛情，僅止有半年光景——自一七六三年的年底至一七六四年四月間——即於他的生涯中，已經消失了，就是在他的心中，也該消失了。可是她的情影在他的心目之中，却永遠的未完全消滅，只因她會看他爲小孩，使他常憤恨着再爲小孩的舉動；她以姊弟之愛對法官答辯，更使他極其痛悔。但由這點印象還時常想起，終成就他一部著名的悲劇“浮士德”。

### 三

當童年歌德初次戀愛的傷痕，不久醫好了之後，到一七六五年的九月底，就奉他的父親之命到來比錫(Leipzig)大學中讀書；他那時是十六歲。

來比錫城在當時是德國民族的文藝和美術的中心地，那裏的大學也就是德國最高的學府。當歌德初進大學時，他雖原來是個放蕩不羈的少年，但至此則他的談笑舉止和裝束等等，總不免很帶些鄉土氣。在這場合，他很可能遵照他父親的計劃，研究法律，但有時也去聽關於

哲學，宗教和拉丁文學等科的演講，無非是十分用功。可是詩人的心向，對於呆板的課堂生活，到底過不慣，尤其是那傳統的教授教材，也不願囫圇吞下。加之如他自己所稱“小巴黎”的來比錫，本是一個極熱鬧的城市，什麼笙歌宴舞的所在，滿城都是；因此他徒然到這樣環境之中，而腰中又帶來很多的金錢，自難免要動搖他的求學心。於是他漸漸的一面常不去上課，拋開那些刻板的課本，他一面則極力學那都會的時裝，變成一個花花的公子。

在求學方面，他以為玄學只是一堆艱奧難解的名詞，論理學惟有一二三的亂嚷，宗教是盲目式的崇拜，醫學是吊女人膀子的捷徑；至於他的父親叫他學作終身事業的法律，那更為他所最討厭而不願用心學的功課。在社交方面，他已交結幾個極浪漫的朋友，常領導他到城內各處尋歡作樂的地方去遊玩；他們竟為戲院中的長客，和酒館中的老主顧。他雖不像托爾斯泰（Tolstoy）在少年，曾因花天酒地的作樂，以至於負債累累，但以有限的金錢來填無底的慾壑，總有時會艱窘，因以悔悟。我們看他自己曾在信中對人說：

“在音樂戲院，交際宴會，和遊玩散步之中，光陰如飛的駛去。哈哈，生活過得雖不錯，但花費却太貴了。”

但歌德在來此錫的交遊中，也有許多得益的朋友。如得他的父親的介紹，初到校就認識了的鮑哈梅(Böhme)教授，和那教授的夫人；他却得這夫人的影響很大。這夫人是一位見識高超的女子，她不但教歌德種種社會上的禮貌，並啓發他對於文學鑑賞的能力和批評的原素。從她那裏，使歌德感覺自己作品的幼稚，曾說：

“於是我第一次看到，我自爲的向上的飛騰，只是蠕蟲在塵土中的爬動；牠看見鷹鳥在天空翱翔，向日邊高飛，於是也渴想能同樣的飛翔上去。牠努力向上，把自己的身子扭轉着，用盡平生的氣力，却依然是留在泥土中。正在這時，忽然大風吹來，將塵土飛捲而去，那蠕蟲也就被捲在旋風中，自以爲偉大如鷹隼了，遂於昏眩之中牠自狂喜着。可是不幸，那大風立刻已停止了氣息，因此塵土和蠕蟲，都從上又墮下。現在，牠又和以前是一樣的。

在匍匐蠕行了。”

少年歌德，既因鮑哈梅夫人的影響，使他很懷疑着自己的天才，和失望於自己的作品，於是憤鬱一旦擾亂了心頭，便把他往日心血結晶的稿件，都拿在熊熊的爐火中，付諸一炬了。

除去鮑哈梅夫婦外，歌德還認識那城中美術專門學校的指導者奧賽（Oeser），和他的女兒非麗德立克（Friederike）。從父親方面歌德學習着美術的原理，從女兒方面歌德得到了高尚的友誼；就是一個給他學術上的興奮，一個給他精神上的愉快。歌德和他們是始終保持着很密切的關係，很純潔的交情，因此彼此往來的書信也始終不絕。

不過這以上的兩個女朋友，也只能是歌德的女朋友而已。因為鮑哈梅夫人，既然是羅敷有夫，對他不外是居于教導的地位，當然說不上有別的關係；即如非麗德立克小姐，和他中間的關係，亦只有是慰藉和同情，毫無戀愛的份子夾雜在裏面，然在詩人的生涯中，就像這樣的女朋友，已從她們那裏得到許多的益處；而她們若不因和詩人交際，則其芳名也未必能流傳至今呢，

#### 四

歌德到來比錫大學以後的生活，他不但結識了前述的幾個男女朋友，還交結上一羣的文人，常聚集在酒館中，把杯談心。他們常去的那家酒館的主人，是姓曠可夫（Schönkopf），店中酒菜俱全，可供客大嚼；有咖啡雪茄，可助客雅興；還有女茶房招待，可博客歡意。店家的女兒安娜·曠可夫（Anna Schonkopf）當時是一個十九歲的身材苗條的姑娘，她生長得圓而可愛的面龐，舉動溫柔而風韻；雖未受過高等的教育，却是聰明靈慧，天賜與她一副易受感動的心腸。她與歌德自一七六六年以來，天天相見，歌德的中膳她常幫着用人忙，到晚間她還帶給他酒菜。在酒闌客散之後，她的弟弟彈奏鋼琴，歌德吹笛相和，她總是在旁邊靜聽着。偶而扮演戲劇，則她和歌德兩人慣為情人的角色。如此結交未久，愛的火焰已在他們兩人的胸中燃起。歌德把第一次愛格蕾脫欣的愛情，今一轉而很深切的愛安娜，而安娜也誠心誠意的愛歌德。有一次，當歌德表示輕視金錢和階級以後，他于寫把朋友的信中曾這樣說道：

“我今愛上一個無地位又無財產的姑娘，同時我也覺得真的愛情所給與的快樂”。

他們戀愛的關係，最低限度，也必定會互相緊緊的擁抱着，並作深長難捨的親吻。且看歌德當時描寫他們熱烈的戀愛情形的詩之一節說：

“青年呀，聰明些，你莫徒然哭泣去  
在這悲哀人生中最歡樂的一刻，  
當那無常心的女郎將你棄捨了。  
去呀，將已住的光陰都重行喚還，  
吻抱第一個情女的胸懷雖甜蜜，  
可是更甜蜜的是那新人的親吻。”

這樣，他以爲和第二個情人的接吻，要比第一個的爲甜蜜；也就是歌德自白他和婀娜的接吻，覺比他和格蕾脫欣的接吻爲甜蜜。大概這和但丁(Dante)在他作的“新生”(Vita Nuova)中所說：“又被一個‘有情的婦人’的情絲所縛，其眷戀不亞于已死的愛人”的意思是一樣。但他却又這樣的說過：

“因爲她太溫柔和誠實，我就對她很苛虐，意在使她流淚爲我的消遣。……但她忍受的度量真

出乎意表；直到終于難受時，才對我忽然冷淡。”

曾有一次，他到樹林中散步，想出一種惡作劇的勾當來，便是把他的名字，刻在許多的樹身上，再把婀娜的名字，刻在他自己的上面。這是什麼頑藝呢？就是一等到春天，樹汁從刻痕中流出來，則從婀娜的刻痕流到他的名字上，有如她的眼淚流在他身上，以為是可樂。但到他一看見後，忽又覺得對她太刻薄，心中很不安，遂即跑到她面前求饒。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總之他一面因她太溫柔和誠實，故意拿她開頑笑，又一面因愛之切而疑必多，常常會發些醋勁。例如她因受他的頑弄，有時對他不高興起來，他便要疑心；有時他扶病到戲院中會她，却看她和別的一個男子在談話，他便要吃醋；因為種種的猜疑，不能夠察實，他便要發狂。這種情形，在他們之間或好或壞的風波，時起時伏，固不待言。但像這種悲喜劇，常常發生，不但很磨難了自己的戀人，似乎也磨難了自己的本身，所以在戀愛的當事者，絕不可持這樣的態度。如此趕到歌德覺得非她不能生存時，再用盡溫柔誠懇的手段，以挽回她的歡心，則她已有相當的人向她正

式的求婚，于是她就毫不遲疑的捨開了歌德，而投身于新的如意郎的懷抱中去了。當是歌德無論怎樣的懊悔，怎樣的悲痛，無非不能把既失的愛情而使之復還，亦只有借詩文以自遣而已。

歌德和婀娜的戀愛史，約有二年多，後來他因為在來比錫過放蕩的生活，飲食過度，終于患了吐血症，使他不能在這大學中畢業。即待他的毛病稍癒後，遂冒孱弱的身體和不安的精神，于一七六八年的九月間，把書篋行囊等物收拾好，退學回家去。當他臨別來比錫的時候，他並未去辭別那婀娜小姐，但他却是想去而又因為沒有此勇氣。且看他到家以後，還于寫把她和她家人的信中說：

“至于我在去時未曾前來辭別，我希望你們能恕我。那晚我到過你們的住宅附近，真的，我已走到了門口，看見你們的燈光在亮着，就一直的走到樓梯下；可是，我沒有勇氣能走上來。倘使我上去了，這是最後的一次，我怎樣能再走下樓梯來！”

由此看來，可見歌德離開了婀娜，是他一樁極痛心的事，但終沒有挽回的方法。他雖決心不想再和她見

面，也只是爲避免更痛心而已，其實在他的心裏，却不能把她就一下忘記了乾淨。所以他一時還常寫信把她，並要求她也須多寫信把他。我們再看他于是年十一月一日，又從家中寫把她的一封信如下：

“我的最親愛的女友，你仍舊是這樣活潑，這樣惡作劇。你的信中含有好些可愛的刻薄的東西。你十分巧妙的從不對的方面指出好的事情，十分無情的取笑一個愁悶人，十分不憐憫的嘲弄一個訴苦者；密拉（Minna）的鄉人還能有別樣的寫法嗎？”

你的回信來得這樣快，誠出意料之外，令我感謝不置。此後在你快樂之時，請一念遠人，有暇時還要寫信給我；你的活潑無論是怎樣輕浮，你的談諧無論是怎樣刻薄，我一見就快樂了。”

在這一封信裏面，還可看出他們藕斷絲連的關係。至于她既因惱恨他而與他絕離，並投身于別一個男子的懷裏去，當然不會掛念着他了。只因他還念念不忘，並要求她還和他通信，則她也就樂得敷衍他一下，且可以由此來玩弄他，叫他嘗着苦頭當美味，實則給他一點

過去的報復。但在那時的歌德，却沒有顧及那些，他只要能接讀婀娜的來信，無論其中是怎樣的“輕浮”和“刻薄”，他都以為她在和人快樂之時還掛念着他，他“一見就快樂了。”

關於這一次戀愛，歌德于一七六〇年出版一本“新歌集”，其中有許多戀愛詩，便是那當時所作。至于在他的詩中，被他竭力歌詠誦揚的女子娜妮蒂（Nanette），便是他的戀人婀娜的化身。而他對她的懺悔，惱恨自己如何的多疑，善妒和怪態，不知因此磨難了愛人，以致彼此之間的愛情，雖已達最狂熱的沸點，終變成爲不可明訴的苦痛；這在一七六八年間所刊行的詩劇“愛人的狂態”之中，表白得最明顯。

## 五

離開景象輝煌的來比錫，又回來到古舊的家鄉的歌德，他被疾病關閉在家中，常受他父親以嚴厲的目光注視着，于他是何等枯燥無聊的一個時期。母親的慈愛雖未收，妹妹的深情更增加，本鄉也有幾個可與往來的女友，但這些都抵敵不過病魔的煩擾，以及家中沈

悶的空氣。

頸瘤，不消化症，喉痛，吐血，這些疾病常相繼着侵犯了他的健康。有一次在夜中，他的病勢忽十分危急，嚇得全家都驚懼不安，幸得克萊登保小姐 (Fraulein Susanna von Klettenberg, 1723—1774.) 介紹一個會煉秘藥的醫師來，才把他治好。從此他的病既全除，而又引起他對魔術和煉藥的興趣，於是讀了中世紀的許多煉金煉丹的奇書；却都要歸功于克萊登保小姐了。

克萊登保小姐是一位虔信宗教的女子，敬虔教 (Pietismus) 的信徒。她有端莊的行爲，清白的心地，聖潔的靈魂，高尚的品格；爲人尤和藹可親。她本來是歌德母親的好友，自己介紹那個醫師把他的病治好後，一時歌德受她很大的影響。法人莫洛懷 (A. Maurois) 曾說，克萊登保小姐和歌德的母親，都是歌德少年時的密切的顧問。但她所與歌德的影響，是在精神的方面，就是純高的，宗教的，而絲毫不涉及世俗的情愛。這或者因她是一個老小姐，且是歌德母親友輩的關係。

當這個敬虔派的小姐在佛朗克堡遇見歌德時，歌

德的心境正達到了浮躁不安，騷擾無甯的極點，于是她就用那宗教家所善用的方法，去安慰他，誘導他，引他歸入自己的信仰，虔敬的服從上帝，不斷的祈禱。尤其對於這沈悶寡歡的年輕病人，她的影響很有顯著的効力，即她以善意的勸導而調和了他那不安的心胸。她那時是歌德的一劑安神藥，她減少了歌德的精神上的許多痛苦，當他的身體正苦于疾病的磨難，而心思愈淆亂的時候。她是歌德終身的朋友，她那純潔高尚的品格，得到了歌德的敬慕，而歌德在小說中，則稱她是“一個美麗的靈魂”

他在故鄉養病中，雖有幾個女朋友，可以通往來，但除克萊登保小姐外，殆都不足說。

總之，歌德在這一年半中的生活，是他離絕了繁華的人生，埋首在宗教的默想和討論，專心于研究煉藥和魔術。詩樂的音絃停響着，生活的潮流帶塞着，但在沉寂無聊中，他得閑來細細的在內心中玩味已往的經驗，重行估度各種事物的價值，並消化和領受着多方面的影響。如此當四月間春光明媚的時候，萬物正欣欣向榮之季，歌德也就離開了家鄉中灰色的門牆，又躍入燦爛

的新的生命中去了。

## 六

一七七〇年四月，歌德又奉父親的意旨，到司脫拉司堡（Strasburg）大學去繼續求學了。當時司脫拉司堡城尚屬於法國，這裏雖有法國近代的文明，而那著名的峨特式（Gothic）建築的大教堂，却最足以代表德國人的精神。他一到此，就對這個高聳雄偉的教堂首先感到一種高超仰慕之心，而引起他和她同樣向上的興奮。

他進學校之後，仍習法學，同時又研究博物，解剖學，醫學，化學和地質學等。但他一換了環境，每於功課之餘，終不免被此地盛行的跳舞所攝引。本來歌德以前在家時，常和他的妹妹以跳舞為嬉劇，而他的父親並很喜歡教他們。惟自他與格蕾脫欣離散後，無論他在佛朗克堡和在來比錫，總不感到此興趣。今則因為司脫拉司堡之風，凡是一個時髦的少年而不會跳舞，勢必為人所鄙棄，於是他為要進羣衆共樂的社會，以娛樂他沉悶無聊的心情，也就不得不重振前舉，這樣一來，他於是又

演出一段有趣的悲劇，留給後人替他們惋歎。不過這在他的生活中，並不算重要；且看始末如何吧。

歌德爲要熟練跳舞的技術，當得一個朋友的介紹，即從一位著名的法人某跳舞師去學習。這跳舞師有兩個女兒，大的名叫路青德（Lucinda），小的名叫賽米利亞（Emilia），年皆二十餘歲，均爲跳舞的助教。她們都生長得很美麗，殆不愧是一雙姊妹花，常伴歌德跳，因此那種法國女郎的俏媚風態，遂迷住了這個少年多情的歌德。但歌德是看中了小的，而大的偏深愛上了歌德，所以在他們間的愛情，終不免歸於雲消雨散。

在“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第一封信中，歌德說及那個可憐的洛諾麗（Leonore）姑娘，便是這位大小姐路青德的變名，她真可憐到萬分，雖然歌德說他對於她是無罪的，却又以爲不能完全的無罪。不過歌德在起初，似乎他尙不知其自身，成了四角戀愛中的一員了，所以每於舞後承她們邀談，他都停住和她們坐談，或共朗讀浪漫的愛情小說等。可是其間他和大的跳舞時，小的總不來打鬧，惟他一與小的擁抱着跳時，大的就趕快來叫他去。如此歌德雖喜歡和小的跳，總不得和她長久的擁

抱着，而小的對歌德雖很好，却不因此覺不快。有一次，他又想抱過小的來跳舞了，而她的姊姊趕緊對歌德說道：

“她不能來和你跳舞，因為她正在用着紙牌占卜她所思的人。那個人現外出，但她很戀愛着他，並希望前途能成為夫婦。至于我尚沒有愛過人，可恨我也不曾得人的愛情。”

歌德聽此，也請她去用紙牌占卜；但他又說他並不相信這種迷信。惟她很相信這有靈驗，且怨恨他說這不誠心的話。她說之後，即引歌德到他妹妹的身旁。奔米利亞此時很高興，因為紙牌告訴她所望的志願將能夠達到。路青德也動手占起牌，但卦意是示她不能夠得到愛情，因為其中有人在阻礙。她於是痛哭着逃到別的房間去。她的妹妹請歌德去安慰她，但他却因愛着奔米利亞，心有所不願。他終因為要敷衍面子，復請奔米利亞同到她的房間去。可是他們無論怎麼樣勸解，她終不肯開房門，可見她的心實悲痛至極了。當他們退回客廳時，奔米利亞告訴歌德說，她的姊姊的心中，專為歌德是否愛她而占紙牌的。他聽之後，到明日連跳舞的功課也不敢

去上。至晚接到弈米利亞的來信，約定他到後日非去不可，屆時他才遵約而前往。他到後與弈米利亞跳舞得極和諧，後來她對他說她的姊姊已抱病在牀，並且又說：

“她的病不過是假裝的。她常喜歡裝病以解除她心中的煩悶。例如昨夜她告訴我，此遭必死。但在未死前，她要叫人帶那無情的男子到她面前以數其罪。”

歌德聽後就強辯着說：

“我對她並沒有罪過，我並未向她表示過愛情，這是你所知道的。”（按此說與他在“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第一信中所說差不多。）

弈米利亞又說：

“我都知道你的心。若非我拿定了主張，則我們一齊都要受煩惱。常聽我的父親說，你並不是要靠跳舞爲生者，如今你的跳舞已經這樣好，請你以後可不必再來學了。”

至此歌德很失望的回答道：

“這就是你對於我的主張麼！”

她說：

“不錯，我實在是被逼迫。昨天你去之後，我又問卦，牌告訴我你的地位比我們太高。我又已和我的愛友彼此訂下了婚約。所以你若不離開，你不但使我的姊姊徒灰心，且使我也要受戀愛的痛苦，至于結果，彼此都沒有益處。”

當她說這種話時，即把握着歌德的手以示別。他還在懷疑這四角戀愛之悵惘若失，却於不知不覺之中已被她引到大門，又向他這樣的說：

“爲表示我們今後永不能再會，所以我要給你留下一種特別的紀念。

她說時，隨手就把歌德擁抱着，和他親了一個深長而和柔的吻。正在這個當兒。她的姊姊路青德，忽從側門衝出來，對着妹妹大叫道：

“你不該獨自的與他作別，我也要與他作一個斷絕的別禮”。

此時路青德就抱緊着歌德，瘋一般的狂吻歌德的嘴唇。既而放開，又出神般的注視着他的面孔，趕他將要對她勸慰時，她並不要聽，即大着步在房中踱一圈後，忽向沙發椅的一頭倒下了。她的妹妹弄米利亞雖竭

力的勸解她，而她只表現出一種像舞台上的悲劇狀態來，一面推開她的妹妹，一面又大聲叫道：

“這不是頭一次，你將我的愛人奪了去。本來你的未婚夫先愛我的，後被你奪去，他也像這少年被你奪去一樣。我知道我已失去了他，我以後也不想再把他作為己有。但是你也不能享有他，要想同時享有許多的愛人。我因性情率直，以致不能如你那樣諂媚而易得人愛。人家以為你有什麼好性質，實則你只是一個冷淡自私的女人。”

她愈說愈凶，到後她並說及她的妹妹的穢行。奧米利亞向歌德示意，叫他快走開，但她的姊姊已覺得：一時醋性發得愈厲害，猛起身向前一來，很嚴重的注視歌德一眼後，伸手抱着他的頭，兩個人的面孔正相對。于是她一面向歌德的脣上又親了幾個極熱烈的吻，一面更惡狠狠的厲聲道：

“現在，留心着我的詛咒：以後倘有在我之後第一次吻你的嘴唇者，必永遠永遠加倍的不幸！”

她又轉過臉向她的妹妹說：

“你還敢和這個人再往來嗎？……上天必聽我

的發誓而降罰于你！”

歌德受到這樣的詛咒，大為驚懼，還沒有待路青德轉向他叫快快滾開時，他已急下樓梯跑出大門，決定以後再不踏此地一步。

從此這段浪漫史，還正在擾動着歌德的胸懷時，而德國的文壇局勢又一變，於是在他的頭腦中也同時起了智識方面的變化，改換了他以前的文學旨趣，新的印象造成了他新的信條。此時文人之中影響他的最大者，以他自己所說，是在認識當時享有盛名的作家海斗(Johann Gottfried Herder)，引導他向更浪漫的狂飈時代(Sturm und Drang=Storm and Stress)裏面去。

## 七

路青德姑娘，雖然她曾詛咒有誰在她之後第一次吻歌德的嘴唇者，必永遠永遠加倍的不幸。但像這樣一個俊秀風流的少年歌德，終沒有人再敢和他接吻麼？不料她那為與她的妹妹吃醋而發的詛咒，居然會成了讖語，真正是奇怪。我們看，在她之後又和歌德熱戀而至接吻的一個女郎，果然不久就為他失戀；而且她從此乃

誓不變其操，竟以獨身生活終其身；這豈不是很不幸的事情嗎？

我們曉得：以前歌德同格蕾脫欣的關係，是他一生戀史的起點。那時他的溫柔的情緒正在萌芽，但不幸這幼稚的情愛得不到回應，只被他的愛人拿當小弟弟看待；婀娜雖曾一度佔有他的心胸，但狂熱與猜忌互相作祟，等到這熱度退去時，愛情也就隨之慢慢的滅亡；至於路青德和奔米利亞的姊妹，還談不上什麼重大的關係；惟有這次的愛情，最為真純，使歌德於匆迅的十個月之中，竟享到了愛的甜蜜和聖潔，受過愛的苦悶和煩惱，直到他的老年時，還是念念不忘。許多戀愛的故事，點綴了歌德的一生，而這次他與一個牧師的女兒所演的一段情史，却是其中極關重要的一頁。

在一七七〇年的十月間，歌德同一個朋友名韋蘭（Friederich Leopold Weyland），到深山中訪開礦者，於歸途中經過一個小村落叫謝生海姆（Sesenheim），遂留下來這段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這個小村落中有一個牧師，他為人很和藹，其夫人也很和善，尙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們和韋蘭是親戚，所以韋蘭很

知道他們，並常常對歌德談到這家人，則多所誇張。歌德等到這小村落後，便一同去拜訪那牧師，至時只有牧師一個人在家，別的都到田園中去了，照例的寒暄一番後，賓主正談得十分相得時，各人已陸續回家。其中次女叫做勃麗紅。佛蘭德利克（Friederike Elisabeth Erion 1752—1813.），年逾雙十，麗質天生，她那嬌美多情的風度，使歌德一看見，就以爲像“一顆可愛的明星懸耀在這鄉間的天空”。她是最後回家的，當時她和她的姊姊都是德國裝：極短的白裙而綴以花瓣，上衣也是白色，圍上一條黑色的束腰，趕到她輕盈而入，歌德更注意她纖弱的身段，金黃的頭髮，深藍的眼睛，玉琢的鼻樑，把一頂草辮的帽子掛在手腕上，更吸引得他的一縷情絲直向她馳繞而去。

歌德正在惶惑中，忽見琴上放有音樂書，就前往翻看，而那牧師即叫他的女兒佛蘭德利克，試奏一曲表示歡迎，她竟彈得非常動聽，且予歌德和她開始談話的機會。後來他們又在牧師家中吃晚飯，她總喜歡坐在歌德的身傍，和他閑談。當時歌德很喜愛讀戈爾得司密思的“威克非爾牧師傳”（Oliver Goldsmith: Vicar of

Wakefield.)一書，則他們當時的情景，恰與那本書的內容全相似。所以韋蘭先對歌德笑着說：“你殆幻想到了書中所說的家庭”；又說：的確，小說竟然要成爲事實。……”

晚飯過後，他們又同在月下散步，溫柔的月光沉浸了這一對青年男女，愛神的兩翼漸漸的在撲動，歌德的心已被這種愛情來束縛住了。雖在月光之下，他尚看不清她面上的表情，但從她的行動和談話裏面，他已見到她的心，也是很熱烈而真實的暴露在他的面前。這樣，當他們於辭別後，在歌德所放心不下的第一他問題便是：

“她是否曾愛過人？她曾和人訂過婚約否？或者現在她有無愛人？……”

而韋蘭答“都沒有”他遂像把一塊大石頭從心中移去後，感到極端的滿意。翌晨，他早早的起來換套好衣服，再騎着馬往謝生海姆村去看她，並擬當日趕回來。途中，他向一家熟店的店夥“惹斯”，借一套粗舊的衣服穿在身上面，意在假裝店夥以博她一笑。又因助實店夥何以要求來訪起見，那店夥特給他一些點心，叫他到時就

說這是店主爲兒命名的禮品，現奉命送來。計劃既妥，他遂策馬而進，及至村頭不遠時，他已遙見她們姊妹在門外遊玩。既近，她們也望見他騎馬來，於是佛蘭德利克就先開口說道：

“你爲何來此？惹斯，你手拿的是什麼？”

先把帽子低蓋住面孔，好像遮避太陽似的歌德，卽應聲道：

“這是店主小孩命名的點心。”

她的姊妹又接着說道：

“請送到家去，稍待一刻，我們就可以回來。”

歌德仍板着面孔，不驚不笑，卽遵命把點心送到牧師的家去，但到門前卽在長椅上坐下，不肯入內。他們家中的女僕，走來取點心，並當他真是惹斯，說了許多浪漫而取笑的話。至是牧師走到了窗前，對他打一個招呼，也相信他是惹斯。牧師夫人走過來，毫未留心，卽叫他到廚房去吃一點飯，然後回店。可是歌德並不肯聽她的話，乃向着花園跑去，而她遂在後跟來。只因歌德不知牧師夫人在後面跟來，遂未以帽子蓋臉，致被她立時就認出是歌德，當很驚訝而笑着叫道：

“我的少郎，原來還是你啦，你有多少面孔啊？”

歌德嬉笑着答道：

“本來我只有一副面孔，但爲和你及你們家人玩笑起見，我可以變出無數的花樣。”

牧師夫人更笑着說道：

“你既然是玩笑，我再幫助你一下。請你從花園到那片草場上去散步，當你聽到午鐘時，你再回來，一切都可以齊備。”

他卽刻到草場去，其中有一個樹林，立在阜上可以見到四面極美的景緻。靠近林邊有一張椅子，背上有字爲“佛蘭德利克的樂地。”他正看着出神時，忽見佛蘭德利克來到，她卽開口對他說：

“你到這裏幹什麼，惹斯？”

歌德趕到跑到面前，立刻答道：

“這不是惹斯，這是一個有罪者來向你討饒。”

她于驚異之下，急向他說：

“哎喲！沒良心的，你使我害怕。”

她的頰上本是憔悴，至此忽然起了一陣紅暈的顏色；她的雙膝則搖搖顫動的迫着她，不得不向椅子坐下

去，於是歌德就坐在她的身旁，一面親吻着她的嫩手，一面聽她談說韋蘭已告訴他們，說歌德是怎樣的一個人，並說他們今晨何以出去的緣故。這回他們親暱着很高興，很長久，忽聽她的姊姊來叫她，他們遂趕緊的站起來。可是佛蘭德利克的手，還緊握在歌德的手中，而她的姊姊因尚不知歌德假裝爲惹斯，一見到就很吃驚的狂喊道：

“你在此和惹斯在一塊，還要互相握手呀！”

佛蘭德利克當極鎮靜的回答道：

“不幸！他來向我討饒，我已饒他了。倘使他今向你同樣的求愛，恐怕你也必允許。”

這時歌德又趕快向她的姊姊求原諒，到她認清楚是歌德後，忽地大叫一聲，繼之以絕倒的大笑。在午餐上，牧師夫人已先知道，不成問題，惟牧師及其小孩用人等還都未知，大家就拿他又作一陣取笑。飯後他們又都請他講笑話，於是歌德就講一故事，叫做“新美麗”。這時歌德在講說，當然很起勁，而思想也來得愈奇妙，所以博得大家的喝采。

這種快樂，竟使歌德回校後，神魂顛倒，寢食不忘，

幾至甘爲情死而不辭，以是遂日見憔悴。這時亦只有藉筆墨代訴情懷了，且看他曾寫把他的新相知的信所說：

“親愛的新的朋友：

我並不懷疑着用此名字來稱呼你；因為我倘能稍懂得一點眼睛的表示，我的兩眼在初次閃視時，已在你的眼中找到了友誼的希望。至于我們的心心相應，那我更可以發誓的相信。溫柔美好如你那樣的人，當我這樣的愛你時，你如何能不同給我些很少的親密。

親愛的親愛的朋友，是否我有些話要來對你講，那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我現在爲什麼要寫這封信，我又想寫些什麼東西，這却另是一事了。從我內心裏的願念中，我注意到這一點，我十分的希望能立刻就在你的身邊；這樣，在這熱鬧的司脫拉司堡城中，這頁信箋就成了我真正的慰物，猶如一匹插翅的駿馬，能帶給你同樣的欣慰，倘你在清靜的時刻，也感覺到與你的朋友隔離的悵惘。……”

當然，這時歌德的快樂，完全繫在再和她相見；于

是在他的心中唯一的想念，也就是唯一的希望得和她再見。適巧他們的教授，有謂學生應好好換新思想並鍛鍊身體，如此就當到好的地方去遊行，可以鑒賞好的風景及有益于衛生。歌德一聽到這話，就認為是實現他的希望的好機會，遂于聖誕節前又跨馬往謝生海姆村，去探望他的戀人佛蘭德利克小姐。

他這次來，天既很遲，也沒有約韋蘭一同來，更未預先通知牧師的家中。趕他到時，天已黑暗，但他又不願意住旅店，等到明天才見她。當時他適聽到店主說，此時還可以去訪牧師，據說他家正待一位客到啦。他因自己並且沒有預先通知，忽聽說牧師家正待一客到，心甚懷疑，而且不快，便急趕去以爭先。到時，看見佛蘭德利克和她的姊姊，都在門前等待着。而佛蘭德利克一看他，遂向她的姊姊耳旁故意的大聲說道：

“我會錯嗎？我斷定他必要來，這就是他了。”

說也奇怪，他們的心心相印，時刻不忘，這就竟使她對於他能成爲未卜先知。及主客入食廳，這裏已早預備好酒菜，原來他家所待的客人，就是歌德。次日星期，歌德起身來很早，偕着佛蘭德利克散步。午餐時間

來，席中請有許多客，都對這一對青年男女表示大歡迎。午後，他們兩人又同出遊玩，至此遂深深的親吻，以表示彼此愛情的密切。晚餐之後，即相抱跳舞，復出遊玩，這更親了不知若干次的吻，於是他們就互相誓約，此心不渝。——在這時所缺少的，只少正式的婚約罷了。

歌德因受這種愛的熱度之激刺，當夜就不能成眠，於是他懊悔日間的接吻。因為他的嘴唇自被路青德姑娘親吻和詛咒之後，他就迷信那詛咒必能有靈驗，今則不當把此不幸移在他最親愛的佛蘭德利克身上。又因他極驕傲自己的嘴唇被那麼詛咒後，必定能禍福於人，今忽破戒，則使那種魔力已消失，心中也很為懊喪。似此輾轉反側，心極痛苦；要這也是一種必須經過的矛盾心理的表現。直到天明，他速起床，於臨別時又得到她一番熱烈的表情，給他充分的保障，所以他當時覺很快樂和安慰的回來。

但因功課為累，使他不能常到她家來，只好和她多通信。這據他自己說：

“她的書信和她的談話一樣，有那跳舞和行動

的韻節：她的文筆流暢，獨往獨來，飄忽風韻，一如其人。”

其間有過一次，牧師的全家都從鄉間到司脫拉司堡城來，探訪他們的親戚。他們兩人既得此機會，當然又難捨難離，時相聚首。而在該城盛行倣效法國時裝的婦女之間，佛蘭德利克並不因為鄉村的服飾而失去她的豔美，使她覺侷促不安；在她的愛人身旁仍是天真活潑，不因環境的相異而使她減色。同時在她父母，對他們也很放任，讓他們去同遊各處的勝境。惟在歌德的心中，雖甚悲此歡聚不能夠長久，但因他被這種可愛的環境所吸引，却乎只知盡量的享樂；而所樂的只是極清潔的鑑賞，全未涉及於肉慾。

這時歌德因為愛情的挑動，曾為她作許多詩，其中以“歡迎與離別”及“野薔薇”歌為最著，讀了真覺非常的迷人。

到一七七一年的初夏，歌德又到謝生海姆時，不幸他的愛人佛蘭德利克，尚在彼病魔所困。這從他曾寫把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那裏被過了快樂和煩悶互相佔有着的生活，約有四星期之久；但這也是當然的事

情。八月六日，得到法學博士的學位，于是他一面照舊例，大開盛宴；一面打算即離開司脫拉司堡，和他的愛人作最後的訣別。又歌德在這時候，已與萊次（Reinhold Lenz）為好友，同時他感覺與佛蘭德利克的情愛，不能長久，遂漸漸的少到她家去，而移情于這位新知己。

歌德在八月底離別司脫拉司堡城時，于勢不能不到謝生海姆辭別佛蘭德利克。到臨別時，他在馬上和她握手道別，她呆立着，不忍放手，淚更滿眶的欲出。怪可憐的這位鄉村的姑娘，偶然遇合，倏忽分離，其間只享過了十個月的快樂。詩人學成回家了，還有許多溫柔親暱的愛情，等他去陶醉，還有許多姣嫩甜蜜的嘴唇，等他去親吻；但那極可憐的鄉村姑娘呢，却乎是終身未嫁，祇做了詩人的點綴品，為他犧牲，供後人的敬慕。

但歌德為什麼毅然捨棄了她呢？這他在自傳中雖說後來十分的懺悔，十分的悲痛，但終沒有講出何理由。且看他說：

“她對我辭別的覆信，悽愴哀豔，我的心為之摧折。格蕾脫欣自己逃走，婀娜自願離開，對那兩

個女子，我真無愧，但對佛蘭德利克，罪實在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覺得良心不安的事情。”

至于後人爲歌德作傳，各有種種的推斷，但究竟不能全掩護他不是一個負心漢。我現在也引用英人羅依（C.H.Lewes）的話來說：“別了，佛蘭德利克，詩人在青年時代光明美滿的幻像！我們愛慕你，可憐你；我想想，我們又當怎麼不同的待遇你！”

總之歌德和佛蘭德利克的戀愛，不僅在歌德的生活中是一段有趣的逸話，就在德國的文壇上也有一種極大的影響。以前歌德爲婀娜作許多的情詩，都是修飾的，琢磨的，不足以表現他的天才，今爲佛蘭德利克所作的詩却是自然的，寫實的，既少矯揉造作，又極新鮮簡淨，遂由此使他得稱爲文壇的霸主。後來他爲對她的自責，復於“瞿芝”和“加拉微哥”兩種名著中，及於“傅斯杜思博士”中，假托瑪麗（Marie）和格萊特欽（Gretchen）之名，聊傳其美於千載。

## 八

歌德博士自一七七一年的八月底，和佛蘭德利克

作最後的別離後，即離開司脫拉司堡城而歸其故鄉。這時他是正在青年有爲的時代，有無限的光明前途展開在他的面前，也令人對他的未來生存中有無窮的希望。因為他的天才在司脫拉司堡的啓發培養中：有教堂使他感到藝術上的興趣，有海斗引導他入詩學的正途，更有佛蘭德利克的戀愛，啓發了他詩情的泉源，即將由此使他進入狂飈運動的時代中，一躍而爲當時文壇的霸主。

當時在他的故鄉佛朗克堡的一羣文人中，大都是極崇拜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詩人。而歌德於一七七二年在舉行莎士比亞紀念大會中演講，尤表示他對於莎士比亞的熱心，說：“莎士比亞，我的朋友！倘使你還生存在我們中間，我不能住在別的地方，除了同你在一塊兒。”在這種情感膨漲的時期中，他認識了一個比他年長八歲的梅克(Johann Heinrich merck)。梅克是住在達爾姆斯得(Darmstadt)城中，歌德爲去訪他的緣故，屢至其家，並在他的家裏遇到一羣多情善感的男女。不待言，這些多情善感的男女青年，都是藝術的化身，都自命爲時髦的人物，當然足以

引動歌德司樂而忘返，並時思至此。他們稱這裏爲“神聖的會社”(Gemeinschaft der Heiligen)，各人都以詩名來互相稱呼。當因歌德好到鄉野中遊蕩，他們就稱他爲漂泊者；復因他能時爲人解憂，也稱呼他爲信友。

在這一羣青年男女中，都以愛情，交誼和自然爲崇拜的對象，就於這三者裏面尋求他們的安慰和快樂，這中間有許多的美人，並且個個都喜愛歌德。但和歌德特別要好的，爲海斗的未婚妻芙辣契絲蘭 (Caroline Flachsland) 小姐，和她的兩個女友。她們常同歌德在達爾姆斯得的附近，遊覽風景，陶醉自然，並有時在石上鐫刻姓名，飾以鮮花，當作神聖的地方。其間在一塊兒朗誦着，歌唱着，舞蹈着的種種嬉樂，一言難盡。總之在他們共同的享樂，每於會聚時則迎以熱烈的親吻，離別時則記以依戀的擁抱，以表示他們中間情感的任熱。其中一個，在園亭中已造好了他的墳墓，把鮮麗的薔薇花朵遮蓋在上面。她有一隻小綿羊，與她同食同飲。在月下她要屈膝默禱，禱告着純潔的月兒給她友人的記念。在這羣多情善感的靈魂中，給歌德過了那麼浪漫的生活，他又做了許多的好詩贈送給她們，他的維特(

Werthers) 時期也就正在開始了。

狂飈運動已經成熟，青年熱烈的呼聲在各方面都可以聽見，於是歌德就同他的朋友梅克等，在佛朗克堡辦一種雜誌，作為他們鼓吹新思想的喉舌。在這四週總是傳統守舊的古城，他們寫些激烈的文字，很自由的發表他們的意見，高呼維新的自由。反對高壓的權威。他們的筆鋒都像尖銳的槍矛一樣，在那沉悶停滯的空氣中亂擾。但是在文學方面，使全德文壇受到極大的影響的，還是要推歌德在一七七三年才出版的悲劇“瞿芝”。

除上所述歌德在狂飈運動中的浪漫情形外，我又想把當時一般的實際情形再插敘在此。

狂飈運動是德人文學革命的先驅，尤其是青年作家的運動。他們在文學方面要尊重情感，廢除規律，還給作家創作的自由；在社會方面要求揭破文明的假面具，復歸到原始時代簡單的人生，個人的自由；在政治方面要打倒專制的威權，革除不平等的待遇，獲得階級的自由；在宗教方面則表示懷疑的態度，要求思想的自由。至此起因，實在是為國內政治的腐敗和思想的墮落

；而其爆發——導火綫，則是外受盧騷（Rousseau），莎士比亞，奧興（Ossian），理查德生（Richardson）等的影響。且其波及之廣而範圍之大，殆與我國自民八五四學潮以後的文化運動差不多。

在狂飈運動中的角色，個個都好以天才自居，其行為是極端的浪漫。舉其極顯著的幾個特點說：他們都好衣冠不整，驕傲難親，在路上披髮行步着，以為是合乎自然的法則；在光天化日之下，要裸體洗澡，不避人眼，以為這才是回返自然；鄙視在圖書館中埋頭讀書，以為創作全靠天才，書籍反有礙於個人思想的發展；在狂歌痛飲之後，要舉杯為愛人祝福，為免別人的褻瀆，便擲碎酒杯。他們對於社會的不滿，都不外走下面的兩條路，即：一是高呼他們所受的痛苦，努力去破壞那社會上的惡勢力；一是心灰志頹的沉淪於失望的深淵，終於懷恨自殺。在戀愛方面，不怕是三角五角，尖刀毒藥都可以使用，只要到了必要的時候，像陸根榮與黃慧如的那一幕悲劇，也是他們所崇尚，以劃平戀愛之間的階級。我們看歌德全為響應當時最高呼聲而寫的“瞿芝”之中，韋斯林根（Weislingen）既熱愛着好友瞿芝之

妹的瑪麗 (Marie)，忽又移愛那風騷的女子阿兌爾海德 (Adelheid)；趕到他對於瑪麗懺悔，而他的妻子阿兌爾海德，已祕密地投入了他們侍僮的懷抱中，並借侍僮之手而把他害死。那個受了狂飈運動感化甚深的男童，對於阿兌爾海德的熱情，比較韋斯林根為尤甚，他曾喘息不住的在他的女主人面前大訴其愛情說道：“我的脈管中所沸騰着的血，沒有一點不是你的，我沒有任何別的感覺，除了愛侍你！”

不但如此，再看歌德的那個好友萊次，他也是個狂飈運動中的戰士，在德國的文學史中他也佔有一隅的地位，他常跟隨着歌德，並喜歡愛歌德的愛人，絕不怕把好友要變為情敵。當歌德到謝生海姆去，愛上了佛蘭德利克，他也做效歌德的體裁，隨後作了不少首詩贈給她；後來他跟歌德同到外馬 (Weimar) 去，又對歌德在宮中的那個情人想染指；最後他到歌德妹夫的家中，竟對歌德的妹妹發生狂熱的愛慕。這些情形，便是狂飈時代的人物認為合當的行為。現在閑話少說，我們還是續談歌德的幾個戀人吧。

## 九

那種放蕩的生活，畢竟不是歌德的父親所喜的，所以到了一七七二年的五月初，他就奉那老頭子的命，到威刺勒（Wetzlar）的帝國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去見習，預備將來回家做律師。這時在他的行篋裏是帶着“瞿芝”的稿本，在他的頭腦中是裝着狂驟的思想，到了皇子旅舍住下來，就遇到了一桌吵吵鬧鬧的青年法律家，都和他的思想差不多。

那個在當時是德意志的最高法院，雖外表是極威嚴堂皇，但裏面却極腐敗不堪，簡直出於歌德的意料之外。他們辦理訴訟的案件，總是遲延不決的堆積在那裏，必須先拿金錢來賄賂，才可以催他們早解決。在這種情形下，歌德自然十分灰心，於是他仍照着從前的方法，把法律書籍拋置在一邊，依他的所好讀着希臘詩歌。

但在他初到時就認識了那些年輕的法律家之中，有一個常鬱鬱不樂的以魯塞冷（Carl Wilhelm Jerusalem），是彭池危克公使館的祕書，一個年長歌德八歲

的克司妥納 (Johann Christian Kestner)，是翰諾威爾公使館的書記，以魯塞冷具有古怪的脾氣，這使他與歌德不能十分的相合；克司妥納却是個頭腦清楚和，靜密厚重的人，他同歌德認識後，彼此的交情就與日俱深。那時他們的朋友中，都對克司妥納叫做“未婚夫”，這就因為他與當地的一個女郎訂下了婚約。而且克司妥納這個人，他對職務上是非常認真的，因此得到上司的重視，所以他的年紀雖很輕，而所負的責任已很重。我們再看他當初遇歌德之時寫給友人的一封信，可知歌德在他的心目中，確承認是他遇到了一個非常的人。

正是一七七二年初夏的六月九日，因為溫和的天氣來到了；公使館的那些青年職員們，便常常有野外跳舞會一類的召集。這次跳舞會場是選定在離城二里的福培好仁 (Volperthausen) 村，也有歌德在內，于此他又遇見一個極其可愛的姑娘，凡她的一言一笑和一舉一動，在在都足以迷奪了他的心，使他狂熱的愛潮又洶湧澎湃起來。她是威刺勛一個判官亨利布胡 (Deutscher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Adam Buff) 的女兒，名叫夏綠蒂 (Charlotte)。正是歌德的朋友克司妥納

的未婚妻。在這跳舞會中歌德如何遇到夏綠蒂，如何與夏綠蒂同舞，如何大風雨驟起，如何在室中的遊戲，如何同在窗前的眺望，這些在幾乎人人都曾讀過的他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裏面，以及前揭“少年歌德之創造”裏面，已經描寫得很詳細，此地我不想再多贅述。現在且看克司安納後來寫過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述那當時的事實說：

“在一七七二年的六月九日，適巧歌德到一個跳舞會去，那裏我與我的未婚妻都在內。但我因事遲去，因此我的未婚妻就跟派來迎接她的兩位女友和歌德博士先行。這是歌德博士和綠蒂，第一次遇到。他有淵博的學問，他把自然間物體和精神的關係，作為他根本的研究，于此兩方面他已找到了真正的美麗。此地的女子沒有一個能使他歡喜，而綠蒂却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她還年輕，她雖不十分美麗，……但她的面貌却很動人；她的顧盼有如春晨的明媚，在那天她尤其是如此，因為她愛好跳舞。她很愉快，穿了一身極樸素的衣服。他看出了她對於自然中美麗處的感覺，和她的不做作的智

慧——更可說是詼諧。他並不知她已訂婚了。我遲了幾點鐘才到；這不是我們的習慣，在公眾間做出一切超過友誼的舉動。他那天特別的快活（他時常是這樣，雖在別時候他也要悲鬱）。綠蒂把他十分的迷住了，更因為她並不費心着故意要這樣，她祇自己忘情于當時的快樂。在第二天，歌德自然要去訪問她。他已經知道她是一個活潑的姑娘，愛好舞蹈與歡樂；現在，他又看到了她最好的方面——她在家庭中的品質。”

看這末了的一句，使我們要聯想起來歌德看見夏綠蒂在家中切分牛油麵包給一羣兒童的一幅畫。她的母親早死了，遺下十一個兒女——七男四女——最大的一個姊姊沒有夏綠蒂能幹，所以這才十九歲的女郎就代負母親的職務，撫養着她一大批的弟妹了。

本來歌德是個極能討好于女子的人，而今遇到這個夏綠蒂又是一個最會玩弄女子的女郎，因此他雖然在跳舞會之中，已知克司妥納就是她的未婚夫，但他的心却不能不被她的種種美好完全的征服。尤其是她的那一雙碧眼，最能把他深深的迷住。自跳舞會的第二天，

歌德就到布胡老先生家叫德意志館(Deutsche Haus)存問他的女兒夏綠蒂。這時在他的心中，已漸漸的忘記了那可憐的佛蘭德利克，只愛好和這家的那些小孩在一塊嬉戲，帶糖果把他們吃，講故事把他們聽，於是那些小孩也都喜歡他常來。就連那位老頭子，竟被他以那種令人無從抵抗的動人的意味誘惑着，也很歡迎他，因此他遂成爲這家早晚常來的熟客。不怕夏綠蒂爲分自己的忙，慣會命令他做摘果子，剝頭殼的一類事，他也不覺得討厭。當他對於夏綠蒂的愛情逐漸增高時，她仍舊拿“戀愛遊戲”般的態度來應付，一點也不着慌，只表示覺舒適，由此把他領向極危險的路上去，他還以爲這是她的溫柔的胸懷之中所起一種感應的回響。

可是在這三角戀愛中居未婚夫的資格的克司安納，又持什麼態度呢？且看他說：

“雖然他必須對綠蒂拋棄了他的希望，而且他已拋棄了，但是他所有的哲理和天生的驕傲，依然不能使他完全的遏止住他自己的傾向，他有那樣的品格，足以使他對於女人要發生危險，尤其是一個有情感和風致的女人。惟綠蒂能懂得如何去制

止他，用什麼方法去待遇他，使他不可發生徒然的希望，同時使他也羨慕着她這種行爲。他心中的安靜，因此很感受煩悶，已經有過幾次值得注意的舉動，使我更加對於綠蒂的愛慕，也使我以爲他是我的更可尊敬的朋友。……我總是可憐他。我的內心中也時起衝突，因爲我想，在一方面，我也許不能像他那樣使綠蒂快活，但在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忍受着要失去她的意念。後者畢竟得到了勝利。在綠蒂方面，就是關於那種同樣的衝突，我也不能找出一點的印象。”

其實歌德對於夏綠蒂，無論如何的親暱，總不會有些微的危險性。因爲她既知道她自己的心是平靜無波的，而他也早明白這是沒有何種結果的事情。如果克司安納能夠洞見歌德內心的思想，就用不着在心靈中還有些不安。歌德和夏綠蒂在相見的第一天，他就知道她絕不會愛他的。所以他當時會想到的，是：

“我愛她，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爲什麼會這樣呢？這時候，在賽森漢……唉！一棵愛苗枯萎了，但另一棵又滋長了。這是自然的程序，……可是她

是克司妥納的未婚妻，我希望些什麼呢？我用得着希望嗎？……只要再見她，看她在—羣兒童中的生活，在她家裏，同她談話，聽她笑……已經夠了……怎樣的結果呢？誰知道，並且爲什麼要知道—件動作的結果呢？……一個人的生活應當像溪水那樣涓涓的流。”

呵，詩人的理想是這樣，在那平凡的克司妥納那裏會知道。他必定是讀過盧騷在“柔麗”小說中有幾句話說：“坐在我愛人的腳下，代她瀉麻，這樣已覺得滿足，並不想再有他求，但願常常的能如此下去，今天，明天，明後天，以至於我的一生。”不錯，他在自傳中也說到這一點，難免要受此影響，所以他也喜歡坐在夏綠蒂的足傍，於那單調而有限制的生活中，他得到了無窮的滿足。

從此他們在很和暖的春天，不斷的在一塊談笑或遊玩，而克司妥納也有所諒解，並且常會三個人同玩。到了夏天，他的愛情也和天時是同樣的增高了熱度，至於把以前對佛蘭德利克所用的熱情，現在絲毫不留的移在夏綠蒂的身上。

溽暑的八月，任何小事也不能辦了，他就長日的坐在夏綠蒂的足傍，享受那一種快樂。他的胆子也大起來了，竟敢偷親了她一個吻。她是一個完美無瑕的未婚妻，也是一個過於危險的女性，所以她把這事既如實的告訴了她未來的丈夫，但也不叫歌德受到一種嚴拒的打擊而自行退縮。不過因這樣一來，在他們三個朋友各人的心中，都顯露着一種不安的狀態。惟那一對未婚的夫婦，畢竟是始終相愛，雖然她因告訴那同歌德偷吻了她的事時，當受克司安納對於她的無意識的玩弄男子的地方，加幾句責備；又歌德約她到隣村作一度旅行，她雖未去。但與她的未婚夫曾鬧過一次小小的意見。她永遠愛她的未婚夫，歌德博士不可誤會了她的感情，這在她的嘴裏實在不能再不對歌德說了。可是迷戀着的少年歌德的煩惱，也就從此漸漸的加增起來。

也就是在那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歌德過完了二十三歲，克司安納過完了三十一歲，他們兩人的生日，恰巧是同在一天。是日，他們互相交換些禮物：克司安納送給歌德的是一本袖珍的荷馬（Homer）詩集；夏綠蒂送給他的呢，是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她結在胸口的

### 一條粉紅帶

這種毫無結果希望的快樂，在歌德的心中究竟覺得痛苦的，何況夏綠蒂的無可挽回的表示，尤其傷了他的虛榮心。不過這個歌德絕不是小說中的那個維特，他有堅強的毅力，只把這種冥想在頭腦中盤旋了好久以後，他終於決定要離別那一雙迷人的碧眼。在九月十日，他和克司安納同吃過晚飯，入夜，復同住夏綠蒂之家，爲他與他們相別最後的一晚；但他的決心要走的事情，並沒有在事前就告訴他們，他們約定在花園遊玩，而他則在夏綠蒂和克司安納之前到了的，趕到他迎他們進來的時候，他這回又吻了夏綠蒂的手。他們三人坐在一箇綠沉沉的亭子裏，看着滿園淡白的月光，都像沉醉似的不說一句話。最後夏綠蒂先發言了，她說：

“我每次在月光裏散步，就會想到死……我相信我們會再生的……可是，歌德，我們會再見嗎？……我們會再互認相識嗎？……你說怎樣？……”

歌德完全失掉了自制力了，所以他的答話說：

“你說的什麼，夏綠蒂？我們會得再見的，今生或再世，我們會得再見的。”

她又接下去說：

“我們失掉的朋友，知道不知道我們的事情？我們想念他們的時候，他們會不會覺到我們心中的一切？……”

她更接下去說她於二年前已死去的母親，並好像她預知歌德要與她離別，所以她今晚的聲調比平常是極其悲愴的。至是歌德實忍不住這種悲酸的情緒，他的眼淚也就奪眶而出了。好在這是最後的一晚，有什麼顧忌！因此他今就在克司妥納的面前，把夏綠蒂的美手緊握着狂吻，她輕輕的說：

“我們回去吧，天已不早了。”

她一面說着，一面想把手縮回，他却緊緊的握着不放鬆。這時克司妥納又很高興的說：

“讓我們約定，我們三個人，誰個先死，誰個當把另一世界的消息，報告些給後死的兩個人。”

而歌德則這樣說：

“我們將來再見吧，無論變成了什麼形狀，我們也會互相尋到，互相認識的。我要走了，我很願意的走啊，但我倘一定要說出‘永遠’兩字時，則我

實在不堪忍受的。再會吧，夏綠蒂；再會吧，克司安納；我們將來再見吧！”

她微激的笑着說：

“就在明天見吧，我想”

她怎樣能知道歌德明天就離他遠去！她說了就站起身來，同她的未婚夫並肩而去。只剩下來歌德博士一個人在花徑中，走來走去，直到望着她的臥室燈光已滅了之後，才索然而返。但他於回寓之後，當夜就寫兩封辭別的信把他們，克司安納於第二天接到其一云：

“他已經走了，克司安納。當你接到這信時，他已走得遠了 附上的一信請交給綠蒂 我本來是很堅決，但你們昨晚的談話，更把我的心要打得粉碎。除了再會二字，當時我什麼都不能說 倘使我同你們再多逗留一刹那，我就不能自持了。現在我只一個人在這裏，明天我就走開了。唉，我這可憐的腦袋”

在這信內附把夏 蒂的一封信云：

“綠蒂，我是真的希望再回來，可是在什麼時候？只有上帝知道了。綠蒂，你說的話是怎樣的震

動了我的心啊，當我想到這將是我和你相見的最後一次，縱不是最後的一次，但我明天就要遠去了。他是遠去了。不知是什麼神差鬼使，使你們講到這樣的談話。倘使我可以講出我所感覺到的情意。唉，我想的是下界塵世，在你的手，這我於末一次親吻着，在這房屋，那裏我將不會再去；在你的可愛的父親，他這回來送我也將是末次。我現在獨自一個在這裏，我可以哭了，我讓你們享受你們的幸福，只是不能離開你的心。我會再遇見你們，但‘明天’却永遠不來了，告訴那幾個小孩，他已經走了。我不能再寫下去了。”

信到十一日晨臨發時，他又添上了下面的幾句：

“我已經收拾好了，綠蒂，天也亮了，再過一刻我就要走了。……好好的時常歡樂着，親愛的綠蒂，你總比他人快活，祇是不要淡漠；我也很快活，親愛的綠蒂，當我在你的眼中看到，知道你相信我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再會！一千個再會”！

如是歌德終於離去了威刺勃，捨別了那有一對迷的碧眼的夏綠蒂。克司妥納於下午送這信把他的未

婚妻，她家裏的孩子們聽說，個個都傷心的反復說：“歌德博士走了，”綠蒂讀着那封信，也覺得傷心，於是她已不能忍止住她的眼淚向外流。但她也只好是這樣說。

“他還是走了爲好。”

過了十日之後，克司安納到佛朗克堡去訪問歌德，至此他們中間友誼的傷痕，在不知不覺中已醫好。他把在黑紙上剪下來的綠蒂的側面肖像(Silhouette)，掛在他的床裏邊的牆上，出去時對她說聲再會，睡覺時道句晚安；在上床之先，總要吻她一下，或於黑暗中摸着，則感覺到非常的愉快。他幾乎是每天都有信把克司安納，帶着半頑笑半悲哀的語調，發洩他心中的痛苦。有一次他寫道：

“我們說過雲的上面許有這樣那樣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老天爺一定是個冷心腸的人，才把綠蒂給了你。”

又有一次寫道：

“綠蒂沒有夢見過我嗎？我聽了很生氣，我要她今晚就夢到我，而且不告訴你。”

到十一月間，那個以魯塞冷因爲着失戀，從克司安納的手中借來手槍自殺後，德歌要充「他名著『維特』」的內容，特親自到威刺勛去調查過一次，這時他又到了夏綠蒂家談了幾點鐘。可是那對未婚夫婦的幸福，已經達到完滿的程度，在他們的平靜而有條理的生活中，就連往日和他在晚間敘談的情境，已都記不清楚了。

一七七三年四月，夏綠蒂和克司安納要舉行結婚了。在事前他要求他們的結婚戒指，由他去購買，他想着于此加些苦楚到他的創痛裏面去，也是他好找到一種奇異的快樂。當寄去的時候，他附上一封信給綠蒂說：

“但願我的記憶與此指環永遠的留在你的心裏，在你的歡樂之中，親愛的綠蒂，再過幾天我們就將重見了，你將把此指環帶在手上，我也永久是你的。我想不出什麼名字或別號來署名，你會知道是我的。”

他們結婚日的早晨，克司安納寫了一封極友愛的信托歌德。他們並答應他的要求，把新人的花球於事後送給他；他於星期日出去散步，便把那結婚的花球插在自己的帽上。他決定在耶穌忌辰那一天，拿下牆上掛的

綠蒂的黑影，在園中掘一個墓穴，很鄭重而莊嚴的埋下去。但到日子，他也覺得這可笑，遂打消了這念頭。在下月內，克司妥納夫婦就從威刺勳回翰諾威爾去，當時歌德一點都沒有知道。這時他的好友梅克尚在俄羅斯，他的妹妹康乃利亞也出嫁遠去，獨有他一個人在家中，顧影自憐，尤感到了一種寂寞的孤單。他今失去了親友的同情和慰藉，使他“可憐的生存已化成了一塊荒蕪的岩石”了。但又得到一雙烏黑的眼珠的姑娘來幫他的忙，終於他以四星期的工夫，寫成了那本震動世界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

這書於一七七四年三月間脫稿，立即付印出版，風行一世。但他把裝訂好了最先的兩本，一寄夏綠蒂，一寄克司妥納，並附信請他們於讀完之後，各寫一點意見寄把他。從此他們又往復通許多信，終於克司妥納以為這書中的人物的描寫，有些不妥當，於是彼此的通信，也就日見其少了。不過也並沒有完全的斷絕，像便條之類的信還繼續了許多年。後來那個良善的克司妥納先死了。

到一八一六年，克司妥納夫人的夏綠蒂，已經是五

十九歲的老寡婦，相貌庸陋，迥異從前。忽然到外馬來拜訪公國首相的歌德。她的意思，是來請求首相對她的兩個兒子能幫一點忙。他們見面，都覺談話是非常的困難。歌德於極不自然的當兒，只好拿出來些刻板圖和花草標本把她看。尤其是在他們雙方的眼中，互相看出一種驚異，覺悟和失望的神色來。最後首相把他自己在戲院中訂下的一座包廂，讓給了這位老夫人去用，但求她須原諒他有事，不能去奉陪。她走出去的時候，心中想到：

“要是我無意中碰見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則他簡直不會給我任何印象的。”

## 十

我們曉得，歌德的一部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其中女主角的綠蒂小姐，決不止是一雙碧眼的夏綠蒂的一個人化身，實在還摻加有一雙烏黑的眼珠的年輕女郎在裏面。她也是歌德的戀人，她當時才十六歲，芳名叫做瑪克西米靈（Maximiliane）。

當夏綠蒂把歌德偷吻她的事情，告訴了她的未婚

夫克司妥納後，也就是歌德爲這種失望正在開始煩惱的時候——一七七二年的九月初——歌德的好友梅克忽來到了威刺勳，他會見了夏綠蒂。雖也覺得她可愛，但看她對歌德的態度，究竟靠不住，所以他就勸歌德走開，另到別處去找別的愛。那時候的歌德，雖還有點捨不得，却已感到在克司妥納不聲不響的監視下，只搶到些極微小的她所給予的快樂，不無心中也爲之稍動。請看他說：

“我真的應當走了嗎？我的心像塔尖的風標似的轉動着。……”

畢竟他是走開了，即於是年的九月十一日，毅然離開威刺勳，當時就與梅克約定了在羅蕙夫人（Sophia von la Roche）家相會。這位羅蕙夫人，是當時德國的一位女作家，她已印行過一本小說，好與一班文人相往來。她的丈夫羅蕙先生，是一個諮議，閱歷很深，且是十八世紀法國的大文豪福爾推爾（Voltaire, 1694-1778）的崇拜者，懷疑者和玩世者，所以他的夫人也就免不了是感情極盛的人了。她把他們的家庭，不管她的丈夫願意不願意，也許正因爲他不願意，遂充做爲心的

使命的會集所。他們的那裏，在遠處有朦朧起伏的山嶺，頭上是岩石崢嶸的白峯，脚下深谷中是兩岸柳樹覆蓋的河流，組成了一片悅目淒心的風景，但歌德到他們的家中來，首先引起他最注意的，並不是那一片好風景，而是他們的一雙烏黑的眼珠的女兒瑪克西米靈。

瑪克西米靈是一個聰明美麗的女郎，歌德剛一凝視着她一雙烏黑的眼珠，就被迷住了。在那時的歌德，以他的文學趨向，使他得到那位母親的歡心；以他的青年氣概，又使他得到了那個女兒的樂意。他常伴着她到田野間散步，一路上談着上帝和魔鬼，自然和心志，盧騷和戈爾得司密思。總而言之，她既極力賣弄着風情，他也就把他的全副本領都賣弄出來，很像以前不曾遇過那可愛的夏綠蒂。甚至夏綠蒂曾給他的記憶，反使他在這像新友誼上添加些燃料。且看他在日記中記道：

“在一個消失的愛情的最後一聲嘆息的回響，還沒有完全息滅在室中以前，又聽到了一個新生的戀愛的最初的音調，在心中呢喃着；這是一種極舒服的情緒，同樣，看了落日回過頭來，我們愛看對方的明月。”

再看他有時因妬忌的惱怒，遂對克司妥納很傲慢的在信中寫道：

“在我不能告訴綠蒂說，現在有人愛我了，而且在非常的愛我之前，我不再寫信了。”

大概當夏綠蒂和克司妥納快要結婚的時候，他又在寫把他們的信中說道：

“不要代我擔憂！我幾乎同人兩個像你們那樣相愛的人一樣的快活。我懷抱着的希望，不至於會比情人們的希望小。”

這種浪漫的生活，歌德並沒有得多留戀，就回到家去。但她既醫好了他在威刺刺的創痛，則他們的形體雖然離開，而心靈却未散，所以他倆互相問慰的書札，常是不斷的往來。直到一七七四年一月，瑪克西米靈嫁把佛朗克堡的一個富商白利太諾（Bretano）了。這個商人是有五個兒女的繆夫，比她年長十五歲，因此他寫信把克司妥納說：

“奇怪！妙極了！新愛的瑪克西米靈嫁把一個殷實的大腹買了！”

不待言，她的善於懷疑的父親，以為能把自己的女

兒，嫁把一個富裕的商人，使她終身無貧乏之虞，自然滿意；至於年齡很相當與否的問題，那裏顧得了許多，但在白利太諾呢，雖以他的財富，能使他求得了年輕女子的身體，但以他那過大的年紀，却不能得少女的歡心。她以少小嬌嫩的容顏，伴着年長銅臭的商人同臥，並被迫爲他的前妻兒女負些母親的職務，這當然使他要鬱悶不樂的，歌德聽說，他很憐憫那可憐的瑪克西米靈，只是爲了些金錢，便離開她母親的那麼趣味橫生的地方，來居住在一所陰沉沉的房子裏，多麼的無聊。復想那般可愛的人嫁到自己的附近，而那家又和他常往來，于是他又高興到了極點了。

他定然到白利太諾的家中去，拜訪其夫婦，好在都是舊相識。他又用盡了他生平迷人的本領，去引誘那鱈夫的五個小孩，不久就都非常的歡迎他。就連白利太諾因爲他是市長的兒子，又是大家認爲英俊伶俐的少年，肯到他家來，也不免有“蓬蓽生輝”之感，故對他的款待極懇懃。在他們的家庭中，固然是充滿了不和的空氣，但歌德的熱情，馬上又恢復起來，照例如醉如迷的投身在一個狂熱的友誼裏面。不久，他生活的唯一目的便是

在陪伴着瑪克西米靈，向她討好，給她安慰，使她忘掉“牛乳餅的氣味和她丈夫的舉動”。他連什麼事都不想做了，只有同她出外散步，讀詩文給她聽，藉以消去她的心中的抑鬱，也就是他得到無上的快樂。

瑪克西米靈也想愛她的丈夫，但這實在不容易。歌德常來，且能常破除她的鬱悶，于是他遂成爲她的心腹的人了。她不像夏綠蒂那樣的講實用，慣差使他剝豆殼或摘果子，她只同他把時間化在大提琴和鋼琴合奏上，或是一同讀些最新出版的法國小說，有時同出去溜冰，歌德的打拌和熟練，樣樣都使她醉心。自然，世間有什麼能比得上情人微微的一笑？更有什麼能敵得過可愛的人報以滿意和感激的表示？所以歌德在這個時候，也快活極了。他曾寫道：

“我真是得意極了，最近的三個星期完全充滿了娛樂，我們現在滿意到不能再滿意，幸福到不能更幸福了。我說我們，因爲從一月十五日起，沒有一件事我是一個人做的。運命，我常常詛咒的運命，現在我願意恭維牠，稱牠爲慈善的，明察的運命了，因爲自我的妹妹出嫁後，直到現在牠才給我

一件在我認為相當的禮物。瑪克西米靈依然是昔日的安琪兒，她的天真可愛的性格是誰見了都要喜歡的，我對她的感情是我生存的快樂。”

在白利太諾那方面，起初因為他自己的公務忙碌，沒有工夫常陪他的夫人出外去遊玩，就覺得歌德是一個難得的替代者。大概和克司妥納在起初，喜歡歌德陪伴他的未婚妻遊玩，是有同樣的情形。他們夫婦既不和，便時常吵鬧，如此有過好幾次，歌德被他選為他們中間的裁判員。可是歌德本為一個少年美妙的藝術家，因此他的浪漫的行為，便漸漸的引起人注意；何況瑪克西米靈有一副含情的慧眼，既極厭惡她丈夫家的一切，又整天好談些藝術，文字之類的事情，於是白利太諾就有所懷疑，以為必定是歌德在他的夫人背後作祟着，使她成為違反闖規的婦人。

自白利太諾得到這個結論後，則歌德在他們的家中便居于非常困難的地位。白利太諾是個很妬忌的人，他不能不發他的醋性，遂至他與歌德之間就發生了許多可怕的時刻。不久，瑪克西米靈也覺得自己的夫婦間，時常爭吵，有些不對，當對歌德這樣說：

“我請求你要爲我的安靜着想，常像這樣的繼續下去，實在不行，實在不行！”

歌德聽了這種話，就大踏步在屋裏徘徊着，一面咬緊了牙關在牙縫中翻來覆去的說：

“不行，這樣下去是不行。”

瑪克西米靈看他的神情很激昂遂對他極力的安慰說：

“我求你，我求你要鎮定些！你的聰明，你的智識，你的才能，一定會給你無上的幸福。擺出些男子流的氣概來吧。爲什麼你一定要我呢？歌德，恰巧一個已經屬於別人的我吧。”

至是他雖非常的難受，却不能不答應她不再來了，只好掉頭回家去，恐受此痛苦。但他受了這種最後的刺激，遂使他定然要發抒出他心中久鬱未伸的情感，即把他的經驗組織成爲文藝的作品，於是他就在是年的二月間，開始着創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歷四星期而完稿。在這裏面，他本是混和着前在威刺勳的經驗，與夫以魯塞冷不幸的結局，乃於人物之間依了適當相稱的成分，組成了新的結合。這是少年歌德的一部極著名的

小說，光芒所及，在文學史上則常稱爲‘維特熱’（Wert herfieber，按當時一般青年在這本書出版後，大起共鳴，一時追慕維特之風而效其裝束，比比皆是。苦於性的煩惱的青年，讀此書而著青色燕尾服，黃色肩褂，黃色腿褲，長筒棕色靴而實行以手槍自殺者甚夥。就中文人克來司德（Herr von Kleist）和他的友人之妻的情死，是其一例；而外馬公國的一個宮女，則因失戀之故溺死於伊爾牟河（Ilm）中，懷中也懷藏有這一本小說；）不久就被譯成歐洲各國的文字，累得拿破崙（Napoleon）竟將此書帶到埃及的營幕中，翻閱了七次。

再說這本小說中的三個主角——維特，綠蒂和阿爾伯：——維特就是歌德，只他不是一個藝術家；阿爾伯就是一個稍微卑劣些的克司妥納，並賦有白利太諾的妬忌和歌德自己的理智；綠蒂就是夏綠蒂，可是由羅葉夫人教養大了的，而且是盧騷和克羅普斯安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的讀者。

## 十一

到一七七五年的新春，歌德博士又跌落於愛情的

網內。他這次情人是一個佛郎克堡富商的女兒，名叫安娜·哀梨薩伯脫（Anna Elizabeth Schonemann），歌德稱她為李麗（Lili）她是生長於富貴的家庭，所過的是繁華快樂的生活，其社會地位比歌德較高。她當時才十六七歲，正如春花初放，美豔迷人。更好賣弄風情，每於音樂舞蹈後，能勾引得一般少年男子，神魂顛倒，爭來拜倒在她的裙下。後來有謂一個怪美人，自與歌德分手後，又對樂聖貝多芬（Beethoven）燃起一度無結果的熱烈的愛情，恐怕就是她。

一天晚上，歌德應一個朋友之約，同赴李麗家所開的音樂會，於是他們見了面。她以絕妙的古琴獨奏震響了歌德的愛弦，但更使他傾心的，還是在她那種嫵媚難描的風態。從偶遇而至熟識，而至談心，在這種愛潮的漸進中，迷人的李麗也把這個行年二十五歲的詩人迷住了。且看歌德自己的陳述道：

“李麗對我不久就瀝盡胸腹，無所不談。她談及自己的身世，社會的境遇，以及其兄弟親戚朋友；惟對其母親則默而不言，為狀甚恭敬。她並且對我談及她攝引男子的魔力；在我也很覺得她的

魔力真偉大。不過同時，我也有我吸引女子的魔力，這個恰形其旗鼓相當。若說我爲她憔悴；她也未嘗不爲我消瘦。到後，我們相愛之殷，無她，我即不樂，無我，她也不安。”

可是他在她的那種奢華的環境中，却乎過不慣，因爲他的狂飈的天性，到底不能適合於那虛飾的社交。他開始覺到愛網的束縛，他不願意常追隨着李麗的欲望，但又無法擺脫這種密層層的情絲，在此進退兩難的苦樂中，他惟有借詩歌以自慰。我們看他爲此所作的兩首詩如下：

(1) “我的心呀，這是怎樣的兆徵？

有何種重量在高壓着你？

唉，這是多麼新奇的人生！

我已認不出你以前的舊狀，

逝去了，你舊日種種的所親，

逝去了，使你憂愁鬱悶的原因，

勤苦與安慰也離你遠去，——

祇是你爲何到此地步？

是不是青春時代的鮮血，  
你講呀，是否這可愛的面貌，  
這個充滿着溫柔的顧盼，  
用無窮的力量將你縛牢？  
當我突然想與她分離，  
正聚集着勇氣要避她遠去，  
這同一的道路呀，一會兒  
又將我帶領到她的原處。

這絲綢原是用魔術織成，  
欲將牠折斷總是不能，  
我的姑娘呀，可愛又殘忍，  
竟然將我捆縛住，違我的初衷。  
現在呢，在她迷人的圈中，  
我的生存定要依他的行動，  
這變換是多麼的迅速，  
愛情，愛情，請還來我的自由！”

(2) “你究竟是什麼，來引

我到那繁華的社會去？  
如果你要不這樣的做，  
難道你就不能生存嗎？  
不過我在這以前，  
也很覺得這非常快樂；  
惟我既到了現在，  
却很愛慕孤獨的生活！

幽閉在我敞軒之中，  
浸淫在月影之內，  
我回想到你風韻的女郎，  
心中就覺得顫動。  
我深深的領略你的溫柔，  
和無垢粹的幸福，  
我的心確在你的心中  
一同呼吸與吹噓！

在那滿燒紅燭的桌前，  
與那些不相識的人玩耍的，

果真是我嗎？  
那真是我嗎？  
而今不歡去遊春看花，  
但願伏在你滿燒紅燭的桌前；  
因為你在的地方，可愛的姑娘，  
即是愛情與悲哀共住居着！”

讀此二詩，雖覺歌德在這種幸福中而又不能解脫那無限的悽楚，惟愛的網却愈結愈密。到了春天，他們的愛情更濃厚起來，因為她到鄉間的叔父家中，環境既佳而交際又少，他們常在一塊彈琴玩戲，每至夜深才散。在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是李麗過滿十七歲的生日，親友祝賀，更給他們充分的快樂。這段趣事，歌德在自傳中敘述得很詳細，他說他還寫了“她不來”一劇，當場表演，開她頑笑而博衆人的哄鬧。又有一晚，歌德和李麗散步至深夜，才相偕回家，但他送她回家後，自己則在葡萄園中睡一夜。天亮醒來，紅日已升，他復跑進他愛人的屋內，而她的芳夢尚未醒。

這時歌德爲得李麗的歡心起見，遂竭力擴充其律師職務，以致他們不能夠常見，反使彼此都感覺焦急。

幸得一位素極歡喜爲人作媒的女友，爲他們撮合，於是他們都從命，遂在呼吸短促間，彼此擁抱而定情。他這時說：

“上天要我這個可憐的人嘗到一切感情的滋味，所以我也得做成了未婚夫。”

但是理想和事實，往往不會一致的，尤以戀愛的事情爲然。李麗的生性是好大交際，這在歌德以爲在他們到結婚後的生活，必定很困難。同時，他們兩家的感情，始終不合——歌德的父母和他的妹妹，都不願意高攀這門富商的親戚，要那奢華的女郎做自己的家中人；李麗的母親呢，也不免要鄙視這中等階級的家庭，尤不贊成那種浪漫的詩人的行爲。——於是終不能成爲佳耦。

李麗把歌德引入了一個新的生命中，在那些跳舞或音樂的會場上，他不能不違着自己的志願，去逼引她的歡心。他既不適合于那樣的環境，他就要感覺到種種的束縛與不快，于是他惟有走的一法。請看他說：

“在我則想藉此（遊歷）以離開李麗，試試我沒有她是否還能夠生存。”

好在司妥爾保（Stolbere）弟兄等，約他同到瑞士

去遊歷，而他的父親也催促，並希望他再到意大利。但到他將啓程時，去與她道別，則她的情影依舊深印在他的腦中，一路上都不能夠消失。中途，他又因與一班旅伴合不來，遂分途去看他的妹妹，而他的妹妹仍勸他與李麗決意的離開。後又與他的旅伴，在瑞士漫遊，這時他的胸前還暗掛着李麗在熱愛時送他一顆金質心形的紀念章，常常對此章親吻，因爲此事，他還作了一首詩：

“好紀念，在幸福消失中，你還能鎖住我們的心靈嗎？你能延長這個如水流去的愛情嗎？”

李麗，我逃開你了！可是你的倩影步步跟我在這異鄉荒山叢林中奔走。可惜你的心不是我的心，長久在我胸腔內。

我似在籠中逃走的小鳥，腳上尚帶有鎖鍊，我心不能自由，須要聽他人主宰！”

所謂欲罷不能，他已重被她的嬌媚束縛住，又回到家中再去與她歡敘着舊情。在李麗方面呢，有許多人在勸她與歌德分離，免受將來與他家人難以相處的痛苦，而且說他們都知道歌德這一次到瑞士去遊歷，並非必要，其用意實是在避開她。惟她仍是十分的堅決，甚至

於說就與他一同到美洲去，以避一切的阻礙，她也很願意。這樣一來，他復被她弄得進退兩難，非常痛苦，因之又只好向詩歌中消遣。他曾作過“李麗的花園”一詩，便是發洩此苦痛，其一節云：

“你已枯萎了，溫香的玫瑰花！這不是我的愛情催促你花開，不管怎樣你爲我失戀而開，更增我心的悲哀！

在悲哀中，想起前情當我全屬於你時，不覺欣幸我於早晨到花園採此花苞。蕾苞，花瓣與果實，我全放在你腳前，冀你一顧，以恢復我心中無限的希望。

你已枯萎了，溫香的玫瑰花！這不是我的愛情催促你花開。不管怎樣，你爲我失戀而開，更增我心的悲哀。”

在此詩中，可見他於極無聊賴中，尚。她悲哀，惟此不健康的愛情關係，終不免有破裂的一日，雖然他這次從瑞士回來後，尤覺得見她時如登天堂，不見她時如下地獄。再看他說：

“我起初對李麗用愛時；在她周圍有許許多多

的少年和我競爭着。……”

到此時候，他又這樣的說：

“凡男子既喜歡一個女子而有意與她結婚時，則其情感必堅持到底。惟女子則不然，她只會吸引入到她的面前，隨意選擇一個，其所選擇的又常出於偶然。我遊瑞士的目的，乃在藉此以忘却李麗，殊不知到結果竟相反。”

由此看來，則他們終於解除了婚約，固然是因他應外馬公爵之招，彼此遠離，這是一個大原因。其實根本的原因，還在他竭力的要與她遠離；而他毅然遠離的動機，還不止是嫌她的品格和嗜好不合，且必因為她又有所選擇而促迫。他和她雖斷絕關係了，但他依舊在想念李麗，並需要她的戀愛，一晚，當他正徘徊在李麗的屋旁，希望一窺見他情人的纖影時，他聽見了她在彈琴，並婉轉的唱着往日贈她的情詩：

“爲何不可抵抗的將我拖入

那繁華之境？

我是不是已有足夠的幸福，

在黑夜淒清？

孤寂的我獨閉在斗室之間，  
當月光漸露，  
閃爍的微亮正在四周映現，  
照我於冥臥。

那裏我在幻夢着黃金時期，  
清純的愉快，  
當你可愛的嬌影，正深深的  
浮在我心懷。

這仍是故我麼？被你留住在  
牌桌與華宴？  
被你將難堪的面龐，正對着  
放在我臉邊？

現今呢？田野中嬌豔的春花，  
已與我無緣；  
祇你所在地，天使呀，是溫雅

與愛，是自然。”

這晚李麗，唱得比平常更興奮。他從窗幔望進去，依稀間，她的麗影正在房內很無聊賴的踱來踱去。但他至此，絕無招呼她的勇氣，只好掉頭唏噓的回去。而且，更期待着外馬公爵派來迎接他的車快到，以便離她而遠颺。

## 十二

在一七七五年的九月，歌德和李麗正糾纏不清時，適有外馬公爵偕其新夫人從佛郎克堡城經過，乃邀請他到外馬。歌德奉邀，甚為喜悅，即時收拾行裝，道別親友，並把“哀契夢特”劇稿也作個結束，靜待公爵派車來迎接。後因等得不耐煩，遂奉父命到意大利學文學和美術。有說他在這時候，又愛上了一個W家的姑娘，而這姑娘和他以前的戀人佛蘭德利克，相貌很相似。

當他啓程前住意大利，第一天就路過那以前爲他同李麗撮合的女友家，向她告訴他不能和李麗結合的緣由。她聽說後，覺很平常，並說等他在意大利學成回來時，再爲他和某小姐撮合。是夜，他即住在她家中，彼

此談到一點鐘 趕到他將要睡時 她又持燭前來，手交外馬公爵邀他前去的信把他，拆閱之後，他即刻就僱車返回佛朗克堡城，去見公爵派來的專使，從此，他不但忽捲入政潮的漩渦中，且又跌入深深的愛河，竟於其中涵泳了約二十年

歌德到了外馬後，大受公爵合家的歡迎。不久，他在宮中得到多數女子的慕戀，對手概爲公爵夫人，男爵夫人及議員家的小姐們。其中關係最深的，爲司太茵（Charlotte v. Stein）夫人。當時歌德是二十六歲，而司太茵夫人已經是三十三歲，且有七個兒女了。不過歌德在以前曾看見她的照片時，已十分思慕。及至相識之後，遂互相傾種種的熱情，殆保持了二十年的長時間比蜜還甜美的關係。這樣，他在品性上，學問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修養上，皆受到她極大的幫助和影響。

在一七七六年的二月底，也就是他們初結交的時候，她就準備着受這種戀愛的痛苦，且把以前打算自殺的念頭也取消。且看她寫把他的一封短柬說：

“我對於世界已不聞不問了，現在重感得興味，實因你的緣故重感得興味。我的良心自加證

責；我覺得我對於自己和對於你是在預備着痛苦。在半年以前我預備死去，但現在我不作此想了。”

歌德對於司太茵夫人的情愛，又是怎麼呢？我們看他於同年的八月八日，從伊爾曼罷（Ilmenau）寫把她的一封信，可窺見一斑。這封信說：

“你的形影對於我的心，發生一種奇異的效能。我說不出是怎樣一回事！我人好，但又十分悲慘。昨天一點東西也沒有寫作。我坐在衛慈列本（Wizleben）雄偉的巖石上，也作不出什麼，於是信手寫給你道：

唉，你對我，我對你，

情形究竟是怎樣！

，否，其實

我也用不着懷疑了。

唉，當你在時，

我想不要愛你，

但當你遠離時，

我覺得非常愛你。”

所以雖在那年的三月間，為歌德幼時所識的某女

優，跑到外馬來訪他，因此又要好起來，但究竟這沒有什麼大關係。這時歌德，已漸漸和司太茵夫人之間結了不解緣，好像他們的靈魂已混合爲一了。且看他於一七八二年，升爲公國首相後，還於一七八四年的六月二十八日，自埃孫拉哈（Esenach）寫把她的一封信所說：

“親愛的洛特，不久我就會再來到你的身邊，因爲我的生存不復支持，我明白覺得沒有你即忍受不住了。……”

親愛的洛特，你是我自己生存中的半個人，到現在我才明明白白看出來。……我不是單獨整個的人，也不是獨立的人。我的一切弱點要靠你匡正，我的軟弱的方面要靠你保護，我的罅隙要靠你補縫。我現在和你天各一方，我的情形便奇怪到萬分了。在一方我武裝起來，非常堅固，在另一方面便和一個蛋一樣，因爲我忘記配上武裝，是急需你的保護的。我完全隸屬於你，這使我何等歡喜啊，我希望即刻再見着你。

我愛你的一切，而你的一切使我更愛你。

你在確荷柏格（Kochberg）處理家政的熱

心，司太茵已經很快樂的告訴我了，因此使我愈加傾向你，並且請你讓我看一看你內部寶貴的活動的心靈。洛特，無論何事何物能使你發生興味，但你愛我要超過一切事物之上！”

到一七八六年，他遊意大利，在羅馬和德國的許多藝術家交遊，這於他的文學上有極大的獲益。是年十一月七日，他曾寫把司太茵夫人一封報告式的信，其中就是陳述他在羅馬所得種種的印象。這封信的情意纏綿，溢於紙表，如謂：

“我的最好的，你的愛人遠去他邦，你不要憂愁煩惱；他將使你恢復原狀，較前更好，並且更快樂。”

什麼能使她更快樂呢？當然是指他在羅馬所得種種的益處而言，所以他在末了說：

“將來和你談論此等事，會有何等樂趣啊。”

他既遠離開他的情人，最要緊的，當然是常在能接到她寫來的信，所以這在上一封信中，就有所叮嚀。趕到十二月二十日，還未接她的來信，於是他又很簡單寫信把這說：

“至今還沒有接到你的信，好像你是故意不肯執筆，然我也只好忍受，我暗中心道：我可有過例子在前，我可教過她勿執筆寫信，但我教人來害自己的事，這不是第一次了。”

司太茵夫人之對於歌德，既然很愛，何以在他遠別後，又長久不寫信把他？豈不知她竟爲了他害起病來了，他那裏能知道啊。當他把上信才發出後，只不過三日，她的來信已到他的手了，所以他於二十三日，又這樣的覆她一封信說：

“你的信畢竟來了，謝謝你！信中含着痛苦，讓我暫時忘記一下。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我卑躬屈節的要求你，要使我容易回轉到你的面前，不致永遠漂泊在遠方。我有對你不起的地方，請你慷慨大度的原諒我，並給我一些安慰。你的生活怎樣，你的康健怎樣，你愛我怎樣，請常常告訴我，並多多告訴我。在下次信中關於我的旅行計劃，我將報告我所決定的是什麼，並望上天使牠成功。只是請你不要視我爲和你分離好了，我對於你所失的東西，我對於我在此處的關係所失的東西，世間無物能

夠補償。惟願我具有大量很勇敢的忍受一切拂逆之事。……

你患病，並且還是因我的過失而患病，使我心中非常憂慮，我簡直向你說不出來。請原諒我，我和自己作殊死戰，真沒有言語能形容我心中的經過。這一個筋斗使我和自己一致了。我的愛人呀！我的愛人呀！”

但像這一種愛情，無論還能延長下去若干年，並能給他多大的益處，究竟不足以束縛住詩人的心情，再有所發展。一七八七年的二月，他又從羅馬到拿坡里（Napole），探訪那附近的風景和古蹟，復到西西里（Sicilia），後於六月間又回到羅馬。在這旅途之中，他又愛慕米蘭地方（Mailand）的一個美女，她的名叫麗姬（Madalena Riggi），他並為她作了一首“Amor als Landschaftsmaler”的歌。

### 十三

一七八八年的六月，歌德從意大利回到外馬。七月，忽於公園和一個叫做維爾比斯（Christiane Vulgius）

的女子相識，旋即互相發生了戀愛。他這次却頑起“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把戲了，所以剛到第二年，她就產生了一個孩子。

這種情形，他們雖到一八〇六年才正式的結婚，但這經過戀愛的十七八年間，恐怕已有同居的形式。不過他在這中間的十餘年，除不斷的著作外，也可謂是過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約如他自一七八八年的九月，和其後來極好的朋友席勒（Schiller）相會於魯道爾斯達德（Rudolstadt），復得席勒的介紹，他得爲耶拿（Jena）大學教授後，到一七九〇年的春天，又到文西（Venzia）；一七九一年做公國劇場的監督；一七九二年從軍抗法，翌年參加眉因斯（Wainz）的大包圍；一七九七年的十一月，復往瑞士遊歷；直到一八〇六年，才和維爾比斯正式的結婚。

在這十餘年之間，他的生活既多所變遷，而他的著作亦多方面傾向。至爲維爾比斯作的詩，寄其愛戀之情的，亦復不少。如：“Der Besuch,” “Römische Elegien,” “Metamorphose der Pflanzen,” “Frühzeitiger Frühling,” “Gefunden,” “Gehinnis,” “Frühling

übers Jahr”等，爲其中最顯著者。

至於他們的愛情，當然是極濃厚的。他們在別離時的通信，約定要互編號碼，以更查問。他願望她時常在他的身邊，需要她的愛情以營養身心。他要擒住她的心。並好好的保持着，以免她或愛上別一個男子。我們且看他於一七九二年的九月十日，在頌登（Verden）寫把她的封情書說：

“我已經寫過許多小信件給你，不知道何時才得次第的遞達到你的手中。要將信件編起號碼，實在令人討厭，然我現正開始做這種工作。你又聽見說我很康健，你知道我是誠心愛你的。惟願你此刻在我的身邊！到處有寬床大被，你不應當和常在家中表現的一樣，抱怨自己。唉！我的小愛人！除掉相聚一處外，世間再也沒有更好的事。當我們再相聚時，我們總要這樣說。請思索一下！我們很靠近卡藩（Champagne），竟尋不出一杯好酒。關於那婦女計劃，只要我的小愛人經管廚房和地下室，就會有進步的。

請你做一個好的家庭庫藏司，替我預備一個

雅緻的住宅。小心照顧你的嬰兒，用愛情營養我的身心。

請用愛情營養我的身心呀！我的思想有時免不了妬忌，我以為你也許更愛另一個人，因為我看見許多男子比我漂亮些，可愛些，你務必不找這些男子，你務必認我為最好的，因為我愛你到發狂了，除你以外，我一無所愛，我對你常作些混雜的夢，然我們總是互相愛着的。但願長久如此！

我已經向我的母親訂了兩套墊被和羽毛枕，及其他好的東西，你只要將我的小屋弄齊整的，其他的屋子當已料理好了。在巴黎什麼東西都有，在佛朗克堡僅有一個第二等的猶太零售舖。今天送去一小籃，內裝有酒類，又送去一包糖果。家用的東西常有送去的。你只要以愛情營養我，做一個忠實的孩子，其他一切是易辦的。我如果沒有擒住你的心，其他一切於我有什麼用處？現在我已擒住了你的心，我要好好的保持牠。因此我是你的，代我向你的小孩接吻，向邁耶（Meyern）問好，並且愛我勿衰。”

不過在他，話雖是這樣的話，信雖是這樣的寫，難道他真的不能再尋出一杯好的葡萄酒，于是除去維爾比斯就一無所愛嗎？我們曉得，當他們于結婚後，才過了八年，即于一八一四年的五月間，正是他受浪漫派的影響，又研究民歌旁及中國，印度的文學時，竟和一個有夫之婦又要好起來，她到九月還跑來看他。到一八二二年的七月，他已經是七十三歲的老翁，還于避暑之際和一個才十八歲的少女萊菲佐（Ulrike von Levetzow）戀愛，並且想和她結婚，當時他作了“Trilogie über Lerden Schoft,”其中含有著名的悲歌“Mariendaber Elegie,”就是寫他對她的思慕之情。歌德自己曾說過：

“藝術家是常常有破瓜期的。”

其次，還有一個某音樂家也在愛慕他，且于是年的十月四日，特到外馬來訪他。這樣，直到一八三一年，把自一八二五年以來就決心要刊行的“浮士德”的第二卷發行，完成了他終生的大業後，遂于一八三二年以八十三歲的高齡逝世了。

詩人歌德，他今死已百年了，我們可說他的浪漫

史，一直到他死時才爲止。他曾經批評某詩人說道：“他雖是個大人物，但還缺乏統制自己的力量，”這不啻是他老先生的自道。至于他的墓是建在威刺勳的近郊，與席勒的墓爲隣；大概他在地下尙得相近此好友，也不致因失了許多可愛的女友，就覺寂寞吧。

## 十四

其實歌德的一生，和他發生關係的女性，若不論爲朋友或情人，決不止就這幾個。如此所述，也不過是擇其要者而言之罷了。因爲這幾個女子，無論多寡或深淺，皆于他的品性上，思想上，文學上，以及其他一切的修養上，有一些影響。現在我想把他唯一的妹妹，再插敘于此。

在張競生氏譯的“歌德自傳”中，我們看到歌德只有個姊姊，並沒有妹妹；其實這是他翻譯的錯，不是歌德自述中的錯。這若略加以考據，則歌德的父親于三十八歲時，和比他小二十一歲（即十七歲）的女子結婚，到次年就產生了歌德。又過一年，乃生歌德的妹妹康乃利亞，她比她的長兄歌德小一歲。以後又繼續的生了四

個，但都不幸早夭，故後來只剩下歌德和康乃利亞兩個人。

在幼年時的歌德，除得他的愉快活潑的母親，及慈祥和外祖母，予以極周到的教養外，其次即為他的妹妹康乃利亞，為他日常嬉戲的小朋友，也是披書共讀的小同學。因為他祇比她大一歲，如此可說他們兄妹之間的愛情，是從搖籃之中生長起，一直帶到墳墓裏面去。他兩人間的親愛是十分真實而密切，既不亞于俾斯麥（Bismark）和他的妹妹摩爾文（Malwine），恐尤甚于海涅（Heine）和他唯一的妹妹羅蒂（Lotte）。當後來歌德出外求學時，他們兄妹間的音信不絕，其親愛真情無不流露于紙表。

上面說過，當歌德與格蕾脫欣之初戀失敗，且遭家庭監視以致鬱悶成病時，其中以得他的妹妹的安慰為最多。後在來比錫為婀娜的失戀，終于帶病回家時，也曾得他妹妹極大的安慰。她于出嫁之後，還對哥哥的婚姻問題，多所策劃，如歌德和李麗在訂婚前後，她因始勸不聽，繼則常寫信把她的哥哥說：

“如你不能解脫，就當結婚。由此提起勇氣來

奮鬥；常有些事情不容人選擇，但當好好的對付，縱有困難，到底自足以討勝。”

康乃利亞是怎樣的女子呢？據她的哥哥歌德的描寫說：

“她甚高大，而且精緻，其氣魄極其自然和高貴，故其風韻和情感也很豐富。她的面貌並不美與出色，似和她的性情不相配。她的眼中表示出一種極溫存的心思；當她有所感動時，兩隻眼睛更閃閃生光。她的表情並不溫柔；因其天資雄偉，她的情感甯可予給予而不願予接受（這時）當他們在十五六歲時），挽髮的時式是向後靠攏而使頭額愈現出來愈好的。我妹的頭額未免太向下生，若將其太向上露出，則與其濃黑的眉毛和突出的眼睛，形成爲極醜的相貌。她固知道，所以年漸長而痛苦愈感覺漸多。可是她于醜陋中別有安慰的方法，以致與她要好的女友，都是誠摯的愛她。在她的社會裏，也有許多的青年男子。所有女友，俱能得到一個男伴，惟有我妹是孤單無依。這不止是她的外貌不足動人；即其高貴的性格，也足以拒人不能親近。她

因此顧影自憐，常向我訴苦。”

看她的哥哥對她這樣的觀察，真可謂無微不至。她既肯把她的心事對她的哥哥說，則歌德爲格蕾脫欣失戀的痛苦，也就不再瞞着他的妹妹了。她對歌德與格蕾脫欣的絕交，極表滿意，而他聽到他的妹妹說，惟他能夠知道她的價值和能愛憐她，尤覺得高興。只因這樣，所以他於放鬆監視後，他們的父母任他自由到外邊遊歷，流覽自然，描繪風景的時候，他雖覺對萊茵河畔的那些廢垣敗堡，在在都能引起興趣，但他却又這樣的說道：

“可是，這些遊歷雖使我快樂，但不能使我留戀。我的留戀別有所在，即在家中的妹妹。我們兩小相依，爲狀極其密切。我父恐怕我們的情感發展，一味在壓抑摧殘。但我母的童性尚存，我們兄妹當然要依附母親，任着自然的本性發揮。我與妹妹同玩同讀，手足之情愈長愈盛。及至春情發育，同時知識也漸擴大，我們遇到這個新局面，真是茫茫前途，不知如何對付而後可。我們爲此春情所蒙蔽，也曾做錯了許多的事；但因兄妹家人的關係，所以彼此雖到怎樣的相愛，終不至于亂。可恨，這

個手足之情不能長久保存發達，以致我不能寫成本好詩。一讀李卡遜（Richardson）所作著名的小說，其中描寫的情感，恍惚與我們的很相似。至於我今所寫的，只是一點皮相而已。”

這還是“皮相”，不知實際是怎樣，且不去說牠。但到他們舉行“成人典禮”的那一天，在他則悲痛初戀的失敗；在她則哀怨還沒有得過愛情。所謂觸景生情，使他又有了幻想，於是就說：

“我們兩人這樣的極形悽慘；尤其是我們因血胤的阻礙，不能將這對知心人變成爲情人。”

所幸愛神，快來救她。就是以前很熱心的教歌德讀英文的那一個英國少年，漸漸垂愛于康乃利亞，而她也報他以溫柔的情思。他們經過了數年的戀愛，于一七七二年歌德又爲夏綠蒂的戀愛失敗時，遂舉行結婚。那時歌德關起門寫“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也深感覺另一種寞寂，便是因他的愛妹之出嫁遠去。而這一對新夫婦，在歌德的眼中看來又是怎麼呢？他說：

“他的高大精緻，一如我妹，面貌雖不揚，然極可愛，可恨是天花痘痕太多。他的表象靜默，有時

未免過於冷淡嚴肅，但其心中滿含愛情，而其心靈尤極高尚。這對嚴重乾燥的伴侶，在那些活動青年的社會中，形成了一種極不相稱的情趣。”

然而她却不再對她的哥哥，“顧影自憐，向他訴苦”了。趕到他為避開李麗而到瑞士遊歷時，中途到他妹妹的家中，那時他的妹夫做着本地的都管，她果然和她的丈夫合不來，很感覺痛苦。他說她的妹妹對他講，倘使他們兄妹常像幼年那樣的和順快樂，相愛一生，實在比嫁了人為好。這在歌德的見解，以為是無性慾，所以不慣夫婦的生活。他並且說：

“她有才能，又長于交際。凡她生平所交予，無一人不受其吸引與感化。在她指揮之下，所有男女極守規矩，互相愛憐而無一點邪僻的行爲。我個人也因她的教誨，故對女子雖在極親愛之中，而不至於發生肉體之愛。”

但是，這我們終於要有些懷疑，難道一個人既很富於情慾，而偏缺乏性慾嗎？如果不是歌德自己的虛構或枉飾，便是翻譯的人要故意誣蔑，所以會有這樣的前後矛盾。更可笑的，是歌德又這樣的說道：

“當我出外遊歷，她的丈夫取了我的位置，使<sup>1</sup>由兄妹之愛而和他爲夫妻，她因爲我不在，無法排解，遂答應他爲婚姻。依我主意，她最好不嫁人，免爲家庭兒女之累，而專心於宗教事業，如爲教會學校或會社的監督之類。因爲她的面貌不揚，而個性又極倔強，嫁人終不能得其丈夫的歡心。

莫洛懷在“少年歌德之創造”中說：“不幸歌德是一個藝術家，因爲是藝術家，所以是男性的叛徒。”照此看來，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只好借此一用了。

## 十五

最後，我覺還有點感想，想簡單的說一說。

張競生氏說“想歌德自己也不深知道的；即他的詩思，有一緊要的部份乃爲女子所發。”由此，可知歌德的大名，要不是他一生交結了許多的女朋友，以此情意接觸的經驗，發爲動人的詩文，未必能留芳千古。反過來說，像這上面所述一打有餘的女子，要不因爲她們皆與這個大文學家有過深淺不同的交情，則她們的芳名必早都與屍骸埋沒于地下，絕無人到今日還會提及的。

這樣，我覺歌德遇到她們那些美麗的魂靈，固然是幸事；至于她們結交了歌德，又何嘗不幸！

張氏又說：“我曾譬兩性接觸，如陰陽電之現象；太離開則電流通，太接觸則發洩而為光。故要增長其陰陽自己的氣力，當使其不接不離。兩性關係也當如是，太無社交則情思消滅，太有肉慾則精力衰萎，文人而要有好情思與美文者，當求與異性有接近的機會，但同時又不可太易于肉慾，最好是全無肉慾，而使精神愛的需要充分迫切，由是而望有“昇華的可能。”似此戀愛至上主義的口調，也就是柏拉圖(Plato)的戀愛觀，在今盛行物主義而致肉慾橫流的世界，是否行得通，我們真不敢斷言。我只怕着，苟有一方面存“昇華”之望者，難免其結局不弄到極端痛苦的地步，甚至有些人還要步維特的後塵。

單就“維特”一書說，我也以為戀愛就是戀愛，不必再拘拘以戀愛便是為達結婚目的的手段。倘能由戀愛而達到結婚的階段。這固然是人生極其幸福的事情；萬一不能，儘可就永保持着戀愛，也不能說這裏究沒有快樂可享。或者因為進一步作求婚之一念不成，遂致戀

愛也不能持續下去，那就當如梅克勸歌德所說：“另到別處去找別的愛吧，”這實在無自殺的必要。我本鄙視無論爲何事而自殺的人們，尤其是爲戀愛而自殺的人們。六年前，又讀好友某君給我一篇反對自殺的高論，這個印象深入于我心，永久也不能消沒。其實歌德，我們雖不曾讀過他的自殺論，是否也反對自殺，但他寫成那本半自傳式的小說，請維特代他自殺，那只是他用感情代意志的自殺，所以他自身却未自殺。只怪那些徒有熱情而無意志的怨男怨女，甘受文人的欺騙，不惜以自殺求煩惱的解脫。豈不知歌德反說着便宜話道：

“最奇怪的是：在我則將事實變爲詩文；而在讀者則將詩文看成事實，常把手鎗向自己的頭上打去。”

所謂“維特熱”的流行，後來也傳布到中國了，于是柳無忌氏在二年前曾說：“過一百五十年後，此書亦移植成中文，大受歡迎，正因為現在的中國，正在維特的時期，而我國青年，亦不乏如維特的人。”果如此說，則我們除搔首長嘆外，也的確無相當挽救的方法。那末，只好把歌德于一七七八年以後所出版的此書，寫在這

卷頭的一首詩錄下，也就以此作我的結論：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的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迸？

可愛的讀者喲，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靈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喲，不要步我後塵。”

一九三二，一，六，夜午，脫稿于寒風怒吼聲中。

（讀書雜誌）

## 歌德之人生啓示

宗 白 華

人生是什麼？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義何在？人生的目的是誰？這些人生最重大最中心的問題，不祇是古來一切大宗教家哲學家所殫精竭慮以求解答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詩人凝神冥想，探入靈魂的幽邃，或縱身大化中，於一朵花中窺見天國，一滴露水參悟生命，然後用他們生花之筆，幻現層層世界，幕幕人生，歸根也不外乎啓示這生命的真相與意義。宗教家對這些問題的方法與態度是預言的說教的，哲學家是解釋的

說明的。詩人文豪是表現的啓示的。荷馬的長歌啓示了希臘藝術文明幻美的人生與理想。但丁的神曲啓示了中古基督教文化心靈的生活與信仰。莎士比亞的劇本表現了文藝復興時人們的生活矛盾與權力意志。至於近代的，建築於這三種文明精神之上而同時開展一個新時代，所謂近代人生，則由偉大的歌德以他的人格，生活，作品表現出他的特殊意義與內在問題。

歌德對人生的啓示有幾層意義，幾個方面，就人類全體講，他的人格與生活可謂極盡人類的可能性，他同時是詩人，科學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訊神論宗教一個偉大的代表，他表現了西方文明自強不息的精神，又同時具有東方樂天知命甯靜致遠的知慧。德國哲學家息默爾(Simmel)說：“歌德的人生所以給我們以無窮興發與深沉的安慰的，就是他祇是一個人。他祇是盡了人性，但却如此偉大，使我們對人類感到有希望，鼓勵我們努力向前做一個人。”我們可以說歌德是世界一扇明窗，我們由他窺見了人生生命永恆幽邃奇麗廣大的天空！

再狹小範圍，就歐洲文化的觀點說，歌德確是代表

文藝復興以後，近代人的心靈生活及其內在的問題。近代人失去了希臘文化中人與宇宙的諧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對一超越上帝虔誠的信仰。人類精神上獲得了解放，得着了自由，但也就同時失所依傍，徬徨摸索，苦悶，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尋得人的意義與價值，歌德是這時代精神偉大的代表。他的主著“浮士德”是這人生全部的反映與其問題的解決。（現代哲學家斯賓格勒 SPengler 在他名著“西土沈淪論”中近代文化為浮士德化。）歌德與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同容就是盡量體驗這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義。了解其悲劇而努力以解決其問題，指出解救之道，所以有人稱他的“浮士德”是近代人的聖經。

（爾羅選刊）



# 歌德隨軍筆記

張競生

## 節譯歌德隨軍記後一點話

我譯此時，適日本佔滿洲後，又在打上海並威嚇汕頭。有一老友軍官者來信說我不應此時埋首於潮的深山。我答語是：當拿破崙打劫德國時，德國一班學問家孜孜以學問爲事，終於報復舊仇而創新邦。歌德對此有下段的記事：“我當記載我的一種特別性格。每遇政潮一番大掀動，我即從事於最遠地及最古事的描想。例如本年說（一八一三年歌德在年表中話——譯者）當黎支（德國內地——譯者）正在預備作戰場時，我則研

究支那帝國的源流及其構造。當此地戰爭發現時，我則寫成那些斯的尾歌”。不錯，歌德這個態度，凡學問家都應做法的。因為救國之道，武人用鎗，文人用筆，雖不相同，其實則一。有些武人去火併，有些文人用冷靜頭腦觀察世變之來去，這樣才可以救國。

至於我甚懊悔譯此書。著者此作對於法德戰史上固然有些貢獻，但為我們說則極薄弱，故雖被我節刪又節刪，僅得這點效果。若譯他的意大利遊記，成績必定好多少倍。我譯此書的動機，乃在力趨此遭中日戰爭的時髦。誰知時髦誤人到此地步，可笑又可憐也。

民國十一年二月於固廬

## 一七九二年八月廿九日

……上略……到底這班德人，與人，與那些法國貴族來法國打這次的敗仗，係用何種名義出兵？德奧本與法世仇，任用何種名義均可。但此次，他偏要假說與法王同盟乃應他召而來保護他與打法國革命黨呵。

他們入法地後，表面雖未強迫法人捐輸，但硬使用軍用紙幣。他們印了許多紙張，隨時由軍官任意簽定銀

數若干，就向民間使用，票上只說由法王魯意十六負責歸還。除却百郎司密公爵之檄文外，無一件事比這樣票更能動起法人公憤了。我在軍中見了許多關於濫用紙幣的慘狀，今在下聊舉一例。

法國農民爲求安全起見，統將家畜藏在離開我軍經過路線遠遠的山林內。不幸，竟被我軍偵緝隊所發見，就把人畜帶到營裏，使農人報出真名，並使其將一部份家畜賣爲軍用。那班業主一聽，面都變成黃色，但終不免手拿廢幣，眼看自己活活的牲畜被德軍所宰割。

我永未見到這些人民當時慘苦的狀態，除非在希臘悲劇中。

## 九月三日

凡爾登城已被我軍攻下。入城時，我們才知共和黨人的忠誠與勇氣。當此城人民知道如駐軍繼續堅持，勢必全城變成灰土時，遂竭力勸駐軍指揮官布爾貝獻城給敵人。在最末次的市會時，這位指揮官，一面答允，一面拿手鎗將自己頭腦打破。

這個迅速的取得，給我軍無限的希望，希望飲此間美酒後，不久就可恢復一切的疲勞。

在這個勝利之下，還有一件不如意事，應在此敘及者：

當普魯士兵排列於廣場時，忽從觀衆中來一鎗聲，幸而並未傷人，正在查察，忽有一法國手榴彈兵出來自認爲兇手。

我於營中，見正被扣留之人甚少年，美麗與漂亮，表情甚厚重與沉靜。從眼神中見出其果敢的性格。當軍事裁判官正在會議如何處治他時，他乘在散步之便，一躍從橋上跳入莫思河內，及待提出，他已絕氣。

這兩個共和黨偉大的自殺，竟激起了德軍官的憤怒，下令不准這位英勇的軍人與上說那位忠義的指揮官入葬。

可是，凡爾登人民對於普魯士王熱烈的歡迎，儘夠抹煞這兩個不好的印象。

這城砲台所藏存許多的食糧，已經分散淨盡。軍械局亦被軍人劫取。我們一行人給了守兵點酒錢，也得入內隨意取物，我用人拿了一枝粗大手棍，其中包藏一把

剝肉。

多少日子，就這樣在秩序與混亂，保護與摧殘，搶掠與徵收之間流去。

或者，軍人的性格也就這樣養成。他們生存於有時仗義，有時破壞，有時和平，有時兇殘，有時則極講人道，有時又如禽獸一般之橫暴。總之，他們的生命時時在極失望中而常常又具有極大的希望，以是養成軍人們一種奸險假偽的性質，他們這個惡性格，雖與佞人及教士們不相同，但終不失為一種人類的巨蠱。

## 九月四號

聽說法王已被人民監禁，且視他為奸賊。我們聯邦兵想速到巴黎。

## 九月十三至十七日

在路上，我以行營祕書資格，得讀我軍所截得法將軍拉發那（這位將軍，後來又到美國，助美成獨立——譯者）的文件及孟尼特報紙。在此報上，其主筆在一段中說得極滑稽：

“普魯士軍入巴黎易，出巴黎難。”

至於我們，只求能入巴黎，並不想怎樣不能出的難題。

且幸此時，我軍已在前進。而且幸我得與聯邦的高級軍官，外交官同行，一路上諸軍官服飾輝煌，大為一路風景生色。雖有許多民村被兵焚燒，在煙火漫天之下，那些軍服並未減少其排場的架子。

### 九月十九夜至二十晝

砲聲連環不絕，把黑天打成光亮，到午砲響稍停，午後更加轟動，兩軍陣地雖未絲毫變動，但誰也不知怎樣結果。

我常聽及“砲瘡”這個名詞，心中極願自己去體驗。這個好奇心引出我的大膽量，不覺縱馬到我軍所佔住的地方名叫“月形陣”者的左邊山頂去。

一班軍官與參謀來勸我回去，我答自己有點計劃。他們知我常發生一種特別脾氣，只好聽我個人去冒險。我放馬行到一個砲彈密集的地方。那些砲聲好似由各種螺旋丁的轉動聲，水流的激動聲與鳥的叫聲所聚。

合成就的。因爲土濕，砲彈下落時入地不爆發，我遂免却許多危險。

可是我甚覺有一種奇感，我今只好用譬喻始能說出一二。

似乎我在一個甚熱的地方，這個熱氣把我融化與他成爲一體，眼光仍然有力量，所見尙清楚，但全世界似已染上火紅的顏色。因我全身已在火爐內，所以血液中並未覺得熱氣的增加。故人給牠“發瘡”的花名，不過在此應知道的這個瘡比普通的瘡病尙覺難捱。因爲這個瘡乃從耳朵而起。耳朵好似被砲彈所轟動打擊與騷擾一樣。

當我離開此地時，這個奇怪的熱氣也即時消滅。身上的瘡病亦即時不復存留，這恰是好處。任怎樣久習戰陣的軍人，誰也懼怕這個惡感觸。

## 九月廿四日

我們不獨不能到巴黎，而且須退回故國，並且要退軍也不是易事。

已經雙方同意停戰，但敵人保存他們自由移陣的

權利，如他們願意，就可將我們包住。至對我軍則不許有一步移動。

我們先鋒隊尚希望得到風雨的幫助可以轉敗為勝。彼此支持不久，法軍知我軍糧食不足，不但送給我們有益身體的食物，並且供給許多有益精神的印刷品。在這項印刷品，德法二國字俱寫，大向我們鼓吹自由平等的好處。他們做法我軍主帥檄文的宣傳法。可是法國更進一步，對我輩不仇恨而且表示如朋友般的親愛。

這個親熱的宣傳法，結果，他們人數日見增多。我們不免日形渙散。

## 十月五日

我軍已退至西弗里，我軍兵士劫盡菜蔬，存留的也被踐踏。我幸在此地認識法國田野間有情感的家庭。

當我們到了借住人家的門時，我進了一間鋪磚的屋裏，其間已燒起大火爐。我與主人見禮後即在其爐旁坐下，同時已先有家人團團圍住，陸續又來了一班認識的軍官。火爐上正在熬煎法國的“國菜”名叫火鍋者。其做法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先已將牛肉熬得爛熟，就把紅

蘿蔔，白蘿蔔蒜，白菜，及其他各種菜蔬一齊放下去，又用緩火好好燉熟。此家古樸美緻的家具與食具也使我鑒賞不置。

女主人安靜地也坐在火旁，手就一男孩放在膝頭上，左右身邊尚纏隨了兩個小孩。其女傭（或即其妹）將桌布安好，把一個土燒的大湯鉢放在桌上；先把麵包切成碎條放入鉢內，繼用火鍋之湯透入，就用爲湯料。各人都被請食。湯後又把火鍋內的肉及菜用爲盤餐。這樣簡單富有野味的晚膳，誰也覺得滿意快樂。

餐後，那兩個小孩極溫柔地向他們媽說：“好夜安，媽媽，”又向其父親說：“好夜安，爸爸，”他們就這樣平和安靜去睡眠。外邊則有了如狼如虎的軍人隨處騷擾搶掠。

## 十月廿五日

我們軍已退到呂森堡國界去了。所得是滿軍的傳染病。我也不免爲病夫之一。經過數日的靜養，病已告愈。我遂繼續研究光學，一位少年小學教員與我極好，每日帶給我報紙，他甚駭異我不多作詩而分心於自

然的學問。在長久談話之後，我始知道他治康德的哲學。我就有意於引導他與我一氣工作。

依我見解：康德對於人類智慧一問題研究的結果，見得美感與神感同出於一源。於是他見自然上有藝術，藝術中有自然。雖則自然與藝術各有特別的所在，學者應就此中的特性去研究。我的見解，給了這位少年許多有益的問題。

法軍已節節進攻，除我軍退出其境地不算外，尚佔取我們許多地方。我在此危急之下，接到母親一信，說叔父已去世，問我是否願繼死者爲上院議員之職。

我想到了威馬邦已有十年久。邦主對我那樣隆厚，使我得盡心力於科學及藝術之研究。今棄去於心不安，我母亦知此意，放在信中並未堅持其主意，

( 讀書雜誌 )

# 歌德軼事

蓮 岳

有一次漱克曼和歌德說起司各脫作的“拿破崙傳”，歌德說：一般的，這書的作者實在可說是非常不準確，而且偏見極重。然而，就這兩大缺點，在我看來，却也使這書另具特色呢。這書在英國的成功，出於一切意料之外，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司各脫個人對於拿破崙和法國人的憎恨，頗足以真實地代表英國普通一班的意見，和民族的感情。他的這本書，無論如何不是法國史的資料，而是英國史的資料。總之，這是在這個重要的

歷史底過程中不能缺少的聲音。

“我很高興聽到關於極端反對拿破崙的意見，現在我正閱讀別的作品，這作品我也覺得有另具的優點”。

他又說：“拿破崙是個大丈夫。他老是開明，老是清楚而有決心。而且每一小時中都有相當的毅，將他以為有益和必需的一切實現出來。他的生活半人半神的跨步，從戰爭到戰爭，從勝利到勝利。也很可以說他是在一個繼續的開明的國家中找出來的。因此，他的命運之燦爛輝煌，非但空前，甚或至於絕後了。”

後來，歐克曼向他說：“天才的創作力還是只在於這要人的心中的呢？還是也在他的身體中的？”歌德便說：“至少，身體對於這創作力有最大的應響，在德國雖曾有過一個時，大眾以為一個天才便是個矮小，孱弱而駝背的人，但是於天才却有一個很相配的身體。”

當我們說到拿破崙是個花崗石的人時，這句話更可適用於他的身體。他有什麼事不能或不曾冒險過呢？從敘利里沙漠的炙人的沙泥中，一直到莫斯科利蓋滿冰雪的平原上，他經過了不知多少戰鬥。露，啊！

他們不得不忍受的疲倦和身體上的窮困是怎樣厲害啊！睡眠極少，滋養極稀，而且還不住地運用心機在那第十八次的卜盧梅的可怕的奮鬥和刺激後，已是半夜了，他整日飲食未進，但還未想到去吃東西而助長身體，在夜的深沉中，他只覺得有力量，將那給法國人民的著名的宣言收回來。我們一想到他所成功的和忍受的東西時，我們就想像得到，他在四十歲時，身體中已無一片健全的東西的情狀了。但是，就在那時候，他但未失去一個完全的英雄的地位哩？

“但是你是很對的，他的赫奕的真正焦點是屬於他年青時代的，而且有些話可說是來源很不清楚的。在有一個時候，將他所有的能力都一起動員。因之，使自己出類拔萃，在二十七歲的年紀便成爲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的偶像了！，是的是的，我的好朋友，要做偉大的事業總得在年青時啊，拿破崙不是唯一的例啊。

（大晚報）



## “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

郭沫若

近世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采氏 (Benedetto Croce) 批評歌德此書，以爲是首“素樸的詩”(Naive pichtung) 我對於歌德此書，也有這個同樣的觀念。此書幾乎全是一些抒情的書簡所集成，敘事的分子極少，所以我們與其說是小說，甯說是詩，甯說是一部散文集。

詩與散文的區別，拘于因襲之見者流，每每以爲“無韻者爲文，有韻者爲詩，”而所謂韻又幾幾乎限于脚韻。這種皮相之見，不識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最

近國人論詩，猶有兢兢于有韻無韻之爭，而詆散文詩之名爲悖理者，真可算是出人意表之外。不知詩之本質，決不在乎脚韻之有無。有韻有可以爲詩，而有韻者不必盡是詩，告示符咒，本是有韻，然吾人不能說他是詩。詩可以有韻，而詩不必定有韻，讀無韻之抒情小品。吾人每每稱其詩意葱蘢，由此可以知道詩之生命別有所在。古人稱散文其質，而採取詩形者爲韻文，然則稱詩其質而採取散文之形者爲散文詩，此正爲合理而易明的名目。韻文＝Prose in Poem，散文詩＝oem in Prose。韻文如男優之坤角。散文詩如女優之男角。衣裳雖可混淆，而本質終竟不能變易。——好了，不再多定岔路了。有人始終不明散文詩的定義的，我就請他讀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罷！

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存心移譯已經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時，更經友人勸勵，始決計移譯。起初原擬暑假期中三閱月內譯成，後以避暑惠山，大遭蚊厄而成瘡疾，高熱相繼，時返時復，金雞蜡霜倒服，用了多少瓶，而譯事終不能前進。九月十旬，折返日本，晝爲校課所迫，僅以夜間偷暇趕譯，草率之處，我知道是在

所不免，然能終敢有舉以介紹於我親愛的讀者之自信，我知道讀此譯書之友人，當不至于大失所望。

我譯此書，於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此書主人公維特之性格，便是“狂飈突進時代”(Stormund Drang)少年歌德自身之性格，維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身之思想。歌德是個偉大的主觀詩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身的經驗和實感的集成。我在此書中，所有共鳴的種種思想：

第一，是他的主情主義；他說，“人總是人，不怕就有些微點子的理智，到了熱情橫溢，衝破人性底界限時，沒有甚麼價值或至全無價值可言。”這種事實，我們每每曾經經歷過來，我們可以說是，是一種無需乎證明的公理。侯爵重視維特的理智與材能而忽視其心情時，他說“我這心情纔是我唯一的至寶，只有他纔是一切底源泉，一切力量的，一切福祿底，一切災難底。”他說，他智所能知的，甚麼人都可以知道，只有他的心纔是他自己所獨有。他對於宇宙萬彙，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綜合，去創造。他的心情在他身之周圍隨處可以創造一個樂園；他在微蟲細草中，隨時

可以看出“全能者底存在，”“兼愛無私者底徬徨。”沒有愛情的世界，便是沒有光亮的神燈。他的心情便是這神燈中的光亮，石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種種畫圖，在死滅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

第二，便是他的汎神思想：汎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現，我也只是神底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現，人到無我的時候，與神合體，超絕時空，而等衆生死人到一有我見的時候，只見宇宙萬彙和自我之外相，變滅無常而生生死存亡之悲感。萬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見自阻，所以只見得“天與地與在他們周圍生動着的力，除是一個永遠貪婪，永遠反芻的怪物而外，不見有別的。”此力即是創生萬彙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之自身（*Ding an Sich*）能與此力冥合時，則只見其生而不見其死，只見其常而不見其變。體之周遭，隨處都是樂園，隨時都是天國，永恆之樂，溢滿靈臺。“在無限之前，在永恆擁抱之中，我與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恆之樂耳。欲求此永恆之樂，則先在忘我。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于靜而求之於動，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靈以謀刹那之充實。

自我之擴張。以全部的精神以傾倒於一切！維特自從與夏綠蒂姑娘相識後，他說，“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如此以全部的精神愛人！以全部的精神陶醉！以全部的精神煩惱！以全部的精神哀毀！一切徹底！一切究竟！所以他對於瘋狂患者也表極端的同情，對於自殺底行爲，也絕不認爲罪過而加讚美。完成自我的自殺，正是至高道德——這決不是中庸微溫者流所能驗體的道理。

第三，是他對於自然的讚美：他認識自然是爲一神之表現，自然便是神體之莊嚴相，所以他對於自然絕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爲慈母，以自然爲朋友，以自然爲愛人，以自然爲師傅，他說：“我今後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是無窮地豐富，只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一切的規矩準繩足以破壞自然底實感，和其真實的表現！”他親愛自然，崇拜自然，自然與之以無窮的愛撫，無窮的安慰，無窮的啓迪，無窮的滋養，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階級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浮薄的學識，以書籍爲糟粕，以文字爲死骸，更幾

幾乎以藝術爲多事；他說，“我忘機于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他說，“甚麼是詩？是畫，是牧歌？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定要去矯揉造作麼？”不錯，人到忘機于自然的時侯，便有時連詩歌美術還覺其多事，更何有於學問，道德，宗教，階級呢！

第四，是他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原始人的生活，最單純，最樸質，最與自然親睦。崇拜自然，讚美自然的人，自然不能不景仰到原始生活去了。所以他與詩歌，則喜悅荷默和莪相；在井泉之旁，覺得古代之精靈浮動；岩穴幽棲，毛織衣，棘帶，是他靈魂所渴慕着的安慰；他對於農民生活亦極表同情：“自栽白菜，菜成拔以爲蔬，食時不僅賞其佳味，更將一切種之植之時的佳日良辰，灌之溉之從而樂其生長之進行時的美夕，于一瞬間之內復同時而領略之，”他說，這種人的單純無礙的喜悅，他的心能夠感覺得，真是件快樂心事。要這種纔有極真實的至誠，極虔敬的努力，極熱烈的慈愛，極能以全部精神灌注于一切，極是刹那主義，全我生活的楷模！

⑤ 第五，是他對於小兒的尊崇。美國現代兒童心理學家和邇氏（Hall）以爲“兒童時期人類之天國，成人生

活是從此而墮落矣，”此種言論，近今爲保護兒童運動底先驅。兒童之可尊崇，在古昔數千年前之東西哲人已先後倡導。老子教人“專氣致弱如嬰兒。”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猶太的預言者以賽亞，說是預言者底黃金時代實現時，“狼要綿羊兒同居，豹要山羊兒同臥；小犢要與稚獅肥畜同遊；一個小孩兒要牽引他們”，（舊約以賽書第十一章，）耶穌說：“小孩子是天國中最大者。”小兒如何有可以尊崇之處？我們請隨便尋一個對像來觀察罷，你看他終日之間無時無刻不是在傾倒全我以從事於創造，表現，享樂，小兒的行徑正是天才生活底縮型，正是全我生活的楷範！然我們成人對於小兒，時無古今，地無東西，却同一地加以虐待，束縛，鞭笞，叱咤。不許有意志的自由，視之奴隸囚徒。我們且聽歌德替小兒們道不平罷！“小孩子們是我們的模範，我們應得以他們爲師，而我現在纔把他們當着下人看待。不許他們有意志！……這種特權定在那里？”

“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了！”

“藝壇的明星出現了！”

“少年維特之煩惱”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出版，一

般之青年大起共鳴，追慕維特之遺風而效學裝束。青衣黃褲的“維特熱”(Werthersfieber)流行於一時，苦於性的煩惱的青年讀此書而實行自殺者，自殺之後在衣囊襟袋中每每有挾此小書以殉者。外馬公國(Wimmar)的一個宮女也因失戀之故，溺于依爾牟河中，胸中正懷藏着這本少年維特之煩惱！種種傳說喧動一時，佛朗克府(Frankfurtam Main)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一躍而成爲一切批評，讚仰，頌羨之的。

歌德之聲譽日隆。一時知名之士，如宗教家之拉瓦特爾(I. C. Lavater)，教育家之白舍陶(J. B. Basedow)乃至當時德意志詩壇之明星克羅普徐安克(Klopstock)均先後趨來，瞻仰此藝壇新星之光耀，扛舉德意志文藝勃興之職命於兩肩之青年歌德，如朝日之初昇，光熊熊而氣沸沸，高舉決勝之歌，以趨循其天定之軌轍。歌德以前無文藝之德意志，隨之一躍而成爲歐羅巴十八世紀之寵兒。蓋世雄才拿破崙一世遠征埃及時，亦手此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以起臥於金字塔與“司芬克司”間古代文明之廢墟，外馬公國，夫人佛里德里克大王，(Frederick du gross)之妹，安娜亞瑪利亞(

Anna Amelia)亦遣其子克爾(August Karl)親來訪歌德，歌德不久(一七七五年)遂成爲外馬宮庭貴客，而外馬遂成爲德意志文壇之中心地點。

——一個 Intermesso——

時——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夏。

地——萊茵河畔都益司堡(Duisburg)某旅館之食堂。

中年紳士數人，挾一青年文士，圍棹暢談，開放文藝與思索之寄託。

中年紳士之一人(突向青年發問)足下，你便是歌德君麼？

青年(領首)……

紳士 你就是做那名揚四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的嗎？

青年 我是。

紳士 那嗎，我覺得我有表示我對於那本有害無益的著作的恐怖之義務。

我禱告上帝變換你那偏頗的邪心！因爲有罪的人會遭橫禍呀。

(一種不快的沈默，人人屏息凝氣。)

青年(和婉地)從你閣下底立腳點看來，你不能不如此批評我，我是了解你的，我敬受你誠懇的叱責，我求你在你的祈禱中別要忘記了我的名字罷。

(座中嬉笑復起各從暴風雨之像感解放——幕)

\* \* \* \*

青年文士不消說便是歌德，耿直的中年紳士是牧師霍生康普(Rector Hasen Kampf)就中有拉瓦特爾與白舍陶在座。有甚愛必有甚憎，維特一方面大受人士歡迎，一方面却又為多少道德憂世之家所反對，霍生康普正此中之一人；同時有著述兼出版家之尼可來氏(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更著一“少年維特之喜悅”(Die Fienden des Jungen Werthers)以對抗，敘述維特不曾自殺終受婚成禮。如我國有水滸傳，必有蕩寇志，有西廂記，必有續西廂，有石頭記，必有後紅樓夢，續紅樓，鬼紅樓……可恨的是公利主義的無聊作家之淺薄嘍！狗尾續貂，究竟無補於世！文藝是對於既成道德，既成社會的一種革命的言言保持舊道德的因襲觀念以批評文藝，譬之乎持冰以入火，可憐持

冰的人太多，而天才之火每每容易被人澆熄！啊！“天才的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撼喲！……居在潮流兩岸的沈靜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汎濫，淹沒了他們的亭園，花塢，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關於歌德底生涯，在此本想有所敘述，但是歌德八十三年間光輝燦爛之一生，絕不是短簡的序文內所能詳盡——歌德生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死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此處，只能把此書底本事略略敘出以供讀者參考。

歌德以一七七一年卒業於市堡大學 (Strassburg) 法科之後，翌年五月，遊於威刺勛 (Wetzlar am Lahn) 此地有德意志帝國法院，當時少年的佛郎克府律師在本地創業出庭以前，照例常來此視習。

威刺勛帝國判官亨利布胡 (Deutsche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Adam Büff) 有女名夏綠蒂 (Charlotte) 時年僅十九歲 (一說十五歲) 母親死去即代母撫育十人之弟妹而經營家政，綠蒂金髮碧眼，康健玲瓏 六月九日夜赴離市二里福培好仁 (Volper-

thansen) 舞蹈會之途中，歌德與女友同車偶來訪尋綠蒂，自此以後，兩人十分相慕。然綠蒂已字人，其未嫁夫克司妥納 (Johann Christian Kestner) 乃翰諾威爾公使館之記室，同時與歌德之交誼甚篤。

歌德爲此無望之相思所苦，屢萌自殺的念頭。一七七二年九月十一日留書綠蒂，毅主離去威刺勒而回佛郎克府。九月十日克司妥納日記中有下面一段事：

“十日，此日歌德博士與余同食於園中。入夜，往“德意志館”(Deutsche Hans——綠蒂之家)彼與綠蒂與余談及來世事。綠蒂問他已死的人能回來麼？三人相約誰先死者，先報生者以死後之消息。歌德覺無精彩，怕是想到他明日要走的緣故。”

歌德回佛郎克府之後，不久便聞以魯塞冷之自殺。

以魯塞冷 (Carl Wilhelm Jerusalem) 以一七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屋爾分別堤 (Wolfenbutte) 在萊卜其 (Leipzig) 大學曾與歌德同學，一七七一年爲彭池危克 (Brunswick) 公使館之書記，得憂鬱之症 (Melancholie) 對於耶穌教懷疑，與其友人公使霍爾德氏 (Herdt) 之妻生戀愛而失望，託辭旅行，

借克司妥納之手鎗，以一七七二年十月三十日之夜自殺。死時著青色燕尾服，黃色肩褂，黃色襖褲，長靴，靴配棕色。

\* \* \* \*

以魯塞冷一死，少年維特之煩惱於以誕生。歌德初有作成戲曲之計畫，繼以四禮拜之時日成此小說，以一七七四年三月初旬脫稿，脫稿立即付印而風行一世。

維特出版了。“維特熱”之流行日見猖獗了。“生的悶惱”的怨男怨女，以手鎗自殺相隨繼。就中文人克來司德(Herr Von Kleist)與其友人妻之情死，尤為世所周知。一七七八年以後少年維特之煩惱卷頭，歌德有弁首一詩刻在上面了。

綠蒂致維特——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

呵，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迸？

可愛的讀者喲，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啲，不要步我後塵。”

（選少年維特之煩惱）

（洪水半月刊）

## 論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

G. Brandes  
方天白譯

一千七百六十一年，出現了新愛羅依絲（La Nouvelle Héroïse）；十三年之後，在另一國土裏不同的環境下，有一個和盧梭不大有什麼共通點的天才青年，而在他的Romance 和思想的影響之下，發表了一篇小著。這書有新愛羅依絲所有的美質，而毫無是書的缺點。它得到無上的榮譽，使千百萬的人心感動，使一代的人士時而歡欣的熱望於生，時而哀愁的憧憬於死，往往引起人的神經質的傷感與絕望；空想家的無為與自殺。

莊嚴若父的丹麥國政府，且視為冒瀆宗教而加以禁止，這書就是維特(Werther)。Saint Preux (新愛羅依絲中之主人公——譯者)換去他的服裝，穿上了青燕尾服黃肩褂的有名的維特的衣裳，而盧梭的所謂“belle ame”(美的心靈)，也變成“die schöne, Seele”移到德國文學上來了。

然則維特云者是什麼呢？我們用定義是不能概括文學傑作之豐富浩博的實質的。然而這情熱而不幸的戀愛故事之重要意義，假使我們簡單的說，是在其不僅祇表現單獨一個人的熱情和不幸，並且還表現出一時代的煩惱、憧憬和苦悶。這故事的主人公，是市民階級的青年，有藝術的天賦而樂於丹青之道，其社會上的地位，則為公使館的秘書。歌德是意識地使這青年如同他自己青年時代一樣的觀察，感動，思惟，而賦與以他自身的豐富的天才。因此維特便化成了一大象徵的人物。他超過新時代的精神之上，而為新世紀的天才。他有服從他之命運的極豐富極偉大的才能。在維特之精神能以其有精力的健康和青春表現出來的這書的第一部，和他屈服於命運下的第二部之間，實際倒像有些性格似

的。在前半，維特保有事實上未自殺的歌德自身之面目較多，而在後半，則大都傳述因死於非命而成是書之起因的耶路撒冷，雖然如此，維特却是一個典型。他不僅在其熱情上是自然兒，並且在所謂天才即自然的特殊意義上，是自然的本身。他是投入自然的懷抱中，在自己的裏面感覺到自然之無限的全生命，由是而想到自己之“被神性化”了的。試看一七七一年八月十八日維特所記的日記。那一節充滿着如浮士德之獨白似的強有力的天才。讓我們讀那些敘述罷：“光輝的神聖的自然之內部底生命”是如何展開在維特的面前，他如何感到“在地球的深處，有在創造着活動着的深祕的一切能力”，他如何想就“無限”的泛泡的酒杯，痛飲溢洋的生命之波，並且他是如何憧憬着，雖然是一瞬間，在他胸中能力所可及的範圍內，要嘗味那享受在自己的身中及身邊所產生的萬象之實質的幸福之一滴，——然而，我們當會理解：自己完全斷絕了生路而開始感覺到像囚犯似的他，爲了“隨狂風而挽狂瀾”，爲什麼竟被想拋棄其人世生命之如燃的所謂汎神論的慾望所糾纏。並且我們當能覺到他臨終的絕叫“自然喲！你的兒子，你

的朋友，你的愛人，將走近他的最後了！”是有道理的罷。

冀求這樣廣泛的活動範圍的人，在狹隘的社會上，當然要覺得憤怒。當那社會在一切世紀中，尤如在那社會的世紀末葉，被許多煩瑣的規律所阻撓時，更是這樣。維特憎恨一切規範準繩。在詩為規則所限制的時候，他便將這些規則還元為一，而謂“我們認為優美的，就大膽的將其表現”。為畫家的他，對於繪畫也和對於詩一樣，抱着異端的見解。某日，他遇見一位初出校門的青年藝術家，那青年對他暢述 Winckelmann, Surzer 等著名學者的理論，“銜其博學”。這種人，在他是最可嫌惡的。他寫道：“只有自然纔能創造大藝術家。承認藝術上的規律，幾乎和認可社會之法律是一樣的。墨守規律的藝術家，決不去粗製濫造。正如遵循法律和禮儀的人，不會變成可憎惡的隣人和窮凶極惡之徒。然而，任何法規，都不可否認的是破壞自然之真正的感情，妨礙其誠實的表現的。”維特對於外界所限定的規則之憎惡，說明着他之對於一切技巧底因襲底表現之忿恨。他在不解藝術趣味的公爵和他討論藝術問題，故意用一種陳

腐的審美說以答覆其熱烈的說明時，他幾乎憤慨得咬牙切齒了。他聽見Allert（維特中維特情人之未婚夫。按亦即中世經院哲學家之名。或歌德借此以名其憎蔑之人——譯者）所駕輕就熟地高談的傳統的社會判斷，不得不憤然了。他叫道：“你們這些人談到某項事體時，爲什麼非要品斷其賢愚善惡呢？你們說這些話有什麼意思呢？你們在說那以前，探究過那行爲的內面的意義嗎？你們能明瞭地說明那行爲的原因和其必然性嗎？假使你們知道的話，你們怎能就這樣輕率地加以判斷！”他在公使把他撰的電稿退回命其修改文體時又憤恨起公使的咬文嚼字了。他又希望降災難于修道婦的身上，她在教堂庭園內修剪桃樹。總之，他對於腐朽學識之潛越，一切無生氣的嚴格的儀式，以及強迫下層階級者屈服與順從的社會階級制度，是異常無理性似的深惡而痛絕之的。

他于是便逃避到“世上一切人物中最近於他之心灵的”兒童羣中，而以真率的感情及熱情，非常垂青於沒有教養的農夫村人，他看見在井邊汲水的少女們，便想起了酋長時代和Rebekka（Isaac之妻——譯者），

Eliezer (Abraham 之婢——譯者。) 他自己煮青豆時，便又回憶到 Penelope (Ulysses 之妻——譯者) 之崇高的求婚者自行宰食牛羊的那荷馬時代。自然是魅惑了他，而使他恍然了。如果他不是基督教徒，而如他自己說的，不屬於上帝所賜與一個人子的人們（因為他心中禱告着天父不要叫他屬於人子，而要做上帝的本身），那就是因為“父”在他是“自然”，“自然”就是他的“上帝”的原故了。

在為冷酷而冥頑的規律所限制的社會上，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要碰壁。身為平民的他，因為不知是一羣貴族在他長官的大廳上舉行晚宴而走進去時，竟被用無禮的方法驅逐出來了。他自己一面嘗着熱烈而絕望的戀愛，一面還竭力援救一個不幸的青年，那青年為難以遏制的毫無報償的熱戀所驅使，竟去強姦而殺死了情敵。然而維特的申訴，不但被法庭撤回，並且還被法律強制，要他對他自願加以保護而救助的青年，作不利於彼の證人。

然而這一切，還不過是些瑣碎的事罷了。他所摯戀的少女，如無社會法制的束縛即可以愛上的少女，做了

他人的妻子，這才是使他痛心而斷腸的重大打擊了。

這書披瀝着與日常生活習慣相衝突相軋轢的滿腔熱情，顯示着對於無限與自由的渴望。視人生若牢獄，而謂社會的一切揆隔，皆如牢獄之鐵壁。社會的一切現象，如維特說的，不過是想將燦爛的形態和廣闊的遠景描畫在獄壁上的囚人之妄想。而牆壁的本身，決不會因此而破壞。於是人們用頭撞壁，長歎短歎，而陷入絕望。致於非以槍彈洞穿其心胸不足以癒其苦痛；拿破崙和歌德作有名的會談之後，曾責備歌德，謂其不該將戀愛故事和反抗貴族社會的事結合起來。這非難是無道理的。因為這兩件事有相互密接的關係，而兩者相匯合，才能表現出這書的觀念。

在維特上，和新愛羅依絲不同，並不讚頌征服了自然底衝動和情慾的道義及自然神教底信仰之勝利，但只表現着情熱之可悲的命運。在這心情的悲劇上，是豪放無羈的熱情遇着必然底宿命而消滅。

這故事的結尾，並不是歌德的構想。他是照着一篇敘述青年耶路撒冷自殺之草稿（參閱Kestner之歌德及綠蒂論）抄錄下來的。他只修改了最後的一句，說是因

爲過於庸俗而且音調粗劣。那草稿上是“Barbieregeschellen trugen ihn”（理髮店的夥計把他抬走了），在維特上，則是“Handwerkertrugen ihn; kein Geistlicher hat ihn begleitet,”（職工把他抬走了，沒有一個僧侶跟隨着他）。這簡潔的文句，尖刻地表現着一個在和自身及社會奮鬥着的人，他的最深的同情和努力受了致命的打擊，終于是不得已的去世了。職工把他的屍骸抬去了——因爲虛偽的市民都潔身自愛的躲避起來了。沒有一個僧侶跟隨他——因爲他是自殺者，破壞了教會的法規。然而因爲他喜歡下層階級的人民，而且愛和沒有教養的人接近，所以他們把他送到墓旁去了。

誰都知道，這書引起了感情文學之異常的流行。在那裏面所表現的情緒 如在 Claren（德之小說家，1785—1831——譯者）Lafontaine（法之預言作家，1621—1695——譯者）丹麥的 Rahlek（丹麥之文學家 1761—1830——譯者）的作品上，有時濃化爲沉痛的傷感性；又如在 Ingemann（丹麥詩人小說家，1789—1862——譯者）初期的戲曲及小說，及其中輕微的模倣

維特的發涅爾之漂泊 (Varners Vandring) 上，淡化成爲沉溺的柏拉圖式 (Platonic) 的戀愛。但是維特對於這些事，是可以不負責的。因爲專只沉溺于感情的事，祇不過是這書的一面。從這沉溺的深處，湧出着這樣健全的對於自然與生命的愛戀，湧出着對於因襲社會的這樣劇烈而革命的憤懣，對於貴族的偏見，實際生活之皮相及強制的規律之忿怒。那潮流，恐怕會浸溢過堤岸而淹沒“裘里卜的花園和菜圃”罷。所以，這書深刻在我們頭腦中的主要印象，是獨創性與“詩”的衝動。這書便敘述着喚起着這個衝動，而且使其滿足。

將新愛羅依絲和這書一比較，我們常能看出後者是如河的進步。第一，這書上對於自然的感情，比在盧梭上的更深刻純潔，而且更有天才。自然之觀點上的不同，可以歸因於一樁文學上的事件，這事件起於一七六二年，給與了很大的印象。那就是 Ossian 詩集的出版。這蘇格蘭詩人甚至能使拿破崙之頑固心情融解，以及他以爲這詩人在荷馬 (Homer) 以上的事，是人所深知的；當時的人們，還不曾疑及 Ossian 之真僞。這時候，人們也不會以猶如聽見夜鶯之歌聲而恍然神往的。

人們，突然發見那是頑童藏在林叢中所模擬的鳴聲時一樣的懊惱和反感，將這詩棄而不顧（註）所以，Macpherson 就能夠將荷馬從和他同時的人們的心中驅走了。他也給了德歌以影響，因此，在維特的前半，雖然橫着健全的荷馬的自然觀，而到了後半，Ossian 的幽鬱的不安的自然之畫面却代之而逐漸增多。而這種自然描寫，在這篇故事上，尤能與愈加沉重的病態，煩躁及抒情詩底熱情相調和。

（註）Ossian 爲 Gael 之英雄詩人。其詩曾由 James Macpherson (1736-1696) 於一七六二年譯成英文 有 Talvj 女士者 (1870年逝於漢堡)，在其著奧西安詩之擬造 (Unechtheit der Lieder Ossian) 上，論證 Ossian 之詩悉爲 Macpherson 所撰，而謂一八〇七年所發現之古蘇格蘭語之原文，亦係彼自行重譯者。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及愛爾蘭之學者，皆贊成此說。後愛爾根之 August Ebrard，曾著一書，謂 Ossian 之詩雖真，然 Macpherson 所譯者則不甚正確。故其真

偽，至今莫辨——譯者。

在盧梭的小說上，女主人公皆以極浮滑的筆致描出。他的女性，和好些法國文學作品上一樣，缺乏女性的純淨。珠麗是 Balzac 許多小說上的女主人公之古典底先驅。她在真實的熱情上，比真正的愛羅依絲（即“*Lettes of Abelard and Heroise*”中之 Heroise——譯者）差得遠。在真正的愛羅依絲，是一言一語悉皆出自肺腑。然而珠麗的話却都是冷冽的。她不絕地咀嚼着什麼道德，以及什麼最高的實體——她在哲學上名之為生命之泉的。她作着如下的省察：“一切的人事都是空的（除却那自行存在的實體），有如在不能存在的東西之外，是沒有什麼美的一樣。”——不存在的東西云者，是指我們的幻想而言的。珠麗常用誇大的話，解剖感情，議論理性。和她相對照時，活潑的夏綠蒂是如何的純潔而自然呀！例如她給小弟妹們切麵包的那最初的場面上。在她雖略有不愜意之處，但那不是由侃侃的談論，而是由一種感情底傾向顯現出來的。又如在她一面從濡濕了的玻璃眺望降雨的蒼穹，一面說出“*Klopst, ock!*”一語時，她和歌德相互睽會默契的場面。

其次，維特對 Saint Preux 的進步，也同樣是很顯著的。Saeut Paenx，如其名字之意義所示，多少保持着理想底騎士之面影。為近代詩人的歌德，便擴除了這理想。在他描寫的主人公上，如騎士時代的一切特質，大受幼稚單純的讀者歡迎的肉體底勇氣等等，都全被排除。這只要看“Welhelm Meister”和“Faust”，就可以明白。維特也決不是一個騎士。他是冥想家，詩人，空想家。他的確有病態的傾向。他時常苦悶煩躁。不過他之苦悶，是由於不安的豫感和被抑制的憧憬而生的，而確非因絕望懦弱而起的。他是先知先覺之時代的人，而不屬於斷念絕望的時代。我們在Chateaubriand之“Re ne”上，可以看出他的對照。維特之不幸的主源，在心情的無限與社會的制限之間之衝突。在古代，文學的主人公是王侯貴族，他們的境遇皆與其精神的高度相調和，并不知道慾望與能力之間的關係。到文學將其境界擴充之後，那也只描寫了因其門第與富力而超越着卑賤的勞力和生活之苦難的人們。關於這點，歌德在“Wilhelm Meister”上說道：“那生下來便居於人類之頂巔，既無須經歷許多人們的慘澹的境遇，也用不着在那裏

停留片刻的人們，是多麼幸福啊！他們生下來便在世人必經之航海中，乘上了一帆風順的船。然而其他的人們，只有任其自身的去遊泳，而又得不到一點順風，往往遇着狂風暴雨，於力竭之後，沉沒于波濤下而死”。在他的著作，特別是在“Wilhelm Meister”上，單祇因為愛美而描寫若干上流社會的歌德，想到平民生活是一種掙扎，而且他們常只專心于賺錢，不絕地懸念于節省，為其妻者必須是個節減的家婦等等，也不禁生起悲痛之感了。于是歌德便極力讚揚了富力。而我們既可談到人生之外部底利益中，最卑下的財富，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談到幸福與權力之一切外部形式！

當今世紀變動之時，我們才遭遇着這樣的矛盾。這裏有一個人，他在精神界上，有如天父或帝王。他和萬象相感應，並且能以感情攝取宇宙的生命。他即令因為不是全知而不能達到真理，然而却時常冀求真理，他的心情之要求是對萬能的要求（因為為要使冷酷辛酸的世界，變成適于他之心情的世界，所以他需要萬能）。既是這樣，那麼他是怎樣的人呢？

恐怕就是如維特似的公使館的秘書。或者是一年

有三四百塔爾列(貨幣名——譯者)之收入的人。他每日有半天困守在狹隘的辦公室內，加之又爲上流社會所擯棄。他得到一位少女，正期待實行他一生的全幸福時，那少女又眼見地被一個惡俗粗蠢的人奪去了。然而他格子法律，道德，理性之名，又不能不承認這俗人的行爲。他不得不默認這人比自己幸運，或者他比自己能使夏綠蒂幸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戀愛與結婚，個人與社會，心情與理性之間，在生存之宏大的機械裏，有着可怕的相軋轢的不均衡在。那機械，一生起什麼障礙，卽刻就會崩壞。而事實上，不久他們就聽到那崩壞的聲音，看到一切的障礙崩潰，一切的形式毀滅，一切的秩序顛覆，一切的階級分別突然消滅，天空瀰漫着火藥的煙霧，充滿着馬賽行進曲的歌聲，君主被顛被斬，千年之久的宗教被禁遏，玉座碎粉，神壇燬燼之日了。於是，科西嘉島的砲兵中尉，便自行宣稱爲革命的繼承者，告示一切有才幹者都可以自由活動；法國小酒店的主人(指1799年建立 Parthenope 共和國的 Championnet ——譯者)，登了 Napoli 的王位；被革的逃兵(指槍殺瑞典王 Gustavus 第三之 Arckarstri

om——譯者)，握了瑞典的王權，併吞了挪威了。于是，生存的大機械，便轟然一聲的崩潰了。

前面說過，維特的特徵，是憧憬和不平靜的豫感。他和他之後為近代典型的“René”之間，橫着空前的革命。在“René”上，是幻滅的時代豫感的詩而表現。我們看到不是革命之前的不滿，而是對革命之後的不滿——即興奮之後的頹廢氣息。那樣大的轉變，是沒有什麼能力來調和人間之精神底慾望和實際底狀態了。自由平等的美夢，是隨着鮮血與恐怖的洪水冲散了。人權之戰，只不過引起了最殘虐的專制。這裏，我們又看見這時代的青年了。然而他是如何的改變了啊！他的兩頰，消失了解豔的顏色，他的額頭，深深地刻上了皺紋。兒童似的天真，離開了他的心頭；他被因為自己沒有地位而咒咀過的社會所擠棄，獨自在新世界的野蠻種族居住的原始森林中放浪。他的心中，走進了在維特心中所看不出的一個新要素——憂鬱的要素。維特再三返復地說：沒有像頹喪和憂鬱那樣可厭惡的東西。他雖不幸，然而決不是憂鬱的人。反之，René 却時常快快不樂。他憎惡他人和自己。他是憂鬱病者，憤世之人。他

是歌德的維特，拜倫的Glaour 及 Corsair 之間的過渡人物。

Georg Brandes (1842—1927)，是近代丹麥，不，世界的大批評家。此篇係其傑作“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Main Current of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中第一卷“移民文學”中之一節。布蘭兌斯的文章，浩然朗然而富于光彩與強有力的暗示，而由Taine 方法論出發的他，其徹底之處，是與馬克斯主義接近了。在這一樹中也可看出他的才識之一斑。——譯者。

( 叢書雜誌 )

# 少年維特之煩惱

李寶泉

——德國最早的勝利——

德國最早的勝利，並不是由皮斯瑪克，憑武力脫離奧國聯邦的一八六六那年，也不是一八七零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勝利的時候，德國最早的勝利乃在一七七四年“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出以問世的當口。

拿破崙雖曾蹂躪過德國，但在他最早出征埃及的一七九八那年中，已更早地給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拿他的心靈征服。“偉岸的金字塔，雖操在拿破崙的掌中，拿破崙的心靈却被歌德作品的力量吸住”。德國文藝界也是有了歌德那本書而後在全歐有他的地位。歌德替德國在全歐所建立的地位，在拿破崙心靈上所建立的地位，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可不是德國最早的勝利？

威瑪城今年舉行歌德百年紀念，傾國傾城的盛況，那裏的羣衆對文藝在整個文化上的意義，文藝家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是有怎樣地了解與渴求着呀。盛大的典禮就是在這種同一的心理下，給羣衆爲熱情佔滿了的胸襟用手揭開了華麗的檯幕。

德國是科學佔優勢的國家，德國是工業佔優勢的國家，德國是大戰後人民負擔極重的國家，德國是人民教育最高與學者生產率最多的國家，可是，受過最高教育與最多數的學者與人民的德國，科學與工業最佔優勢的德國，却在戰後負擔債項極重的時期中，爲一位文藝家舉行了極盛大的百年紀念典禮，這種熱情，這種了解與渴求文藝的熱情，他們當然爲了祖國最偉大的文藝家，他們當然爲了祖國最偉大的文藝品，可是他們

更爲了在世界上“德國最早的勝利”。

多少人在企慕着德國的科學，德國的工業，以爲救國只有科學，工業，但那最熱心從事工業與研究科學的德國民衆，學者，受過最高教育的民衆，最多數的學者，他們却紀念着一位死去了百年的文藝家歌德，他們知道目前的戰債是有着怎樣連帶地要努力的，他們就舉行這紀念，表示他們同樣在渴求第二次，德國最早的勝利。

( 翻譯週刊 )



# 歌德年譜

餘 生

- 一七四九 歌德生於德國之法蘭克福特，時爲該年之八月廿八日。其父爲該地之法律家。
- 一七五〇 歌德長育於父家。
- 一七五五 法儒孟德斯鳩死。
- 一七五六 七年戰爭開始。
- 一七五九 德國文豪席勒爾（Schiller）生。席氏在德，幾與歌德齊名。
- 一七六三 七年戰爭停止。巴黎和約成立。英人瓦特

(Wott) 發明蒸氣機。

- 一七六五 歌德入來布色大學攻法律學，遵父命也。
- 一七六六 與酒店女子啓德馨 (Kotchen) 相戀。
- 一七六八 與啓德馨愛情破裂。
- 歌德劇詩 Die Laune des Verliebten 出版。
- 一七七〇 轉入斯德拉司堡大學，仍修法律學。刊行詩集 Neue Lieder。
- 研究各國俗歌，作 Heidenroslein。作 Kleine Blumen, Kleine Blotter 等詩文及其他。
- 德哲黑智兒 (Hegel) 生。
- 一七七一 回故鄉法蘭克福特充當律師。著 Götz von Berlichingen 一律及其他。
- 一七七二 到萬茲拉 (Wetzlar) 實習法律。失戀回鄉。
- 一七七三 大著“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 (有漢譯本，郭沫若譯) 名馳世界。
- 雜著諷刺時政月旦人物 (如盧梭) 等詩歌。

- 一七七四 Clavigo 及“史推拉”(有漢譯本)出版，  
詩人描寫對於白麗安之懺悔。  
英文豪“雙鴛侶”作者高爾斯密斯 (Goldsmith) 死。  
法王路易十五死。
- 一七七五 與一銀行家之女兒莉莉 (Lili) 訂婚，旋  
即退婚。  
劇本“哀格蒙特”(Egmont) (有漢文譯  
本，收入萬有文庫) 着手著作，  
應韋馬 (Wermor) 之聘，到韋馬，大受歡  
迎。  
德國哲學家謝林 (Schelling) 生。
- 一七七六 與斯泰因夫人 (Charlotte U, Stein) 結交。  
英儒亞當斯密之原富 (Wealth of Nations) 出版。  
英國哲學家休謨 (Hume) 死。  
北美合衆國發佈獨立宣言。
- 一七七七 滑稽劇 Der Triumph der Empfindsamkeit 出版。

- 冬遊哈爾芝山，作Haorzreise in Winter。
- 一七七八 作An der Mond於春，Der Fischer於冬。  
法儒伏爾泰(Uoltaire)及盧騷(Rousseau)死。
- 一七七九 隨韋馬侯爵遊瑞士，作詩 Der Gesang der Geister deu Nasseru。
- 一七八〇 歸韋馬，研究解剖學骨學植物學及休謨哲學。
- 一七八一 德儒康德之曠世名著“純粹理性批判”出版。
- 一七八二 爲韋馬宮庭首相。  
作詩歌小樂戲劇曲及敘事詩多種。
- 一七八四 歌德精研骨學，發見顎間骨。  
法儒百科全書派領袖狄德羅(Diderot)死。
- 一七八六 遊意大利，在羅馬與諸藝術家結識。成戲劇“哀格蒙特”。  
作Amor als Laudschaftsmaler。
- 一七八八 回韋馬。  
識華爾比斯(Christiane Ualpius)于Der

Besuch.

會德國文豪席勒爾 (Schiller) 于羅道爾斯達德 (Rudolstadt)。

入耶拿大學，為文學教授。

一七九〇 遊意大利之威尼思 (Venice)。

一七九一 充韋馬侯爵劇場監督。

研究印度文學。作詩多種。諷刺法國大革命。

一七九二 從軍抗法。

一七九六 成教育小說“威廉梅士德” (Wilhelmmeister) 第一卷。與席勒爾成聯句集 Xevien，嘲罵當時之跋扈作家。

法拿破崙秉政。

一七九七 遊瑞士。著 Hermann und Dorothea。

一七九九 着筆革命劇 Die Natürliche Tochter。

一八〇四 英國駭俗詩人約翰生 (Johnson) 死。

德儒康德 (Kant) 死。

一八〇五 歌德好友席勒爾死。

一八〇六 與華爾比斯正式結婚。

曠世大作浮士德 (Faust) 前篇完成。

普俄聯軍爲法所敗。

- 一八〇九 離婚問題小說 *Wahlverwandtschaften*  
出版。

英儒達爾文 Darwin 生。

拿破崙統一歐洲。

- 一八一〇 著“色論”(Farheulebre)。

- 一八一— 成“自敘傳”三篇(第四篇死後出版。)

- 一八一二 研究歐洲各國俗歌及中國印度文學。

- 一八一四 拿破崙被流厄爾巴島。維也納會議。

- 一八一五 拿破崙再起，再敗，被放於大西洋之聖海蓮  
島。

神聖同盟成立。

- 一八一七 辭劇場監督。著 *Italienische Reise*。

發行文藝雜誌 *Kunst und Altertum*。

- 一八一八 德儒馬克斯(Marx)生。

- 一八二— 完成“威廉梅士德”第二卷第一篇。

- 一八二二 著 *Trilogie der Leidenschaft*。

希臘抗土獨立。

- 一八二三 美國宣佈門羅主義。

- 
- 一八二九 威廉梅士德全書告成。
- 一八三一 發行“浮士德”第二卷，成終身之偉業。  
黑智爾死。
- 一八三二 歌德死於是年三月廿二日，享年八十三歲。
- 一八八六 歌德居宅闢為國有圖書館。  
歌德學會(Geothé Gesellschaft)成立，發行“歌德全集”及“歌德年鑑”(Geothé Jahrbuck)。

郭堅白編

滬戰  
文藝  
評選

實價  
八角

血一，二八的戰震動了整個民族，激發了民族的情緒，產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是藝術的精華，是歷史的見證。每一篇作品，都閃爍着藝術的光輝，都包含着深刻的意義。這不僅是藝術的勝利，也是時代的勝利。我們應該從這些作品中，汲取營養，提高藝術的修養，為時代服務。

# 當代中國作家論

實價一元

當代文學叢書之一

「當代中國作家論」是現代中國文壇上最注重的一件工作。對於文藝，不僅要欣賞，而且要分析。每一個作家，都有一個時代的烙印，都有一個時代的任務。我們應該從這些作品中，分析出時代的脈絡，分析出作家的創作動機，分析出作品的藝術價值。這不僅是文學研究者的任務，也是讀者的任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這些作品中，獲得真正的藝術享受。

樂華圖書公司新刊

# 重版書

愛力園外

張資平著 精一·三〇〇  
平一·〇〇〇

紅霧

張資平著 精一·三〇〇  
平一·〇〇〇

貂蟬

王獨清著 八〇

楊貴妃之死

王獨清著 四·五

一條戰線

蔣本沂著 八〇

戀人書簡

王瑛著 四〇

聖母像前

王獨清著 三〇

死前

王獨清著 三〇

威尼市

王獨清著 三〇

當代小說讀本 上 下 册

樂華編輯部 一·二〇〇

當代散文讀本

樂華編輯部 一·一〇〇

中外文學家辭典

顧鳳城編 精一·四〇〇  
平一·七〇〇

中外文學名著辭典

周夢蝶編 精一·三〇〇  
平一·〇〇〇

實用作文法

顧鳳城編 七〇

經濟學入門

李達譯 一·二〇

社會問題大綱

張琴樹講 一·三〇  
郭遠樞記

社會科學十二講

杉山榮著 一·六〇

現代白話書信集 上 下

陸一遠編著 四·四五

上海馬路 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 新 出 版 書 ●

衣萍文存  
 現代文藝書信  
 中國歷代女子詩選  
 當代中國作家論  
 當代詩歌戲劇讀本  
 文學概論  
 殘缺的愛  
 滬戰文藝評選

章衣萍著  
 維 恆編  
 白英復校  
 樂華編輯部  
 樂華編輯部  
 胡行之著  
 賀玉波著  
 郭聖賢編

實價九角  
 實價七角  
 實價七角  
 實價一元  
 實價一元  
 實價四角  
 實價五角  
 實價八角

□ 即將出版新書預告 □

資平自選集	張資平著
衣萍小說選	章衣萍著
情書二束	章衣萍著
當代中國文藝論集	樂華編輯部
世界文學史(下冊)	余慕陶編著
詩詞精選	維 恆 編
劫灰裏的情書	白蘋女士著
歌德論	陳淡如編
國際政治常識	鍾 英 著
國際常識辭典	鍾 英 編

歌 德 論

1933	6	15	付排
1933	8	30	出版

1—1500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每册實價大洋九角

